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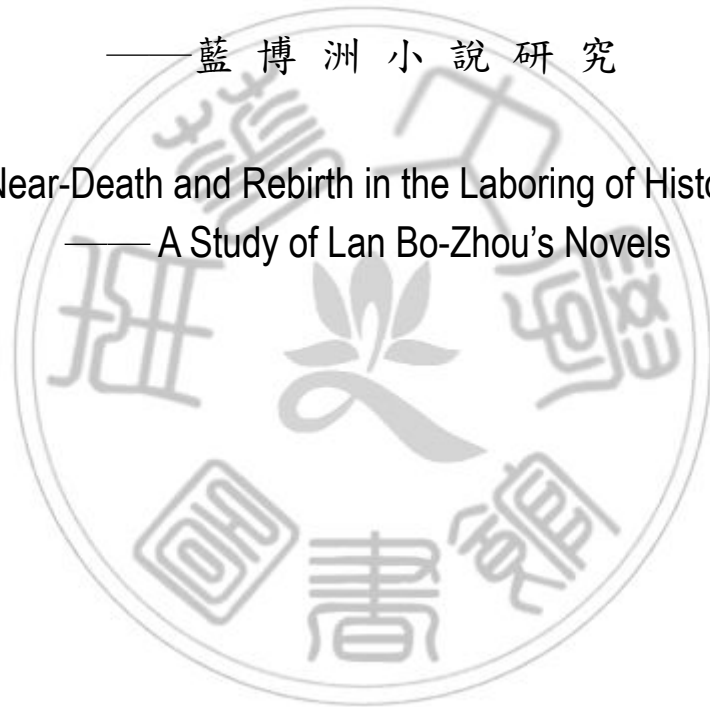
碩士論文

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

——藍博洲小說研究

Near-Death and Rebirth in the Laboring of History

——A Study of Lan Bo-Zhou's Novels



研究生：卓美華

指導教授：陳旻志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
—藍博洲小說研究

研究生：卓美華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傅良志
王幼華
侯作玲

指導教授：傅良志

系主任(所長)：賴昭宏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序

妳說妳不會寫序，要我代筆。我領會地笑了，接下了這說苦不苦的差事。因為我知道，這遠比要妳寫論文還要困難。看著妳盯著螢幕細數著該謝誰？會不會遺漏了哪位？接著看著妳關上了電腦，胡亂的耍鬧著脾氣，然後再笑自己毫無理由的警扭脾性。於是現在換我坐在這，想著妳這一路來所發生的事情。

因為是代序，隨我寫吧！妳將收到的只是修改不得的唯讀檔，所以別費心思看了，要嘛直接上傳，要嘛別放了就是！脾氣這東西妳有我也有，去改妳看過無數次還不滿意的論文吧！我不管妳還會不會修改，我只知道，這序是我的，妳插手不得。原本想替妳寫個老套的謝詞的，不過妳想謝誰，我絕對不會比妳更瞭解，所以我也不妄加揣測了，否則下一個關上電腦的人會是我，輪到妳笑我，像我笑妳一樣。那麼該寫什麼？我需要好好想想……。

嗯，還記得這段期間發生了好多事，有好有壞，有的提振了妳的士氣，有的讓妳傷心不已，甚至停下了腳步遲遲無法繼續。還記得一切順遂時，妳意氣風發的模樣，像是整個世界都在妳眼中發著光；還記得外務的負累讓妳幾乎以為盡失了力量。尤其在論文的後段，妳一邊寫著第四章，看著《藤纏樹》，一邊想著或許將自己所遭遇的插述進了論文裡頭，也成了一部自己的《藤纏樹》了。「不同的只是纏繞的主題罷了！」妳自嘲的這樣說著。而我感受到壓力擠壓之下所發出的聲響，不過妳還在，沒逃！並且完成了論文，就算妳不曾感到滿意。可我就喜歡妳那不滿足的模樣。

妳對我說過好幾次，關於妳論文的主題。也說過好幾次，妳依舊無法真切表達出妳所體會到的那龐大纏繞牽引的網，妳說妳看著藍博洲的作品，看著看著，妳發現妳到了個滿佈網絡的空間，隨意一動，輕輕一扯，整個空間都隨之搖動。妳說妳手中有無數的線，可是卻清理不開。妳說妳看著藍博洲與作品、歷史間的連結，突然妳發現，妳也在其中！妳想起無意間挑選了〈幌馬

車之歌〉做為報告的主題，又碰巧旁聽了〈旅行者〉的討論，妳還想起了大學第一本看的台灣文學的書就是他的作品，更有趣的，妳想起了小時，跟朋友互相取著別名。妳說妳還記得，妳唯有一個要求：妳要姓「藍」。妳笑了。

當然，妳也知道意義的成形都在思索以後，若今天妳寫的不是這主題，上述的意義都不將成立。可是這意義現時就是成立了，不管是不是妳妄加的想像。這是與他人無關的妳的記憶之真！妳的歷史之實！於是這本論文也成了妳生命紀錄的一部份，就算別人看不出來。對了！記得妳「想成為一階台階」，所寫的可供人踩踏、往上，希望妳可以如願以償。

那麼以此為序吧！我不想寫太多，而字數已上千了。最後再偷偷幫妳生命中那道如夏的陽光留下痕跡，這句話妳懂我懂就夠了。

Your M. H.

2007/1/14

摘要

本論文以藍博洲的小說創作為探索對象，其中並包括了其具有小說質性的非虛構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一作。意圖由「瀕死與重生」這個概念，企圖勾勒出藍博洲小說創作中的一貫主題，並探討其小說與報導文學崛起與定位的關係。並且以其作品中最為人所稱道的〈幌馬車之歌〉為討論中心，檢視〈幌馬車之歌〉問世前後的小說創作的系列議題。

第一章為研究動機與範圍的界定，並回顧前人對於藍博洲其人、其小說創作以及〈幌馬車之歌〉的相關文獻討論，藉以梳理出藍博洲作品中的系列議題，本章最後一節則為研究方法的介紹，以文化研究為主，旁及其他研究方法，意欲出展現文本與文本間的連結，更將此網絡擴大到作者與歷史的脈絡之中。

第二章則剖析了藍博洲的兩部少作——〈旅行者〉和《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藉由對少作的評析，試圖找出藍博洲對於寫作的一貫堅持與思索。第三章則著力於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的解析，從〈幌馬車之歌〉的改訂與新舊兩版所顯示出的敘事模式的轉移，並且進一步論及〈幌馬車之歌〉所顯示出的史觀與意識型態糾葛，其中並深入解析了鍾浩東、鍾理和兩兄弟的關係。第四章討論文本為藍博洲的長篇小說《藤纏樹》，藉由《藤纏樹》一作中所呈顯了複雜且交纏的意涵，試圖總結藍博洲截至目前為止在小說創作上的成果。

第五章為結論，以論文之題名「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意圖連貫起藍博洲其人、其作品，甚至與歷史的連結。

關鍵字：台灣文學、小說研究、報導文學、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藤纏樹。

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藍博洲小說研究

Near-Death and Rebirth in the Laboring of History— A Study of Lan Bo-Zhou's Novels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7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推石年少——年少的文學軌跡	15
第一節 文學的起步——〈旅行者〉	15
第二節 死亡之後才是誕生——《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	26
第三章 文學之路的轉折點——從〈幌馬車之歌〉談起	39
第一節 從〈幌馬車之歌〉到《幌馬車之歌》——新舊兩版的比較	41
第二節 瀕死與重生——文本中兄弟並置的關係	56
第三節 史觀與意識型態的糾葛	66
第四章 藤生樹死與樹生藤死——紀實與虛構的雜揉	75
第一節 寫實與後設——《藤纏樹》中的敘事手法	77
第二節 從「線」到「網絡」——層層相應（纏）的《藤纏樹》	90
第五章 結論	99
參考書目	103
附錄一：〈幌馬車之歌〉新舊兩版之比較	111
附錄二：講述人物與鍾浩東的關係	131

第一章 緒論

本論文以藍博洲的小說創作為討論對象，意圖藉由「瀕死與重生」這個概念來檢視藍博洲的作品，並探討其小說與報導文學崛起與定位的關係。並且以其作品中最為人所稱道的〈幌馬車之歌〉為討論中心，檢視〈幌馬車之歌〉問世前後的小說創作的系列議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

藍博洲（1960-）生於台灣苗栗，畢業於輔仁大學法文系。1983年於《中外文學》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旅行者〉，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得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而以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一文受到矚目¹，其創作類型有小說、報導文學及歷史調查，現專事寫作。²

藍博洲作品的產量豐沛，其中以報導文學與歷史報導居多³，小說創作僅有

¹ 〈幌馬車之歌〉一文選入詹宏志編選之《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並獲推薦第七屆洪醒夫小說獎。在《旅行者》一書中，蔣勳為其作序也提及了「藍博洲最近（指1989年）發表的〈幌馬車之歌〉已成為台灣文壇的話題」一語。（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8。）

² 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269。

³ 關於藍博洲「報導文學」與「歷史報導」的分類不甚一致：如王文仁認為屬報導文學的作品（2001年以前出版的部分）有：《幌馬車之歌》（1991）、《沉屍·流亡·二二八》（1991）、《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1994）《台灣好女人》（2001）與《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2001）五冊（參見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三期，2005.06，頁168。）；而黃儀冠的分類也視前述五部作品為報導文學作品，《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93）、《白色恐怖》（1993）、《高雄縣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1997）、《共黨青年李登輝》（2000）、《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2001）與《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2001）屬歷史書寫報導，（參見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第四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故鄉與他鄉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頁207），然而在文章又說《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93）、《麥浪歌詠隊》（2001）與《紅色客家人》（2003）為「左翼運動與台灣歷史結合的報告文學作品」（頁204），前後分類並不一致。除此之外，在《紅色客家庄》（2004）書折頁「關於作者」的介紹中，報導文學有：

《旅行者》(1989)、《藤纏樹》(2002)與《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2004)三部作品。然而對藍博洲而言，小說是「自己終身的志願」，是「說什麼也不會放棄！不可能放棄」⁴的事業，並且也期許自己能寫出傳世的小說⁵，因著這樣的一個理想，藍博洲早期在創作的路程中時常處在形式與內容如何統一的矛盾之中⁶。而根據許正平對藍博洲的訪談，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藍博洲的憂慮與決心。

在許正平的訪談中提到了，在工人家庭出生的藍博洲並沒有所謂詩文傳家的文學養成背景，直至重考以前，對於生活所抱持的期待也就是餬口而已。直到重考那一年，漫無目的而又徬徨的藍博洲無意中看到了一本無名氏的小說——《北極風情畫》⁷，從此便為小說中的另一個世界所吸引，於是無標無地的生命尋到了出口。而這個出口，藍博洲稱之為「開竅」。⁸

1979年，考上輔仁大學法文系的藍博洲，在持續的閱讀之中，似乎終於找到他一逕關心的主題——對存在產生的質疑與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然而這樣的主題卻與個人存在的虛無感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人終歸死路一條，活著一切努力莫非都是徒勞？」這樣一個永劫回歸式的問題恆常地困擾著當時的藍博洲，而後他說服自己：「或許，只有在推石的當下，他才能感受到存在的意義，才能夠活下去吧！」⁹這樣的思索雜揉了薛西弗斯的推石意象¹⁰，並且揭示了藍博洲往後將走

《台灣好女人》(在《幌馬車之歌》(2004)與《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書折頁介紹中列於「歷史報導」、《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在《幌馬車之歌》(2004)書折頁介紹中列於「歷史報導」)與《幌馬車之歌》(在《幌馬車之歌》(2004)書折頁介紹中列於「歷史報導」)，歷史報導有：《紅色客家人》、《麥浪歌詠隊》、《共黨青年李登輝》、《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在《幌馬車之歌》(2004)書折頁介紹中列於「歷史」、《白色恐怖》在《幌馬車之歌》(2004)書折頁介紹中列於「文化手冊」)與《沉屍·流亡·二二八》。

⁴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1。

⁵ 在《旅行者》一書〈關於本書作者〉中說明了藍博洲「因讀賀曼·赫塞的「鄉愁」，矢志效尤赫氏，在二十七歲時寫下一部傳世的小說」。(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6。)

⁶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5。

⁷ 另一個說法是，初次接觸文學是讀了赫塞·黑塞的《車輪下》。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7。(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4))。

⁸ 許正平為藍博洲此言作了以下的解釋：「開竅導致的卻是持續經年的痛苦，思考但思想未形成，追尋而沒有答案，加以當時尚未解嚴的社會環境，都具體地化為一種年輕人的苦悶。」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4。

⁹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的路子。藍博洲並不急進的投入創作之中，而是體認到自身對寫作素材的掌握不周，默默的磨練著自己的寫作技巧。後來，藍博洲進入了《人間》雜誌，在那裡他藉由追訪「禁忌」的歷史，接觸了很多讓他油然尊敬的人，而決定去挖掘那些被深埋在迷霧中的歷史，並且將其與對文學的興趣（志願）結合，成就了一種「介於文學與歷史之間的歷史報導的寫作」¹¹。

藍博洲的作品產量豐沛，從 1989 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旅行者》以來，已有多達 29 部作品出版（包含著作與編輯），並且也參與了電視與電影製作。

計有：

◎ 著作

作品	出版社	出版年
《旅行者》	爾雅出版社	1989
《幌馬車之歌》	時報文化	1991
《沉屍·流亡·二二八》	時報文化	1991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 （藍博洲編著 ¹² ）	時報文化	1993
《白色恐怖》	揚智	1993
《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	時報文化	1994
《高雄縣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	高雄縣政府	1997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	北市文獻會	1998

115。

¹⁰ 薛西弗斯的推石意象，指的是卡謬所寫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中的薛西弗斯。在卡謬的文章中認為，薛西弗斯是一個荒謬的英雄，他輕視神祇、憎惡死亡並且熱愛著生命，因著這緣故，使他受罰，而必須拼命做一件注定無所成的事。可是卡謬認為，當薛西弗斯從山上下來，感到悲愁之時就是巨石的勝利，但是反過來的，薛西弗斯也可能感到快樂。卡謬認為一再發現自己重擔的薛西弗斯揭示了一個更崇高的真誠，「這真誠舉起了巨石而否定了神祇」，於是卡謬下了個結論：「掙扎著上山的努力已足以充實人們的心靈。人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參見卡謬著，陳鼓應譯，〈薛西弗斯的神話〉。網路資料：<http://www.philosophy.com.tw/book/book-32.htm>）

¹¹ 參見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1995 二刷），頁 5。

¹²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一書，藍博洲本人言及是「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材料，並參考其他相關史料逐漸編寫完成的」，並且「大量地引用了當時各學運團體的運動檄文」。故此，藍博洲認為此書並非他個人的著作。（參見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頁 385-386）。

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

—藍博洲小說研究

《苗栗縣文學家作品集 45 人間正道是滄桑》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1999
《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西湖》（藍博洲、林靈編寫製作）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	1999
《共黨青年李登輝》	藍博洲出版	2000
《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	晨星	2001
《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	晨星	2001
《台灣好女人》	聯合文學	2001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聯合文學	2001
《藤纏樹》	INK 印刻	2002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	晨星	2003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	INK 印刻	2004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時報文化	2004
《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	INK 印刻	2004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	INK 印刻	2005
《藍博洲文集》	台海	2005

◎ 編輯

作品	出版社	出版年
《台灣社會運動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	創造出版社	1989
《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林書揚著）	時報文化	1992
《蘇新文集》（全九卷）（藍博洲、葉芸芸編輯）	晨星	1993.02- 1994.09
《葉榮鐘文集》（全九卷）（藍博洲、葉芸芸編輯）	晨星	2000.08- 2002.03
《吳濁流的西湖歲月》（藍博洲總編輯）	苗栗縣西湖鄉公所	2004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蕭開平、藍博洲編）	海峽學術	2004
《文學二二八》（橫地剛、藍博洲、曾健民合編）	台灣社會科學	2004

◎ 影像作品

作品	出版社	出版年
「我們為甚麼不歌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紀錄電影) (藍博洲製作)	侯孝賢電影社	1995
「台灣思想起(四十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電視紀錄片) (藍博洲製作)	T.V.B.S.	1997
「好男好女」(電影) (朱天文編劇；侯孝賢導演；藍博洲小說原著)	巨登育樂	1997

而在如此豐沛的產量之中，屬於小說創作的卻僅有：《旅行者》(1989)、《藤纏樹》(2002)和《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2004)。然而，對藍博洲而言，他對自己的期望是一名小說家，期許自己能寫出自己的「人間喜劇」系列¹³。藍博洲曾經這樣言道：

我不是學「歷史」的。學院的「歷史」教育和我並沒有什麼聯繫。而我最大的興趣，或者說志願，還在於文學，尤其是小說的寫作。¹⁴

而其豐沛的報導與歷史紀錄的目的乃在於：

通過報導工作：「一方面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一方面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進而為日後創作長篇小說培養主觀的條件」。¹⁵

因著這樣的努力，藍博洲以紀實文學與民眾史揚名於台灣文壇之上，更被橫地剛譽為：「在台灣首次開創了紀實文學與民眾史這兩個體裁」¹⁶。在如此豐沛的產量以及時代意義下，探索藍博洲報導文學及歷史報導方面的文學成就應該是刻不容緩的，然而前文也已提到關於藍博洲作品中，報導文學與歷史報導的分類多有歧義，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加以筆者學力與時間不足，唯恐這方面的研究會只是陷

¹³ 參見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9。

¹⁴ 參見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1995 二刷)，頁 5。

¹⁵ 參見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收錄於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88。)藍博洲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的自序亦言及了其展開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的目的在於，在認識被湮滅的台灣近現代史的基礎之上，寫作反映台灣歷史的大河小說。(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7。)

¹⁶ 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25。(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

入了歷史考究的窠臼之中，再加上藍博洲屢屢提到自己的志向還是在小說創作上面，於是筆者意欲回探他的文學創作，從藍博洲的小說作品談起，並試圖以此為進路證成藍博洲的作品是如何呈現了個人生命與作品、歷史的連結，並且接續了歷史的斷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召喚結構。

對藍博洲而言，他的自我期望與自我實踐之間是否出現了落差？又或者，這樣的一個寫作歷程的「往」與「返」、「開始」與「結束」，恰恰好證成了前述藍博洲永劫回歸式的生命與歷史的連結？

在此必須先說明的是，除了藍博洲的小說作品：《旅行者》、《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與《藤纏樹》以外，還必須將藍博洲最為人稱道的非虛構作品——〈幌馬車之歌〉一同置入討論，這不只是因為〈幌馬車之歌〉所具有的高度小說質性，更在於〈幌馬車之歌〉為藍博洲創作生命中承先啓後的關鍵作品，橫地剛也言：

對於作者藍博洲來說，《幌馬車之歌》是一個轉折的原點。當時，初版的發表可以說是作者暫時放置小說創作而投身報告文學¹⁷的紀念碑，而今

¹⁷ 關於「報告文學」一詞，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裡作了分析，言及發展於三〇年代中國的「報告文學」是把報告文學當作是一種鬥爭工具，其基礎是「社會主義裡念規範下的寫實主義」；而新興於七〇年代台灣的「報導文學」則是加入了美式報導文學，是一種在經濟與民主自由下，從新聞寫作衍生而來的文體，並且在發展上與台灣的時空有著密切的關係，不該與報告文學相混淆，據此將二者劃清界線，言其不管在名稱上或者是發展路線均有所不同。楊素芬此觀點來自鄭明俐對於報導文學的兩大區分：「社會主義報導文學」與「美式報導文學」。（參見楊素芬，《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2001），頁 21-22、頁 30）。不過在第二章卻也提到了「報導文學的三種源流說」，分別是：濫觴於中國古典文學、發軔於報刊的初期以及來自外來的移植。細究其論文篇目，可以發現只有第二章「報導文學的三種源流說」未冠上「台灣」二字，可是其論文確實是研究台灣報導文學，源流說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國家的報導文學，而第二章結尾也套用了鄭明俐的說法，言及：「從『變』的角度來看，諸多源流只是提供報導文學的基本養料，在時空迥異的情況下，由台灣這塊土地環境下所發展出來的報導文學應自有一番吸收消化後再創新的獨特風貌，並且無法完全等同於任何一種形式」（頁 47）。此處固然說明了台灣報導文學自身的獨立性，然而文體的發展本就會隨著地域、時空的不同而發展出各自的特色，這樣的一個區分方式是否在意圖迴避台灣與中國之間報導文學的關連？甚且楊素芬對「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的區分乃在於發展路線的不同，以此作為切割之劃分，恐有窄化之虞。「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兩詞是否有差異或許可再商榷。（同樣的觀點，在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頁 165，註 6 中，以及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頁 205 中 也有論及）。有趣的是，在 1996 年，行政院文建會曾經出版《大陸新時期報告文學概述》一書，裡頭內容雖全為大陸地區的報告文學概述，然而在「序」中提到

日新版的刊行，又隱約宣示了他在報告文學的寫作上畫下了某種程度的休止符，而重新開始創作小說。¹⁸

故此，〈幌馬車之歌〉的重要性不只在解讀藍博洲報導文學的成就之上，其所連結的媒體、族群、甚至歷史，其間所形成的交互效應，以及改版出版的意義之外，更標誌了藍博洲小說創作歷程上的一個重要環節，故此必須將其列入本論文一併觀看。其重要性留待第三章述之。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相較於藍博洲作品產量的豐沛，有關其人或作品的論述卻是不成比例的。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關於藍博洲其人或作品的專論出現，而關於藍博洲的訪談計有以下五篇：一、林靖傑的〈那天，我看到了一支綠島大學的隊伍——訪藍博洲談他對二二八歷史的採訪報導〉¹⁹；二、林青藍的〈自由旛飛——訪民眾史研究者藍博洲的家〉²⁰；三、張清志的〈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²¹；四、翁婉玲的〈打開禁忌的歷史窗口——訪民眾史工作者藍博洲〉²²；五、許正平的〈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²³。其中只有張清志從小說家的方面入手討論藍博洲，其餘的皆著重於其民眾史的採集與成就上面。

了，「這種兩岸人士對彼此文化成就的認同及吸引，原因無它，只因台灣與大陸原本來自同為中原文化的根源」；在「引言」也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起頭，顯見當時的（官方）政治意識型態為何。（參見陳信元、文鈺合著，《大陸新時期報告文學概述》，（台北：文建會：1996））在一為納入，一為排斥之間，顯示出的只有各不相同的政治意識型態，然而在完全排斥與完全接受之間是否還有別條路？不是粗暴的遺忘，也不是昧於當今局勢的考量。而藍博洲堅持使用「報告文學」一詞除了其政治立場以外，有無其他的因素存在呢？

¹⁸ 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6。

¹⁹ 林靖傑，〈那天，我看到了一支綠島大學的隊伍——訪藍博洲談他對二二八歷史的採訪報導〉，《新新聞》。第 260 期，民 81.03.01-03.07，頁 79-81。

²⁰ 林青藍，〈自由旛飛——訪民眾史研究者藍博洲的家〉，《人本教育札記》。第 151 期，民 91.01，頁 48-50。

²¹ 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8-19。

²² 翁婉玲，〈打開禁忌的歷史窗口——訪民眾史工作者藍博洲〉，《人本教育札記》。第 164 期，民 92.02，頁 88-91。

²³ 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4-117。

在作品的討論方面，則以〈幌馬車之歌〉一文的相關評論或介紹最多。謝愛珠的〈評〈幌馬車之歌〉〉²⁴與廖梅璇的〈永別時刻，幌馬車之歌——純潔的理想主義者鍾浩東〉²⁵屬於簡短的書評，其中謝愛珠偏重讚賞藍博洲在突破官方一言堂式說法的努力，而廖梅璇則著重於介紹鍾浩東，不過文中卻將鍾浩東與鍾理和關係誤植，以為鍾理和為兄長。而收錄在〈幌馬車之歌〉新舊兩版中的相關討論文章，也多為書評和影評的性質²⁶，只有須文蔚的〈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討論了〈幌馬車之歌〉與報導文學的關係。此外，尚有葉石濤、蔣勳、周英雄、李喬、陳芳明、王德威與呂正惠等人曾給予評價（非專文性質）。（見《幌馬車之歌》2004版，封底內折頁）。

其他關於〈幌馬車之歌〉的評論文章，除前述之須文蔚的〈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從報導文學的立場來評價〈幌馬車之歌〉，認為藍博洲開拓了報導文學的新疆界；傅素春的〈當代歷史的音像與文學書寫——試論侯孝賢《悲情城市》與藍博洲〈幌馬車之歌〉〉²⁷藉由《悲情城市》與〈幌馬車之歌〉（1991

²⁴ 謝愛珠，〈評〈幌馬車之歌〉〉，《史學會刊（師大）》，40，民85.06，頁67-69。

²⁵ 廖梅璇，〈永別時刻，幌馬車之歌——純潔的理想主義者鍾浩東〉，《少年台灣》，第十四期，2003.07，頁74-77。

²⁶ 在舊版收錄有：

詹宏志，〈未完的悲哀——評介〈幌馬車之歌〉〉，（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05-109，原載於爾雅版《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頁240-242）。

田村志津枝，〈追尋「幌馬車之歌」〉，（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11-118，原載於〈自立副刊〉1989.12.15）。

藍博洲，〈誰的〈幌馬車之歌——致田村志津枝小姐〉〉，（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19-129，原載於〈自立副刊〉1989.12.25）。

鍾紀東〈一條前行的路——觀報告劇〈幌馬車之歌〉有感〉（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31-135，原載於〈民眾副刊〉1989.11.05）。（鍾紀東為藍博洲之筆名）

鍾紀東〈讓歷史不再有禁忌，讓人民不再有悲情——從〈幌馬車之歌〉到〈悲情城市〉〉（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37-165，原載於〈民眾副刊〉1990.01.23~1990.01.24）。

新版則有：

詹宏志，〈未完的悲哀——評介〈幌馬車之歌〉〉，（收錄於《幌馬車之歌》2004年版，頁283-285，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05-109，原載於爾雅版《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頁240-242）。

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收錄於《幌馬車之歌》2004年版，頁286-289，原載於〈中副〉2003.12.25，為向陽、須文蔚，《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269-171。中〈〈幌馬車之歌〉評析〉之改作。）

²⁷ 傅素春，〈當代歷史的音像與文學書寫——試論侯孝賢《悲情城市》與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莫渝、王幼華編，《第一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野地繁花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年版) 試圖帶出台灣當代歷史書寫的問題, 不管是使用何種媒介(音像或是文字), 傅素春認為都可以超越政治正確而存在, 並且實踐其美學批判的性格。而王文仁的〈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²⁸也從報導文學的立場對〈幌馬車之歌〉作出評價, 王文仁試圖從〈幌馬車之歌〉切入, 從內容解析、敘事方式與寫作技巧來檢證〈幌馬車之歌〉究竟是小說? 或是報導文學? 更甚者, 意圖擴大處理台灣報導文學的文類問題。只可惜在摘要中所言, 第三小節目的在論析「〈幌馬車之歌〉一文在藍博洲整體創作歷程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所涉內容及其他作品間的關係」, 可是實際上只處理了藍博洲報導文學方面的作品回顧, 結論也囿於藍博洲的報導文學作品是「歷史重論下的重要產物」, 藍博洲的其他作品皆未論及。這或許是王文仁將焦點鎖定在報導文學所致, 不過其實從摘要我們也可看出王文仁實際上已經注意到藍博洲諸作品間交纏的關係, 只不過這不是一篇小論可以處理的完的, 何況還要論及報導文學的文類問題。

而陳映真的〈以紀實文學結算臺灣的「戰後」評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²⁹對於〈幌馬車之歌〉有著高度的評價, 認為該作品提出了「成功、深刻、感人而有力的『戰後結算』」; 而劉孝春的〈試論《幌馬車之歌》——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³⁰, 也從藍博洲對歷史與報導文學的貢獻著手, 感謝藍博洲將台灣「最輝煌的歷史」記錄下來, 不過把重點擺在〈幌馬車之歌〉的歷史價值之上, 且含有濃厚的意識型態色彩, 對於其文學性的討論相對的少。³¹

除此之外, 值得關注的是 2006 年春天, 在日本發行了《幌馬車之歌》的日譯本, 此一譯本係根據增訂版所翻譯, 在日發行引發了日本讀書界的迴響。人間出版社也據此發行了〈日讀書界看藍博洲〉此一特輯, 不僅選譯了橫地剛等七人

2003)), 頁 92-108。

²⁸ 王文仁, 〈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 《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三期, 2005.06, 頁 163-182。

²⁹ 陳映真, 〈以紀實文學結算臺灣的「戰後」評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 《聯合文學》。8:4=88, 民 81.02, 頁 95-97。

³⁰ 劉孝春, 〈試論《幌馬車之歌》——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 《文藝爭鳴》。2005 卷, 2005.06, 頁 63-65。

³¹ 劉孝春此篇文章言及要「從書中所提及的主要人物生平事蹟與歷史的關係、女性的觀點、革命與文學等方面」來進行討論, 然而實際上乃就〈幌馬車之歌〉之內容提出了自己的感想, 並無深入的分析, 只在最後提出了台灣的作家、作品應該能開拓更進步的內涵, 並且指出鍾理和地下黨員的身份, 提出重估其地位。

的書評，更有陳映真與曾健民兩人針對日譯本的發行所作的回應文章。³²在這些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橫地剛的論述，橫地剛用「旅路」一詞，不僅概括了鍾浩東的生命旅程以及藍博洲尋找鍾浩東之旅，甚且也觸及了藍博洲本身寫作之旅。橫地剛文章的題名——「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從藍博洲的小說創作開始，一路寫來頗有探尋藍博洲創作之旅的意圖，「開始與結束」原本就是藍博洲在寫作中時常觸及的議題，橫地剛將這個關係揭露出來，使得這篇討論〈幌馬車之歌〉的文章不像其他的文章一樣，只將焦點鎖定在揭露湮沒的歷史的意義價值之上，而擴大到藍博洲整體創作生命之上。關於〈幌馬車之歌〉一文的分析也頗為精到，如提出了鍾順和是講述者的總稱以及鍾理和和鍾浩東兩兄弟之間一動一靜的關係，是一篇值得參考，借鏡與續探的文章。

除了〈幌馬車之歌〉的相關討論文章之外，有關藍博洲其他的相關評論寥寥可數，只有歐宗智的〈苦悶的告白——我看藍博洲「旅行者」〉³³討論了藍博洲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旅行者》，認為收錄於《旅行者》集子中的作品以〈青春〉、〈喪逝〉和〈幌馬車之歌〉的總體成績較其他三篇為高，並且讚許藍博洲寫作題材的大幅轉變（從個人到社會、歷史）。而王幼華也為收錄於《熱愛生命——苗栗文學讀本（二）》中藍博洲的〈小站歲月〉寫了一篇解析——〈〈小站歲月〉解析〉³⁴，裡頭指出了「作者（即藍博洲）以耽美的想像，將童貞的喪失做了儀式化的描述」，並且指出藍博洲生命裡的浪漫傾向使他走向了在政治鬥爭下失敗的革命者的探索、挖掘之旅；李潼的〈老紅色青年和她的同志們——讀藍博洲的《台灣

³² 在《日讀書界看藍博洲》一書中選譯的七篇文章與陳映真、曾健民的回應文章分別為：

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5-30）

間ふさ子，〈作為《幌馬車之歌》的譯者之一〉。（頁 31-33）

松永正義，〈台灣左派的系譜——關於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頁 34-37）

前田年昭，〈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原點——來自台灣的批判性質問〉。（頁 38-40）

丸川哲史，〈奪回「歷史」的工作——《幌馬車之歌》書評〉。（頁 41-42）

濱村篤，〈鏡子中的國度的記憶——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書評〉。（頁 43-52）

山田敬三，〈異常時代的記憶〉。（頁 53-59）

曾健民，〈展現了一個與日本支配性「台灣論」不同的歷史——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日譯出版的意義〉。（頁 60-64）

陳映真，〈盼望日本大眾端正對台灣的視角——祝賀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日譯本的出版〉。（頁 65-76）

³³ 參見歐宗智的〈苦悶的告白——我看藍博洲「旅行者」〉（《文訊月刊》，10:49，民 78.11，頁 25-26）。

³⁴ 王幼華，〈〈小站歲月〉解析〉，（收錄於莫渝、王幼華編，《熱愛生命——苗栗文學讀本（二）》，（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245-246。

好女人》³⁵則是藍博洲《台灣好女人》的書評討論，指出《台灣好女人》一書所挖掘的題材，一概都是藍博洲個人政治意識型態擇取下的「進步」女性「典型」，李潼認為「這樣的選材取樣，明顯迴避另一群反共、反極權、追求建國獨立的政治受難者³⁶」，並且指出藍博洲避開「加害者」的陳述是一種遺憾，導致《台灣好女人》跳脫不了「死者為大」的敬畏³⁷。范宜如的〈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³⁸與邱貴芬的〈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³⁹，則是藍博洲的長篇小說《藤纏樹》的評論文章，分別從創作美學與愛情和歷史小說的難寫來入手進行討論。以及朱雙一的〈與“本土八股”的對抗和超越——藍博洲作品的另一種意義〉⁴⁰則是藉藍博洲的作品，大批台灣文壇的「本土八股」。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另外還有黃儀冠的〈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⁴¹，藉由三部與客家族群有關的作品（《紅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藤纏樹》與《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試圖檢視藍博洲對於客家族群歷史的重建與地方書寫（苗栗）的意義，並且進一步探討歷史書寫、報導文學以及小說之間的關係。

經由上述的整理，可以發現，關於藍博洲的作品論述多數為書評，評論文章較少，並且多從歷史探索入手，且或多或少包含著意識型態的包袱，至於作品本身的論述，尤其是在他的小說創作以及整體創作生命的展現與連結的部分則幾呈

³⁵ 參見李潼，〈老紅色青年和她的同志們——讀藍博洲的《台灣好女人》〉（《文訊》，192，民 90.10，頁 20-21）。

³⁶ 參見李潼，〈老紅色青年和她的同志們——讀藍博洲的《台灣好女人》〉（《文訊》，192，民 90.10，頁 21）。

³⁷ 李潼指出，藍博洲曾經找到「傳說」出賣了難友的小張女士，查出當時負責抓人的台籍特務林頂立，以及導致高草悲慘下場的王子英，然而藍博洲卻放過了讓「雙方間接與直接當事者」陳述的機會。

³⁸ 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2005.11），頁 58-62。

³⁹ 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

⁴⁰ 朱雙一，〈與“本土八股”的對抗和超越——藍博洲作品的另一種意義〉，《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2005.11），頁 54-57。本篇文章將戰後台灣史的挖掘分成了統派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史」以及本土派的「二二八小說」，並且大力的抨擊了本土派是利用小說虛構的「私利」加上僅擷取有利於自己的歷史資料而形成的作品，指出這只是一種「本土八股」；不若統派關於「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史」是立足在田野調查之上，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與可信度。而這種冠上「統」、「獨」之爭的論述實有商榷的餘地。

⁴¹ 參見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第四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故鄉與他鄉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頁 203-217。

闕如⁴²。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由於〈幌馬車之歌〉一文可討論的幅員廣大，非筆者在此一論文可以討論完畢。故此，本論文的討論對象鎖定在藍博洲的小說創作，並且試圖以其作品中最為人所稱道的〈幌馬車之歌〉為討論中心，檢視〈幌馬車之歌〉問世前後的小說創作的系列議題。

在此，意圖採用「文化研究」為進路，而「文化研究」為何？在廣義上而言，可視為對文化的研究。然而這樣的一個界定卻因其外延與內涵的廣大變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學科。因此，雖然「文化研究」一詞迄今尚無明確的定義，然而在專門意義上，「文化研究」被視為是一門跨學科的新興學科。它的跨學科性質尤與文學研究、社會學與歷史學關係密切，並且語言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都成為其後援，而其中，「文化研究」對於抵抗霸權話語以及其關於意識型態的剖辯更使得該理論於今熱烈延燒。它除了對傳統文化概念下了個戰書，將其研究焦點擺在「社會關係、社會意義以及社會權力不平等的生產與再生產中」，其關注點不只是文化的內在價值，更在於其外在的社會關係之上。

從方法上來看，文化研究涉及了一系列的概念重組，如階級、霸權、意識型態與主體性等等，這些概念都面臨了重新定義，並且藉此從中尋找霸權意識型態的影子，同時也「更多轉向注重實地調查的民族志方法，以及文化實踐的文本研究」，藉以「開拓現成的文化話語，來抵制霸權意識型態的意識控制」。⁴³

因此，本論文中所欲使用的方法，如文本研究的內在解析與意識型態的討論，在此一意義的連結之上，皆可視作「文化研究」中的一環，並且也體現了筆者意欲整合作者、文本與歷史的意圖。在論文中，筆者將藉由數種方法進行剖析，

⁴² 只有王文仁、橫地剛與黃儀冠等三篇論述文章，分別從較為全面的討論到藍博洲的創作之旅，報導文學上的成就以及連結到客家族群，較其他文章全面且具系統性。

⁴³ 參見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17。另參見 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2004）、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2000）。

如報導文學與人類學的田野方法，藉以討論〈幌馬車之歌〉的特殊地位，並藉此分析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的差異。召喚結構（嵌入式與吸附式召喚結構）與敘事符碼的解析，藉由兩種召喚結構間的差異，深化文本的討論（以《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與新版〈幌馬車之歌〉為主），而符碼解析則散見於各文本中，以〈旅行者〉中著力最深。最後運用生死學中瀕死的概念⁴⁴與文化研究來進行各文本間的統合，其目的不在獨立的文本研究，而在於意欲呈現出文本與文本間的連結，更將此網絡擴大到作者與歷史的脈絡之中。

⁴⁴ 生死學基本上是一門研究「死的憂慮」或「生的困惑」的學問，死是必然發生的，那麼人類究竟該如何看待死亡以及如何面對這有限制的生命？死亡的意義在於讓我們看見了生命的意義，而不管是「生死學」或是「死亡學」（一是因為死生乃不可分離的一體兩面所更換的名稱，另一則是由於此學科乃由研究「死亡」而起，故保留原意的名稱），均提示了死生的交纏以及存在的思索，人既是向死而生，那麼思索人存在的意義便成爲一個重要的課題，而生死學與存在主義在意義上的連結恰好適用於解析藍博洲的相關作品，其中以藍博洲永劫回歸式的存在思索以及文本中屢屢藉由瀕臨絕境復又重生的敘事概念爲最。而在瀕死經驗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瀕死經驗具有一種力量可以轉化並且完全更新從死亡關口回轉過來的人生。而這樣的一個概念用於文本中，可以將其轉化爲一種象徵意義，而不只是瀕死者的復生，更能象徵性的代表了人的意念經過瀕絕後的重生，以及歷史氛圍的更易下，從湮沒到重現的歷程。（參見周慶華，《死亡學》，（台北：五南：2002）；Kenneth Ring 著，李雅寧、李傳龍譯，《穿透生死迷思》，（台北：遠流：2001）與索假仁波切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台北：張老師：1996）。）

第二章 推石年少

—年少的文學軌跡

本章將討論重心放在〈幌馬車之歌〉以前的小說作品——〈旅行者〉與《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除了一窺藍博洲創作生命的起步之外，並且希望藉由對藍博洲少作的關注找到其與日後的創作生命與志業選擇上的連結。

第一節 文學的起步——〈旅行者〉

於 1989 年出版的《旅行者》是藍博洲的第一本小說集，在其中收錄有〈旅行者〉、〈青春〉、〈旅途〉、〈小站歲月〉、〈喪逝〉與〈幌馬車之歌〉。其中前四篇寫成於藍博洲的大學時代，均發表於《中外文學》；而〈喪逝〉一文寫成於服兵役期間，發表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並獲得了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至於〈幌馬車之歌〉則是為《旅行者》一書作序的蔣勳所建議附錄的⁴⁵，留待後文再論。

在《旅行者》一書中，有著一貫的主題——對青春期少男的性苦悶的描寫。而蔣勳是這樣評價這本集子的：

藍博洲這本集子誠實地展露了台灣青少年性的苦悶與狂渴。肉體上耽於自瀆，與心靈上荒涼地自我放逐，只是對存在質疑的一體兩面吧。⁴⁶

在這樣的一個評價之中，必須注意的是「一體兩面」的這個概念，既為一體之兩面，那麼若將這本集子僅僅定位在對於青春期的描寫，與對性的壓抑與苦悶，於解讀藍博洲的創作走向之時是不足的。藍博洲在《旅行者》一書的後記中有著

⁴⁵ 蔣勳建議藍博洲將〈幌馬車之歌〉一文收錄在《旅行者》的集子中，以便讓讀者瞭解藍博洲的寫作過程。參見藍博洲，〈後記 結束與開始〉。（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2。）

⁴⁶ 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8。）

清楚的說明：

朋友們都一直對我表現在平常言談與寫作之間的主題矛盾，感到某種程度的不能理解與批評；而其實，我自己是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寫這些，以及以後要寫些什麼的！基本上，我一直把這一時期的寫作視為我個人寫作生涯上的「習作階段」；在這個「習作階段」，除了鍛鍊寫小說的基本動作之外，我並沒有忽略或停止努力去圓滿自己的世界觀。⁴⁷

在這樣的一個理解基礎之上，回過頭來再看《旅行者》這本集子，更可以看出在表面對於性的憂慮與好奇之下，潛藏其中的是對於存在的思索，對現實狀況的諷刺。而藍博洲的第一篇作品〈旅行者〉可以作為標竿來進行檢視。⁴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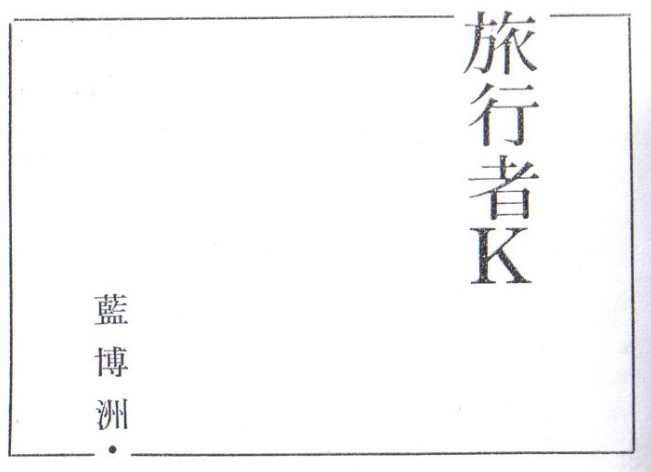
一、D.J 與 K 的關係——「閱讀 K」的進路

〈旅行者〉一文由一門枯燥的「文法課」出發，K 向 D.J 提出了單車環島旅行的邀約，而在旅行的過程中 K 走失了，自此兩人的旅行路線分歧。文中除卻描寫 D.J 面對獨自一人旅行時孤獨寂寞的心情以外，絕大部分的篇章則是 K 寫給 D.J 的厚重長信。在信中，K 對 D.J 講述了自身對存在的思考與反省，並且藉由旅行的改道與推進，向 D.J 講述了自己年少與房東葉子背德畸戀的故事，以及之後鄉人對其「背德者」的責罵嘲諷，並且產生了深深疚責感。全信在 K 認為應當忘掉過去的夢魘才得以健康起來的自白中結束。而後只以寥寥的三句話敘述了 D.J 看完信後入睡，並且於隔日再度繼續其未竟的旅程。

⁴⁷ 參見藍博洲，〈後記 結束與開始〉。（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98。）

⁴⁸ 在《旅行者》一書的後記之中，藍博洲所言的「習作階段」係指不包括〈喪逝〉與〈幌馬車之歌〉的其餘四篇作品，而其中〈青春〉、〈旅途〉與〈小站歲月〉則是藍博洲『嘗試著運用各種「現代」的寫作技巧來寫小說』的習作。相較於此，其第一篇創作〈旅行者〉雖亦為習作，但藍博洲自承〈旅行者〉一文乃是他將其「長期以來的困惑、苦悶與虛無毫不節制地傾瀉出來」的作品。所以雖缺少了寫作技巧的磨練並且有著陳映真的影子，但也因此是檢視的最佳進路。

在這樣的情節鋪排下，我們可以發現〈旅行者〉一篇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K 與 D.J 的關係。文章一開始以 D.J 為敘述者，而關於 K 的交代則以書信方式呈現。對於 D.J 而言，這段旅途從未開始前的興奮期待，到 K 走失後對於希望 K 再度出現的思念期待，與一個人獨自夜宿於海邊沙灘的「孤獨、寂寞加之莫名的恐懼」⁴⁹，顯示出了這個旅行的主導權在於另一個人——K 的身上。而 D.J 在文中的作用為何？筆者以為可以視為閱讀 K 的輔助。為何說「閱讀 K」？除了〈旅行者〉一文中，以 K 的書信佔了極大的部分，以及 K 為旅行的發起人之外，有一點是值得一同放入加以思考的，我們不能忽視藍博洲在該書後記中指稱〈旅行者〉一文為〈旅行者 K〉。



左圖：刊載於《中外文學》時，
〈旅行者〉原題為〈旅行者 K〉

而回頭檢視《中外文學》上所刊載的〈旅行者〉一文，發現實際上〈旅行者 K〉為〈旅行者〉一文之原題。那麼作環島旅行是否只有 K 一人（甚且可能只是一人腦海中的回溯之旅）？筆者是這樣以為的。

在 K 的書信之中有著這樣的一段話：

D. J！我喜歡旅行，長期以來我一直喜歡**孤獨的旅行**於陌生的城鎮。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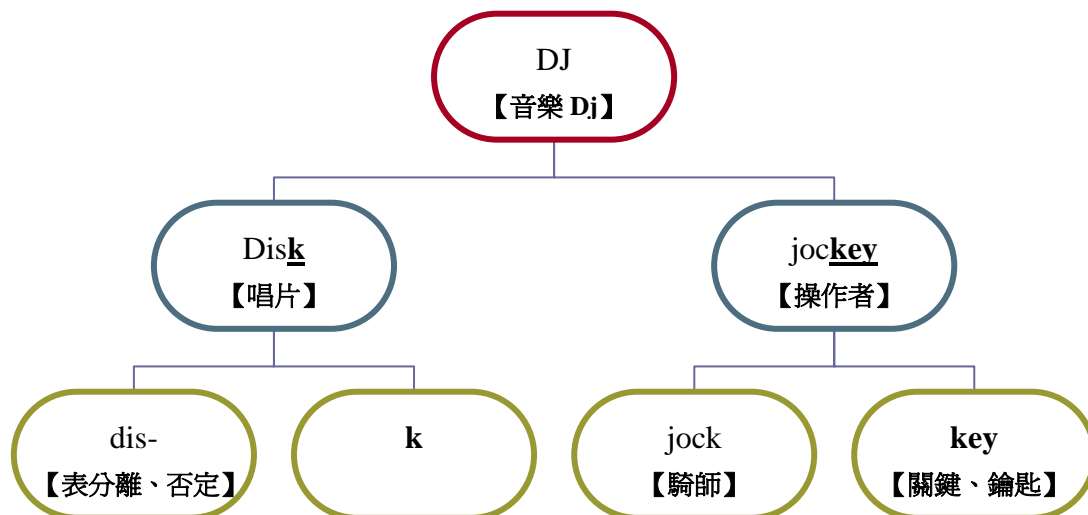
既然長期以來喜歡孤獨的旅行，那麼 K 為何要找 D.J 同行？既然結伴的原因是為了「一免旅途的寂寞」，那麼為什麼順著本心前進的結果最終是改途南橫，選擇獨行？所以筆者以為 D.J 只是鋪排 K 的一個輔助，而這樣鋪排的用意在於免除 K 直接面對讀者時難以言說自身的懺悔，從而塑造出了「身」與「心」的分離與繼

⁴⁹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3。

⁵⁰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而回歸、合一的獨特歷程。

進一步的，若將 D.J 與 K 視為符號來破譯，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符碼存在著一個相當有趣的連結關係。⁵¹如圖：



DJ 為 Disk jockey 的縮寫，其可拆解出 Disk 與 jockey 兩義，一為被操作的唱片，一為操作唱片的操作者，顯見可將 DJ 視為一個整體（人），而 Disk 與 jockey 則分別代表了「身」與「心」之別。而 K 此一符碼則分別存在於兩處，也分別代表了「不自由之心」與「自由之心」。首先先看 Disk，在這裡 K 從屬於 Disk 之中，我們可以將其判讀為受「身」所箝制的「心」，必須依附在「身」之上才得以存在，此為「不自由之心」。另一則是 jockey 中的 K，在這裡的 K 包含在一個積極意義之中（jockey 有「騎師」與「操作者」的意義），並且包含在其中的 K 以 key 的形式出現，key 常見的意義有「關鍵」、「鑰匙」，在此可判讀為以「心」作為關鍵來決定自身行動，由是故為「自由之心」。而兩者並置恰恰正如人的「身」與「心」的關係，「身」掌管的是人的意識行動，操作著人的意識活動，而「心」是人最重要的關鍵，也意味著人的自覺。若由此觀點來檢視 D.J 與 K，將其視作一人來閱讀〈旅行者〉一文，則可以發現，文中的旅行（甚至不見得真實存在旅行的形式）可視為一個人在旅行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自我（從 disk 的 K 到 jockey 的 K），並且洗滌了自身糾纏已久的種種罪惡感。

此外，在行文之間，由於受到陳映真的影響⁵²，藍博洲有些字句顯得綿長而

⁵¹ 此一解碼的觀點感謝南華大學文學所林義泰與哲學所郭品蕙同學提供線索。

⁵² 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4。而在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8。）

婉轉，在鋪排之間反倒愈加的突顯出在其間的簡短字句。以 K 回到山城為例，在 K 回到苗栗山城，成為鄰人眼中的敗德者之後，自覺深深自疚的罪惡感的 K 認為：

我想，我之所以敗德乃是因為我的對於人類原始慾望的耽溺招致的。既然人們道德的責備是蔑視這樣的原始情慾的，我想，它是不好的，**我要禁抑它**。⁵³

與「我要禁抑它」一句類同的句子在短短三頁的文字中一共出現了六次⁵⁴。而其情緒的轉折也表現在其中。第一次出現的「我要禁抑它」是一個決心，而接連三次出現的「我要禁抑它！我開始禁抑它了……」則是 K 想盡了各種方法，不論是跑步、閱讀，甚至是嚴冬沖洗冷水澡，都是為了抵抗自身對情慾的墮落。而第五度出現的句子「我要禁抑它！我**一直努力的**禁抑它……」則呈顯出 K 的一再努力而未果，儘管身體已經疲憊不堪，K 依舊無法安然入睡，於是 K 說了，說「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由此可以約略的知道 K 對於禁抑的這個行為的省思，然而終究 K 還是以「但是」⁵⁵二字起頭，堅定了禁抑情慾的想法。先不論這其間所蘊含的意義，光就這長句與短句的對比，綿長的長句顯現出的是如夢中的囁語，而那如流的意識之中卻強力的出現了簡短而有力的命令句，正如同一個人腦袋之中拼命不斷的提醒自己。

中亦言及了藍博洲「曾經有系統地閱讀陳映真、七等生的作品，因而有意識地加以學習他們的語法，而展現出現代主義技巧與存在主義思維」。

⁵³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2。（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⁵⁴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2-24。簡錄於後：

1. 「使我覺得她是那樣貪婪的生活在情慾裏。年輕的我終究無能抵抗而無力的墮落著……
我要禁抑它！我開始禁抑它了……」（頁 22）
2. 「我還是常常驚醒於靜夜的睡夢中，我想，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自甘墮落的人……
我要禁抑它！我開始禁抑它了……」（頁 23）
3. 「打籃球、玩雙槓、單槓、做伏地挺身……我故意讓自己的體能疲累到極度我才回家。
我要禁抑它！我開始禁抑它了……」（頁 23）
4. 「我便急速的衝入浴室用冷水浸泡我的激動，我那開始茁壯起來的男性才漸漸安息下來……
我要禁抑它！我一直努力的禁抑它……」（頁 24）
5. 「但我始終無法安然入睡。我想，我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但是，我要禁抑它……」（頁 24）

⁵⁵ 「但是，我要禁抑它……」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4。

二、對體制的懷疑與自覺的萌芽

將 K 與 D.J 視同為一人，而文章的意蘊將比視為兩人來的深厚。以下依時間的進程，加以先前「身」(D.J) 與「心」(K) 的觀點來檢視〈旅行者〉一文。

首先，在文章一開始，相對於那綿長不斷句的句型，饒富興味的是這一個句子：「這單車環島的旅行計畫是 K 在**枯燥的文法課**時和我提起的」⁵⁶，既為文法課，所教導的當然包含有文法、句式的運用，而那綿長的句子：

因著這種以你那全然好奇深思的心態投入你所旅程的一個又一個新奇的城市和陌生的村鎮的旅行必然會使你內在的心靈世界拓展至另外一種書本的知識所不能給你的成長的。⁵⁷

全句總共包含了七十五個字，毫無斷句，發生在此課堂之間不吝有反諷的意味存在。再加上與 K 失散之後，D.J 一人獨宿於東部海岸的防風林，D.J 因著懼怕，生出了這樣的一個念頭：

我，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的、有相當的智性訓練的，**力唱「歸返自然」的論調的大學男生**竟而在這太平洋中一個美麗之島的東部海岸的夜晚——一個不受些許文明污染的全然原始的夜晚裏**因著這屬於大自然的寧靜祥和而驚怕著**。⁵⁸

因孤獨而來的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發酵了。D.J 的反思，帶出的意義不僅是對於空洞的大學體制的懷疑，在先前的觀點之中，我們亦可將其視作意識行動因著一全然陌生的環境，喚醒了其內在的自覺，於是展開了一次的解開內在糾結的回溯之旅。

甚且，我們可以將當時所處之環境一同帶入觀看，D.J 做出這樣思索的地點在於海邊沙灘之後的木麻黃樹防風林的林隙之間，而 K 那經歷無數次禁抑後，終於讓他可以靜下來的場所也是海，停放他藉以到達海邊的車子的地方也是木麻

⁵⁶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⁵⁷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

⁵⁸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3。（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黃樹林的林隙之間。雖然木麻黃樹是海邊常見的防風林樹種，不過兩景並置，再加上實際上 K 並未因那次海泳的行為而解決了自己內心的糾葛，依舊打從心底鄙棄著情慾而自苦著，七年之後再度回到植著木麻黃樹的海邊，彷彿時間點的重新接續，而文章的進行也從獨行的 D.J 到 K 的書信自白了。

在書信的自白當中，接續著對大學體制懷疑的是對生命意義的思索。經由作者的安排，水成爲了一個代表著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意象。在文中 K 是這樣對 D.J 說的：

我是相信著，人唯有瀕臨一種死寂破滅的絕境之時始能了解到生命的意義與幸福之為物？人，在認識到那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本質之前的一切歡樂皆是假象！那不過是怠惰懦弱的人類不敢面對死亡的必然而來的逃避而已。人，唯有經由受苦經驗的思考反省始能體會出幸福的本質，始能安然承受那對於生命不安的恐懼。正如，唯有經由對於渴的極度忍受，人，始能嘗受出水的甘美，始能體認到水的意義。在這之前，水的存在對於人類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⁵⁹

「在這之前，水的存在對於人類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一語極爲深刻！不只是藉由了渴水的意象來象徵對幸福本質的體會與對生命不安之恐懼的承受，更甚者，更是 K 面對著往後路途該如何行走的抉擇。身上帶著水的 D.J 代表著人類的智性與意識行動，因爲不缺乏水，所以對於生命的本質往往不加思索的過活；而 K 象徵的是缺了水以後的匱乏與自覺，在自覺的過程之中是有過掙扎的。K 反覆的向 D.J 說明自己抉擇的經過，先是若再不喝水，自己必然會昏厥於異鄉，而必然會拖累到 D.J 的行程，自己將良心不安。再者，若是選擇停車飲水，兩人的距離將會更加遙遠，而失散更是必然的了。在兩相拉扯之間，K 道出了自身對於抉擇的見解：

對於人類來說，抉擇，可以說是最最難以堪的磨難呀。人的一生除卻起初的生與末日的死亡是不容人抉擇之外卻是充有著種種不同的抉擇！

又言：

⁵⁹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5-6。

抉擇的本身已然涵蓋著割捨或陷入的困境。對於割捨來說，人總難在割捨造就的美好的過去的消逝裏釋然。反之卻也讓人陷入一種沈淪的深淵裏難以自拔。人，似乎永遠欠缺著超越當下困境的智慧與能力。於是，缺憾似乎是人的成長過程裏必然的哀傷！⁶⁰

對 K 來說抉擇變成了一個魔咒，不論何種的選擇都無法適切完滿。為此 K 換了個進路去思考這個問題，K 是這樣以為的：

不加抉擇的本身便是最好的抉擇，試著讓我們的心靈澄淨於一片虛空，不信任何的概念、假設與期許，要像一面明鏡，用最深處的本心去觀照投映於這明鏡的物象；唯有這樣，人才能免於一切概念、假設的蒙蔽，才能不加抉擇的抉擇出最最清純自然的和諧之路，沒有缺憾！⁶¹

而順著本心的決定是前行。在極度乾渴的狀態之下，又呼喚不到前方的伙伴，K 不選擇找水解渴，而是繼續前進，這「最深處的本心」免除了「一切概念、假設的蒙蔽」所作出的「不加抉擇的抉擇」是將自己置入絕境。對照於先前 K 所作的水的比喻，這樣的一個舉動代表著對於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追求，此一思考已比諷刺大學體制更為深刻了。除此之外，「水」具有著洗淨污點的象徵，根據其形象的變化更有『人類生命與知覺的「意識流」』（小溪）、「深藏不露的真理與智慧」（雪）、「洗淨腐敗與墮落」（雨）……等意義。⁶²於是渴水之喻也隱含著另一層的意義，就是渴盼心中的污穢被洗淨。

還有一點可以作為理解上的輔助，在文中曾出現兩次關於旅行的意義的情節，一是 K 向 D.J 邀約時所說出的那一大串似有深意的話⁶³；另一則是一個男孩問 K 的話：「你為什麼要到外面旅行？旅行對你有什麼好處呢？」⁶⁴當時的 K 呆了，不若邀約 D.J 時的洋洋灑灑。面對童稚孩童問話時的呆然，將 K 引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於是 K 對 D.J 說：

⁶⁰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7。

⁶¹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7-8。

⁶² 參見 David Fontana 著、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台北：知書房：2003），頁 163-165。

⁶³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

⁶⁴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0。

D. J! 我的確是因為這樣的問話而一時呆了。是不是我們活著卻一直不曾去認真思考過為什麼便理所當然的這樣活下來了? 是不是我們不敢去思考, 去質問這生命存在的本質和意義?

D. J! 如若我們沒有想過我們為什麼要旅行? 或者沒有認真思考過旅行的意義一如那個孩童所說的「旅行對你有什麼好處?」之時, 這樣的旅行是不是只是一種徒勞而已?

面對童稚的男孩, K 拍下了那「即將因青春之成長而消逝」的清純, 而這樣的清純就是一面明鏡, 在本心驅使之下, 呆然的 K 說不出當初邀約 D.J 時的話, 正表示了那樣的話是在一般概念與假設之下所成立的, 而非 K 本心所認為, 除了在文中將了大學體制一軍, 更為後文 K 對於自身情慾的糾葛的解困埋下了伏筆。

三、不加抉擇的抉擇：K 的兩次抉擇與道德輿論的關係

接著來談的是, 關於「抉擇」與「不抉擇」這個部分。雖說其實不加抉擇的抉擇還是抉擇的一種型態, 不過與「抉擇」相比, 我們可以發現, 對 K 而言,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求諸本心這一點上。因為「人, 似乎永遠欠缺著超越當下困境的智慧與能力」, 而在這種狀態之下所作出的抉擇往往只能變成缺憾、陷入哀傷。那麼基於這個理解,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觀看 K 的兩次抉擇, 並且嘗試破譯其間蘊藏的深意。

首先是 K 對十六歲時發生的事所作的自白, 當時的他為了禁抑這樣的原始情慾而困擾著, 甚且在經過了七年以後, 依舊未從年少時的情慾所帶來的背德者的指責中脫困。在當時 K 是作了抉擇的, 他認為人們以道德來羞責他, 讓他覺得自身齷齪, 而既然這樣的行為是遭致道德蔑視的原因, 那麼就應當禁抑這樣的行為。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演, 不過那最終被海平靜下來的慾望, 在文中也清楚的表示了不過是一種壓抑罷了。而壓抑的結果是 K 過了七年認為自己是心理不健全的人的生活, 可見問題並未解開。而 K 也自承:

我想, 這樣的過去的內在糾結終得要我親自的一絲一縷的解開, 我才能真

正的健康活著啊！⁶⁵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一種強加抉擇所導致的後果。

而七年之後，在順其本心的旅程之中，K 捨棄了原先規劃的路而轉向縱谷公路，經由對渴水的思索帶出了明鏡之喻，而澄清的心靈方才能接受、面對自己當初「破敗的青春生活」。於是 K 這樣書寫了：

此刻我來給你寫信的時候，我想，對於我那男人的初次的緣由我才得以有著清楚的認識來解釋這畸戀的！⁶⁶

這樣的一個清楚的認識可是發生在不加抉擇、順其本心去思索的七年之後。那麼所謂「清楚的認識」又是什麼呢？若答案還是同七年一樣，那也無所謂反省了。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文中「我想，我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這個句子。這樣的句子出現在 K 屢屢企圖禁抑自己而不得的時候，並且緊接著此句之後的是：「但是，我要禁抑它……」。「但是」一語有著不得不選擇這樣做的意義存在，那麼在「但是」一語出現前，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若不是指那畸戀所帶來的對情慾的墮落，又該是指稱什麼？K 給了一個線索：

我希望能藉著旅行來遺忘我那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但是，關山這一小鎮卻又教我把那深藏許久的惡夢清晰浮現於記憶裏。⁶⁷

初初閱讀這段文字，給人的感覺像是由於關山這個地方而讓 K 想起了敗德的過去，進而將惡夢解讀為那段畸戀。但是細視前一個句子，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那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夢魘是病態的，但是如何的病態法呢？緣由於「年少的惡行而來」。所以這病態的夢魘確實與年少的惡行有關，但是卻不必然是直接的關連，試著將句子減省掉「而來」二字，將會變成：「我希望能藉著旅行來遺忘我那年少的惡行的病態的夢魘。但是，關山這一小鎮卻又教我把那深藏許久的惡夢清晰浮現於記憶裏。」若是這樣的句子便可以成立方才的說法，不過

⁶⁵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7。

⁶⁶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

⁶⁷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前面已說過了，若答案未改，便無所謂梳理開糾結了。

那麼「隨著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會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指的應當是 K 在苗栗山城所遭遇的對待，那惡夢指稱的是回到山城後的日子。以此觀點來看文中 K 對 D.J 的告白：

D. J！那一年敗德之後的生活我就是這樣自苦過來的。我想即便是七年以後的此刻，對於情慾我依然是從心的深處鄙棄著呀。幾年來，我之所以一直過著這樣極端自制苦修的生活不外是太年輕時便嘗受到原始情慾而來的對於被指為「背德者」的極端反動心理吧！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理不健全的人，我想，我真的是一個有病的人。⁶⁸

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在表面上性的苦悶與狂渴的背後，影射了的是堅如磐石的道德與社會輿論壓力，在這樣的一個預設的概念之下，人心往往被蒙蔽而無法清晰的看見問題最癥結的地方。在〈旅行者〉中，畸戀固然有錯，然而那因著一件錯誤而全盤否定掉一個人的封閉思想則更是巨大的病態的夢魘。

四、小結

通過了以上的檢視，筆者以為〈旅行者〉一文應當將其視為一個人內在心靈與外在社會行為從分裂到合一的一段歷程。在文章一開始，心靈尚未達到自覺的程度，因此為著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而自苦著，那樣的自苦不僅僅只是畸戀與年少情慾的放縱的懲罰，更深切的是隱藏在其下的社會道德歧視的眼光。藍博洲藉由 K 與 D.J 的旅程——尋伴同行→走散→獨行，揭示了的是一個人心靈的成長，而最終，讀完了 K 的信件 D.J 繼續著未完的旅程，而當時陽光照耀著寬廣的公路。不管是陽光或是寬廣的道路，在在皆顯示出身與心看似合一了，而接下來的路也充滿希望的可能。

⁶⁸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4-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第二節 死亡之後才是誕生——《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原題為《死亡之後才是誕生》，是藍博洲繼發表於《中外文學》上的四篇「小說習作」後，於服役期間所創作的。藍博洲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的〈自序〉清楚的剖白了當時的局勢與自己的想法，言及了當時「正在進行著「鄉土文學論戰」以後的文學實踐運動；凡寫作者必有相當強烈的「社會意識」，或「本土意識」」。⁶⁹但是藍博洲自知自己還年輕，生活歷練也不足夠，尚且沒有能力寫出什麼具有「社會意識」的小說，也不願自己寫出的只是「透過閱讀再加以模仿，淪為形式主義的空洞作品」。⁷⁰所以一開始，在寫作題材上，藍博洲從自身寫起，寫成長中的困惑，並且同時鍛鍊自己的寫作技巧。而《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是接續著四篇習作而來的中長篇小說，在許正平訪談藍博洲的文章中是這樣描述這部小說的：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未出版），延續技巧上的鍛鍊，以頗富實驗性的不同人稱觀點架接敘述，帶著自況意味地塑造出一個正準備重考的文藝青年形象。⁷¹

而藍博洲面對自己的少作所感受到的是年少時對寫作的狂熱，他認為：

不管如何，這部小說畢竟是自己年少時候在文學寫作的路上走過的腳蹤；而文學除了是自己所選的人生志業，它更要對讀者負責的；那麼，就讓這些腳印留下來，作為對自己、對讀者的歷史交代吧！⁷²

⁶⁹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6。）

⁷⁰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6。

⁷¹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5。當時《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尚未出版。

⁷²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基於此，藍博洲一字不改的將這部小說寄給了當時《聯合文學》的總編輯初安民，並提出了「等我寫出新的小說再一起出版」的要求，且履行了這個承諾⁷³。在藍博洲的寫作歷程中，這是跨越的一步，是對自己所選擇的人生志業的一個堅持。而被易名為《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的這部小說呈顯了什麼樣的思想？在藍博洲的寫作歷程中又標示著什麼樣的意義？筆者以下分為兩部分來探討：

一、依故事情節的安排：

（一）、在聯考體制下的掙扎

藍博洲在這部小說中敘述者的人稱並不相同⁷⁴，給予讀者跳接般的特殊感受（被書寫的究竟是誰？），而前三部分〈夢境〉、〈獨白〉與〈往事之一〉中的主要敘述人稱依序為：第二人稱、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這三部分其實寫的都是夢境，而且是夢中有夢，卻因為人稱的差異，每每看到下一段時就會讓人以為前一段是夢境，而三度的往復，到了〈戀枕〉的這一段敘述：

這時，你才發覺原來自己作了一個夢。……在夢境裡，有個男孩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說話，記得好像是夢中有夢，還有那個男孩匆匆忙忙地跑廁所，拉肚子，還有老頭子，還有醫院、市場、夕陽、醫生、護士、婦人、女孩以及一個躺在病床上的男孩。⁷⁵

我們才從這段文字中發現，在此之前的皆為夢境。在這個部分，作者營造出了夢境與現實交雜的景象，而最終發現皆為夢境的讀者，心中不禁會發出何者為夢，何者又為現實的感嘆。並且在文中的那一句：「你發現這情境彷彿就是過去的你所經歷過的生活般真實！而事實是，你發現那個男孩其實就是你自己呀！」⁷⁶不僅將夢境與現實（文中的現實）連結了起來。更甚者，也帶出了準備聯考的日子對於考生而言像是夢般不切實際，沒考上大學，時間就像是不會前進一般，只是

印刻：2004），頁7。）

⁷³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8。）

⁷⁴ 關於這部分的分析詳見後文。

⁷⁵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32。）

⁷⁶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32。）

周而復始的過日子，一天天撕著日曆，一日日的看著聯考日期逼近。從 66 倒數到 1，除了生活瑣事，比如上廁所、洗臉、刮鬍子、吃飯……之外，主角除了吶喊「他媽的」、「幹」⁷⁷來發洩情緒之外，其餘的都關乎聯考，並且帶著諷刺的意味存在。像是文中有著這樣的描述：

9！看麵攤的報紙，油膩膩的，一位北一女的高三學生因為受不了聯考的壓力，跳樓自殺，當場死亡，8！自殺是懦弱的行為嗎？請用「○」或「×」作答，答對得兩分，答錯不給分，並且倒扣，7！我用筆很快地在答案欄上填了一個「○」，6！為什麼？太消極，5！我相信這一定是標準答案，我一定可以拿分的，聯考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在沒有比這種制度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式 施行時（永遠不會有！）我們沒有理由抗拒它；標準答案，得兩分⁷⁸

「9！」、「8！」、「7！」、「6！」時間一天天的倒數，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事件，到了準備聯考的當刻都只會變成有標準答案的考題，其中不存在著任何反思，連生命都被看輕了，成為只是對錯的是非題。在文中作者藉由數字的減少，精彩的呈現了那無趣、重覆而又深具壓力的準備心情。⁷⁹

此外，更突顯了在考試壓力下毫無目標可言的徬徨心情，唯一的目標就是考上，就算是興起了不想考試的念頭卻也只是說了：

怎麼辦呢？不考算了，寫本《拒絕聯考的小子》吧，一定可以出名的——反叛的小子，2！反叛？沒錯！但是我要肯定什麼？⁸⁰

因為連要肯定的目標都沒有，於是主角唯一能作的就是吃兩粒克補，數羊睡覺去，在毫無意識的狀況下「發現」自己已經坐在考試的試場當中。那徬徨的焦慮

⁷⁷ 在文中出現了三次，一是「29！他媽的！什麼時候才有愛情？用功！用功！只要考上大學就不必愁這些了」，二是「20！擠呀擠，他媽的！中國人，天生難民性格……」，三是「18！他媽的！車子怎麼晃得這麼厲害？一大早？砰！幹！煞車殺得那麼急，想死啦！」分別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7、頁 17、頁 17-18。）

⁷⁸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8。）

⁷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6-19。）

⁸⁰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8。）

顯露無遺。

由於急性盲腸炎的緣故，主角二度落榜了。母親的殷殷期盼與犧牲了自己的升學路讓弟弟得以考大學的姊姊，讓主角背負了很大的壓力，連不想考試一句話都只能變成怯怯的低語。就算是跟母親說了不想補習，說了補習班學不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得到的回應也只是母親疑惑著說：「……不管啦！只要考得上大學就好了！上了大學，再跟大學裡有學問的老師認真學習，慢慢補回來⁸¹」。母子之間觀念的落差顯示出了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文憑的重視程度，上不上的了大學成爲了一種指標，不論可以學到些什麼，「念大學」彷彿像是信仰一般的不可動搖了（什麼都是「只要上了大學」）。

（二）寫作志業的確立與思索

此外，這部小說中呈現了主角爲什麼要寫作的原因？以及描述了這樣的一個寫作志向的確立。

而要切入主角爲何寫作的原因，就必須先談 K。在認識 K 以前，主角只是一個平凡的高中生，不太知道什麼是文學，更不曾思考過人活著的意義何在，對主角而言爭取好成績就是生活的目標，可是卻往往「突然地意識到這種努力終究是場徒勞而虛無地放棄了⁸²」。由於這樣的思考，主角陷入了思想沒有出路的困境之中，而 K 卻激起了主角的自覺，在一次的自我介紹之中 K 說了這樣的話：

我們活著，花父母的錢繳註冊費，繳補習費，買書，買筆，我們就像皇帝一樣，但皇帝根本不存在了，為了父母的期望，我們努力地用功，考試，考試，不停地考試，我覺得我們就像那些信差一樣喊著失去了意義的訊息，因為沒有皇帝了！而我們本來是皇帝呀！但我們已經失去了自我，我們不再是自己，皇帝也就不存在了。這樣的話，我們究竟在傳達什麼訊息呢？我們的訊息究竟要傳給誰呢？……沒有一點意義呀！⁸³

「我們不再是自己，皇帝也就不存在了」一語深切，道出了的是生活在聯考壓力下的苦悶，而準備考試的考生們就像是失去了自我的皇帝，不知爲何而活。而 K

⁸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27。）

⁸²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7。）

⁸³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54。）

的特異雖然一開始使主角反感，但最終成爲了最好的朋友，甚且影響了主角往文學之路走的動機與決心，而關鍵點便在於主角目睹了 K 的死亡。

因爲認識了 K，主角開始思索「不朽」這個問題，認爲「任何一種企圖使生命不朽而作的努力不過是一場徒勞而已」⁸⁴。主角以爲肉身終將腐朽，而期盼自身可以經由藝術的不朽來成就其生命的不朽，但是這樣的期盼卻是遙遙無期，甚至不可見的，於是主角感受到一種無望的寂苦而深深哀傷著，並且陷入了「思想沒有出路的困境中」⁸⁵。而後，因爲 K 的死，主角變得什麼都不相信了，認爲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虛幻的、假的。然而主角並無法像 K 一樣尋死，所以他開始閱讀，在書中找尋答案，同時在準備聯考的生活中擺盪著。那時雖已下了以寫作爲志業的決心，卻仍怠惰著：

但，你現在才驚覺自己是一直華而不實地生活著；長久以來，你以寫作來隱瞞自己的怠惰，以偉大來安慰自己的自卑，現在你深刻地感到這樣下去是行不通的！⁸⁶

直到主角想起了朋友 K 的死亡方才醒悟過來，想起了自己親身目睹死亡之後才覺醒的決心，理解了自己必須經由寫作才能感受到存在的意義。而在這般的思索之中，我們可以見到的是主角對於寫作這項志業的期許，在文中有幾段這樣的描述：

你希望，因爲你的受苦經驗的創作，所有的人不再會有感覺到活不下去的時候。⁸⁷

你想，千古以來，正因為一直有這樣的人不斷地努力刻畫描寫屬於他的時代的面貌，後代子孫才因而得以在文學中感知到恆久的人性的戰慄。⁸⁸

……最起碼，你先要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表現出一個悲天憫人的作家

⁸⁴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6。）

⁸⁵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7。）

⁸⁶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3。）

⁸⁷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38。）

⁸⁸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0-41。）

該有的執守與品格！……管他走不走得進「歷史」？要緊的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是了。⁸⁹

……如果還一定要問你為什麼要寫作的話，你想，你只能籠統地說你想以文學來追回你那消逝了的歲月中的生活的感傷和喜悅，你要以你自己獨特的生命筆調和著情感律動的節奏來發抒你對你生活所在的鄉土，你對人，你對生命的關愛、同情和發問。⁹⁰

從以上幾段文字我們窺見的是一個意欲成為小說家的重考生的志向所在，那並非是風花雪月的言情浪漫而已，而是確確實實的一種對人生的思考。然而，寫作絕非如此順利的事，想清楚了為何而寫的本質問題並不代表往後將一帆風順。藍博洲在這部小說中直接將這樣的情形化為文字呈現了出來。

（三）寫作遭遇的困境

除卻聯考的壓力以外，對主角而言，寫作的道路依舊是漫長且不易持續的。在〈戀枕〉中一開始就花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時間」此一概念，而對標準時間的質疑揭示了不管命運將如何安排，所有的人都「一樣要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長而衰老而逝世」⁹¹。而不管主角腦袋裡是如何飛快的思考著，為自己解釋這不算是積極，雖然沒有達成自己所制定的生活作息表，但也只是多睡了三個小時而已，而這樣的睡眠時間還不到八個小時呢！主角是這樣為自己解釋著的。然而現實的狀況是，自夏季起便立志從事的寫作志業已經一拖入冬了。

剛開始寫作的主角既心虛又自負，一方面怕被人笑是附庸風雅，另一方面則是彷彿已經看見自己在文壇上成名了。且由於自身是重考生的身份，主角對於自己總懷抱有既自卑又自大的情結。關於主角內心的糾結，我們可從主角常常愛到台大學生用餐的自助餐店，排在一群台大學生的隊伍中等著用餐的心理狀態覺查一二，在文中提到了主角「經常要以感到自卑的心情來迫害他自己敏感脆弱的心靈」，有時也會讓自己「莫名地自負起來以便補償自己歪扭了的心靈」。⁹²在這樣

⁸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1。）

⁹⁰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43-44。）

⁹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33。）

⁹²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73-74。）

的心思之下開始試圖寫作的主角只定出了題目，便卡在不知如何取自己的筆名之上了。這一停筆季節便已轉換，而仍戀枕的主角一邊躺在床上一邊思考著寫作這個問題。在這部分的文章中我們窺見了的是一個青年小說家誕生之時的難產過程，寫作之不易開頭與持續在此便可見一斑了。

此外，在這樣的情感糾葛之下，主角更擔心的是自己到底是否具備著寫小說的才華，在文中主角有著這樣的疑問：

不管他的文字鍛鍊的如何精練，不管他駕馭寫作技巧的能力是如何地隨心所欲，他所寫的小說也只能像每天的生活那樣，……。而這些都是那麼零碎，那麼平淡，不但看不到人的墮落，也看不到一個掙扎著向善的靈魂的面貌！寫小說？這樣的小說給誰看呢？沒有溫暖！也沒有啟發！讀者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心力去讀一個人沒有意義的夢！⁹³

於是文中接著描述了一段主角想像中的他的一生。⁹⁴在那樣帶有自傳性的想像當中，主角再一次為著自身思想與現實的貧乏而感到痛苦，並且再一次下定了決心，讀書、增加生活歷練與受苦經驗來豐富自己的內在的貧乏。於是他瞭解了，「他必須寫，必須讓自己的心智在創作的過程中逐漸自覺地成熟完滿」⁹⁵。而在〈處女作〉一節裡便是主角寫作的具體呈現，他終於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創作〈浪子回家〉。在〈浪子回家〉的創作過程中，主角再一次對自己有沒有寫作的才華感到憂心，不過這一次主角堅定了自己的信心完成了這篇作品，雖然尚未得到認可，不過對主角來說這是寫作歷程的一大躍進。

然而從接續著的後文，我們可以發現寫作所遭遇的困境並不止於此。在〈對話〉中，藉由了主角與房東太太女兒的對話，揭示了一般人對於寫作的觀念與提醒了主角生活上的現實問題（房租、生活費），雖然在文中主角還是自負的說他不是為了得獎才寫小說的，就連那女孩提到了黃凡，主角仍自負的說「他會知道我是誰的」！⁹⁶不過我們從緊接著的〈往事之三〉，主角回憶自己與姊姊在草地上放風箏的情景，與姊姊為了讓自己升學放棄了自己升學的機會，在姊姊手中便可

⁹³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77。）

⁹⁴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77-86。）

⁹⁵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89。）

⁹⁶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39。）

以放的穩當的風箏到了自己的手中卻會失去平穩，而不再放的風箏彷彿象徵著夢想的遠去，眼前的是現實等在那。〈街景〉描繪的是主角去找姊姊拿生活費時一路上的景致與主角內心的想法，姊姊對自己的期許讓主角又陷入了升學的掙扎，畢竟自己身上背負著的是家人的期望，而寫作畢竟是一條不可知的道路。⁹⁷

(四) 死亡之後才是誕生

在這樣的思索之中，主角想到了一生，想到了死亡，主角認為自己對於死亡的看法是宿命的，每個人都會有命定的死法。而「在死期來臨前都可以對未盡的此生有所期望」，同時卻也知道「事實上並沒有幾個人能夠按照自己對人生既定的計畫來完成自己生命的典型」。⁹⁸這樣的一個宿命觀在〈天問〉之中呈顯為主角目睹了一女子跳河，而主角的選擇是「不悔地縱身跳水企圖拯救一個瀕臨絕滅的活生生的生命」⁹⁹，於是主角說了，他是命定不能成爲一個作家的。爲了一個不知真否存在的女子，主角溺水了，在溺水的過程中彷彿看見已死的 K 來帶他走，主角吶喊著：「我還沒有真正地生活過呀」¹⁰⁰！而相較於想寫小說的主角，K 一席卡夫卡只是苦悶罷了的話，引出了的是主角的內在感受。

寫作至此而言是否只是主角對於聯考體制與現實社會的一種反動與苦悶呢？最終主角的處女作散落在河岸，並且成爲了小孩子擦屁股的代用品。而這部小說最後一節的標題是〈誕生〉，誕生的究竟是什麼？在許正平訪談藍博洲的文章中有著這樣的說明：

小說結尾時青年寫成一部小說，拿給朋友看，卻在回程路上目睹一婦人跳水自殺，拿著手稿的青年義無反顧地跳河搭救，日後，幾個野孩子至河邊戲耍，拾獲手稿，只得還書寫著小說篇名的殘稿一張。藉著此番情節安排，藍博洲或許已經預示了日後他在創作方向上的選擇。¹⁰¹

⁹⁷ 在〈天問〉中主角亦言及了這樣的苦惱：「也許我應該暫時澆熄內心那股成爲小說家的渴望，畢竟，文學的路是一條漫長、坎坷且不確定的路呀！也許我根本就沒有寫小說的才華的！也許我對生活不該有太大的期望的！」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75。）

⁹⁸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84。）

⁹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86。）

¹⁰⁰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87。）

¹⁰¹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5-116。

這部小說的原題是《死亡之後才是誕生》，死亡的是重考的文藝青年，帶著自身對於寫作的期望與完成的習作，主角死去了。而這樣帶有自況意味的一個角色、一部作品之於藍博洲的寫作歷程標誌著怎樣的意義？在張清志的訪談中言道，這部小說「寫作的主題除延續先前短篇，更進一步思考創作中的虛實問題」¹⁰²於是我們可以說，這部小說在藍博洲的寫作歷程中標誌的是「習作階段」的完成，那青澀而苦惱「小說該如何寫」的青年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藍博洲自身言道的那個努力圓滿自己世界觀的自己，《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標示了的是藍博洲日後不隨俗的創作表現的志向的起點。¹⁰³

二、小說中「第二人稱」稱謂之意涵剖析

從藍博洲寫作的歷程看來，《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乃是接續著發表於《中外文學》的四篇「小說習作」而來的中長篇小說。在寫作方式上我們也可看出其鍛鍊寫作技巧的意圖，在小說中使用了各種不同的人稱來架接敘述。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你」這個人稱的使用。

關於「你」這個人稱，在詹姆斯·費倫試圖檢驗受述者和敘事讀者此兩概念的關係（非衝突而為互補）中有著這樣的討論，他提出了在許多的敘事中若是過份的聚焦於稱謂時，對於「讀者」此一概念（敘事讀者、受述者、理想敘事讀者、作者的讀者和實際上閱讀的讀者）¹⁰⁴是否總是有區分的必要？而詹姆斯·費倫認為是不然的，因為這樣的一個區分有時是並不存在差異或是無關緊要的。但是他也指出了「利用不同角色以及不同角色之間的不同關係的確能夠提供一個重要的

¹⁰² 參見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9。
（「近一步」應為「進一步」之誤）

¹⁰³ 在〈自序 不悔少作〉中藍博洲自己作了這樣的說明：『不管過去或現在，在文學寫作上，我一直按著自己的思想認識孤獨地前進著。儘管在現實的文學生態上，我是一個永遠不符市場與政治庸俗需要的「不合時宜者」；可我始終不曾後悔在年輕時候寫過《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這樣的作品，天真的作品，有著我年少真摯思維的文學軌跡。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9。）

¹⁰⁴ 在敘事修辭理論上將讀者區分為：敘事讀者、理想敘事讀者、作者的讀者和實際上閱讀的讀者。其中敘述讀者與理想敘事讀者後來被合併為一個概念，也就是敘述讀者。（而受述者則屬於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分類）。參見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第七章 受述者、敘事讀者和第二人稱敘述：我——和你？——如何讀洛里·穆爾的《如何》〉，收錄於《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二刷），頁 110-112。

解釋方法，以說明一些敘事話語的複雜性，尤其是典型地利用這些讀者角色的第二人稱敘述」。¹⁰⁵在此筆者意欲借用他的觀點來對《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關於第二人稱的敘述來進行剖析，不過不同的是，筆者的意圖並非放在檢驗受述者與敘事讀者的關係之上，而是藉由著「你」此一人稱在文本中以及文本外引發的不同閱讀觀感，企圖連結藍博洲與作品之間的關係，並以此佐證文本與藍博洲個人生命的連結。

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夢境〉、〈戀枕〉、〈座右銘〉中想像的老人的一生、〈處女作〉和〈街景〉等篇章使用了「你」這個人稱來進行敘述，而同樣的，我們可以使用跟詹姆斯·費倫一樣的問句：「你是誰？」來進行檢證。在這個問題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你」這個稱謂的可移動性。實際閱讀文本的讀者究竟佔有的位置是「觀察者」或「受述者」，或許是在其間移動？「你」究竟是文本內的「你」或是文本外的？而其間的移動性又標誌著怎樣的意義？

首先來看〈夢境〉，在〈夢境〉中從「你」的角度去敘述著一個男孩的行動，於是實際讀者必須先假想自己身為文本中的一個角色——也就是你——來進行閱讀，否則的話便進入不了作者所營造的情境之中，而在這樣的一個閱讀情境之中，讀者成爲了受述者。因爲〈夢境〉中對於「你」的描寫並不多，使得「你」與實際進行閱讀的讀者之間的距離並不明確，這樣的不明確感使得實際讀者不太容易站在觀察者的角度來進行閱讀，而成爲了受述的對象，隨著故事的進行而進入了文本之中。

然而文中卻對「你」做出了三次這樣的發問——「你是誰？」¹⁰⁶，在這樣的發問之下，實際讀者卻又瞬間被迫脫離了受述者這個角色，因爲我們清楚，實際上被詢問「你是誰？」的對象的決不會是我們。此問句一出，讀者的角色由受述者一變爲觀察者¹⁰⁷，於是先前爲受述者所全盤接受的故事情節在實際讀者的腦中

¹⁰⁵ 參見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第七章 受述者、敘事讀者和第二人稱敘述：我——和你？——如何讀洛里·穆爾的《如何》〉，收錄於《作爲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二刷），頁 107。

¹⁰⁶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2、13。

¹⁰⁷ 文中有言：「當向受述者——主人公發出一個第二人稱稱謂與向實際讀者發出一個稱謂既重合又相區別時，這些讀者將同時佔據受述者和觀察者的位置。進言之，對這個「你」的描寫越完整，實際讀者就越強烈地意識到他們與那個「你」的差異，因此就越圓滿地擔當起觀察者的角色——這個角色就越不可能與受述者的位置相重合。」參見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作爲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二

也將會出現疑問，當距離被拉開以後，身為實際讀者的我們也將一同發出了這個疑問——「你是誰」？文本中所指稱的「你」究竟該是何人？然後文本中的解答——「我是你！」——成爲了關鍵。這個「你」不是別人，而是那個「你」所觀看的那個男孩，那個跟「你」提醒著一定要考上大學的男孩。至此，「你」與男孩連結了起來，而實際讀者的我們也正式脫離了受述者的行列，清楚了知道了在這段文本中是兩個「自己」在對話著。甚且在文末最後一段話：

現在，你看到他很用心地看書，一直看到深夜時候才上床睡覺。不久，他就要進入夢鄉了，你想，在夢中，他或許會告訴你一些什麼心裡的話的……。¹⁰⁸

於是我們可以瞭解，在前面的文本中，男孩就是「你」，「你」也就是男孩，而所謂的心裡話也正是主角內心面對聯考所承擔的壓力。

而在〈戀枕〉中，一開頭揭示了前面皆爲夢境，仿若連接起〈夢境〉一般，「你」繼續地道出自己心裡的話。並且在文中說明爲何要寫作，並且點出了「你」空有理想抱負卻又貪懶的情形。當然在文本中已經提醒了讀者『那個男孩其實就是「你」自己』¹⁰⁹。接續著〈夢境〉一文，讀者所佔據的位置也不是受述者了，而是外於文本的觀察者，當外於文本這個概念確定之時，我們可以發現文中的「你」跟男孩同時是受述者也是敘述者，而對於「你」所說的話也具有了自省的意味。而這樣的一個安排——爲何在此要使用第二人稱來進行敘述，我們可以將「你」這樣的一個人稱與「我」或「他」作代換來進行對比、檢驗。在這個狀況之中，可以發現「你」在表現出主角的怠惰與對主角的激勵程度是遠大於其他兩種人稱的。

在這段文章中，若是使用「我」這個第一人稱，在反省自身的怠惰之時會顯得矯情，這樣的狀況之下，鼓舞寫作的動力便會弱化了。而使用第三人稱的「他」則是會顯得不夠貼近主角，也會弱化對寫作這樣一個堅持的動力。「你」是一個恰恰好的距離，召喚了主角對寫作的堅持，卻也不顯得有距離。並且加以前文已經拉出了讀者觀察者的角色，男孩與「你」之間呈現的自省感便越加明確了。同

刷)，頁 109。

¹⁰⁸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14。）

¹⁰⁹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32。）

樣的狀況在〈座右銘〉主角描述自己想像中的一生也出現了，不同之處在於點明的方法，〈戀枕〉藉由夢境來點明自省，而在〈座右銘〉中則是直接說明了主角想像自己未來的生活。從反面去述說著那樣的一個老人的姿態、的死亡是主角所不願的，於是更堅定了主角往寫作之路的決心。

此外，在實際完成一篇小說的〈處女作〉中，主角——「你」實踐了如何寫作，將不知道小說到底該如何寫的念頭拋在腦後，而實際的實踐了寫作的動作。以「你」這個角度切入，讓讀者彷彿看見了作者寫出了敘述者的行為與思想，至此，「你」的疊合不再只是男孩，而是連接到了實際從事創作的作者，也就是藍博洲。於是在一層層的轉換之中，「你」這樣的一個人稱乘載了受述者的讀者、觀察者的讀者、男孩、敘述者甚至實際作者等等的概念，到了〈街景〉，「你」這個概念既交融且又具流通性了，在這樣相重合又相區別的狀態之下，思考著聯考的「你」、回憶起逃學時候的「你」、擔心自己有沒有寫作才華的「你」與姊姊對話的「你」……，不只是文本中的敘述者、連讀者與實際作者都進入其中，成就了每個層面不同的思索，而藍博洲的影子也自況在其中。

這樣的表現方式形成了一個召喚結構¹¹⁰，它開放了一個讓接受者進入的空間，藉由對「你」說話，吸引讀者進入文本裡面。而這樣一個不穩定的系統使得讀者展開了一次次將虛線嵌飾成實線的行動，將作者刻意設置的空匡用自己的方式填滿，藉由著讀者的自行「追加」，將讀者拉引到文本裡面，「你」這個概念的模糊與不確定性反倒開展了文本更豐富的閱讀感受，而不只是一味地接受作者給予的訊息，讀者也置身其中，甚至我們也發現了作者藍博洲自身的身影。

三、小結

在藍博洲的少作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承繼關係，也可說是藍博洲早期創作中的一貫思索，而易名為《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的該部中篇小說，可以說是此一時期的總結。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架接了的不同人稱敘述，恰恰是《旅行者》中所運用的三種人稱書寫：〈旅行者〉與〈青春〉使用了「我」

¹¹⁰ 這裡所說的召喚結構指的是「嵌入性召喚結構」(又稱「虛線結構」和「空匡結構」)，認為「一切藝術作品既然無法離開接受者而獨立完成，那麼它們也不應呈現為完成狀態，而應該保留讓接受者進入的空間，埋伏一系列故意留下的空缺」，而這樣的方式可以「誘使接受者面對著它立即產生一種嵌入意向」。(參見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1990)，頁275-276)。

這個人稱；〈旅途〉則是第二人稱「你」；〈小站歲月〉則使用第三人稱「他」來書寫。此外在〈旅行者〉與《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對於存在、死亡的思考更是一脈相承，在〈旅行者〉中 K 藉由「瀕臨一種死寂破滅的絕境¹¹¹」揭示了生命的意義，而《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更直接的使用了「K」這個詞彙，讓 K 的死亡成爲主角從懵懂、掙扎到新生的關鍵。在〈旅行者〉中的 D.J 與 K 化身成了《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裡 K 口中的信差與皇帝，信差與皇帝更成爲了重生前後的主角象徵，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K 死亡了，而主角也在重生與否之間掙扎著。¹¹²

¹¹¹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6。

¹¹² 此外 K 這個意象更可以進一步連結到卡夫卡長篇小說《城堡》中的 K 上面，在《城堡》這個故事中，K 是一個土地測量員，奉命到城堡附近的村子測量土地，可是無論 K 怎麼努力試圖前往看起來近在咫尺的城堡，卻都到達不了城堡。最終，K 在瀕臨死亡之際得到了村人的首肯，准許他在村裡居住與工作，但是卻還是無法給 K 合法的居住權。（參見 Franz Kafka 著，鍾英彥譯，《卡夫卡》，（台北：光復：1992））《城堡》儼然是沒有情節存在的小說，起點便是所謂的終點，所有企圖尋找終點的意念都將只是徒勞無功而已。這部小說引起了評論家的爭論不休，也賦予小說更複雜且深厚的多義性。（關於《城堡》的分析，可參見劉象愚、楊恒達、曾艷兵主編，《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三刷），頁 213-216。）其中卡謬便認爲《城堡》是「渴求救助的靈魂底本質的冒險」（參見葉石濤，〈卡夫卡和「城堡」〉，《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1983），頁 217。）這樣的一個靈魂本質從藍博洲兩部少作中亦可窺見一二。

第三章 文學之路的轉折點

—從〈幌馬車之歌〉談起

進入了《人間》雜誌，對藍博洲而言又是一次重要的轉折。原本希望透過展開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來認識被湮滅的台灣近現代史，並且寫作反映台灣歷史的大河小說。¹¹³卻在訪查的過程之中挖掘出了「一個被刻意掩埋的歷史的荒塚」¹¹⁴，而這顛慄了藍博洲。藍博洲在〈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中的「後記」這樣有著的述說：

我以顛慄的心，向那無限豐富地教育了我的、荒塚中的歷史，以及那些一度那麼勇敢、純潔、無私且熱烈地活過的、台灣最優秀的靈魂合十祈謝。我彷彿感覺到，透過這歷史的調查，我勝過了絕望，超越了恐懼，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煙塵中洗滌而重現出來的他們的名字，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得以把已經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找到充滿著希望與活力的、新的身份認同。¹¹⁵

對藍博洲而言，這樣的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帶給他的不只是原來爲了日後寫作長篇小說作準備而已。雖然採訪是一個偶然的機緣，但是從認識那些原本絲毫未知的歷史中所萌生的對受訪者的關心、感情上的道義與社會責任，使得藍博洲進一步的想透過自己的筆將這段禁忌的歷史保留下來，而其中包含著這樣的用心：

我既然知道了，人家還相信我、願意告訴我，我又能寫，就應該透過我的筆，讓這段歷史，那麼多人的故事—不只是一、兩個人的事情，而是一整

¹¹³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7。

¹¹⁴ 參見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收錄於《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266。

¹¹⁵ 參見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收錄於《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268。

個世代，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不分工人或老師一盡可能地留下來。¹¹⁶

因著這樣的理想，藍博洲成爲了廣爲人知的民眾史工作者，以冷門的報導文學立足於文學的道路之上。而其成果也頗爲豐碩且深具意義。在報導文學的部分，王文仁以爲具有下列意義：一、藍博洲所致力挖掘的歷史有助於重建我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在史觀的確立與歷史視野的開闊上亦有相當的幫助。二、相較於藍博洲在報導文學上的努力與豐碩的成果，卻無相應的論述相佐之，顯見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應當有重新思考的空間。三、透過藍博洲報導文學的創作，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也衝撞了報導文學創作的界線，而這樣的一個文類，形式的丕變，值得我們重新論析與評價。¹¹⁷而其中最爲人所稱道的便是兼具報導質性與高度文學素養的〈幌馬車之歌〉一文。

在藍博洲的作品之中，〈幌馬車之歌〉一文是藍博洲作品中討論最爲熱烈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王文仁藉由〈幌馬車之歌〉一文來探討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與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文類問題¹¹⁸之外，尚有謝愛珠、陳映真、詹宏志、田村志津枝、鍾紀東¹¹⁹、須文蔚以及藍博洲本人等曾經評介過〈幌馬車之歌〉。¹²⁰並且值得關注的是 2006 年春天，在日本發行了《幌馬車之歌》的日譯本，此一譯本係根據增訂版所翻譯，在日發行引發了日本讀書界的迴響。人間出版社也據此發行了〈日讀書界看藍博洲〉此一特輯，不僅選譯了橫地剛等七人的書評，更有陳映真與曾健民兩人針對日譯本的發行所作的回應文章。不管是舊版抑或新版，在不同時空中皆引發了討論的熱潮，而也因爲〈幌馬車之歌〉受注目的程度以及於 2004 年增訂改版，其間的意義愈顯得複雜並且具有討論的空間。

以下試圖以〈幌馬車之歌〉一文爲本，試圖檢視 1991 年版的〈幌馬車之歌〉

¹¹⁶ 參見翁婉玲，〈打開禁忌的歷史窗口——訪民眾史工作者藍博洲〉，《人本教育札記》。第 164 期，民 92.02，頁 91。

¹¹⁷ 參見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三期，2005.06，頁 170。

¹¹⁸ 參見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三期，2005.06，頁 163-182。

¹¹⁹ 鍾紀東爲藍博洲的筆名之一。資料來源：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一文，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頁 5。

¹²⁰ 詳見論文第一章第二節文獻回顧，頁 5-9。

與 2004 年版的《幌馬車之歌》之間的差異與其間可挖掘的意義。並且透過〈幌馬車之歌〉一文在文壇中受重視的程度，試圖剖析文本、論述與傳播媒體之間交互激盪的效應。並從〈幌馬車之歌〉一文回探藍博洲的創作生涯，證成〈幌馬車之歌〉一文是如何的使藍博洲重生於文壇之中。

第一節 從〈幌馬車之歌〉到《幌馬車之歌》

——新舊兩版的比較

〈幌馬車之歌〉為藍博洲所作，是一篇關於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的生命史，於 1988 年發表在《人間》雜誌，同時入選「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爾雅版），並且獲得推薦第七屆洪醒夫小說獎，後收錄於 1991 年時報文化出版之《幌馬車之歌》（後簡稱舊版）中，並於 2004 年修訂，依舊由時報文化出版（後簡稱新版），內容有所變動與增加。而透過兩個版本的閱讀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著許多相疊合卻又不全然相同的訊息，在兩個版本的差異之間，究竟透出的是何種思維的變化（轉化、強化、弱化或隱然消失）？而這樣的改訂又具有何種意義？以下試圖就兩個版本之差異，包括編排體例與內容，進行討論，冀望得以揭示其中真意。

一、新舊兩版的差異——從全書的編排方式來看

2004 年，《幌馬車之歌》再版，呈現出的是一個異於前版的訊息，不只是〈幌馬車之歌〉一文的增訂，事實上整本書的重新編排在在皆顯示出一個異於前的意圖。以下先就新舊兩版編排方式的差異進行分析比對。

探究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我們首先可以發現〈幌馬車之歌〉一文在兩書中所佔的比例關係。首先，在舊版中不僅收錄了有〈幌馬車之歌〉，其他的還有：〈永遠的王添灯〉、〈六堆客家莊的農民戰士邱連球〉、〈高唱歡喜的青春之歌——尋訪新民主同志會戰士林如堉〉、〈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尋找劇作家簡國賢〉等篇章，以及關於〈幌馬車之歌〉與〈尋找劇

作家簡國賢〉的相關討論文章¹²¹；而新版則是只收錄了〈幌馬車之歌〉一文，以及其延伸討論的文章¹²²，顯見新版是確確實實的「《幌馬車之歌》」，而非將所收錄之文以其中一個篇章命名的情況。

進一步的，觀察新舊兩版的封面，我們可以發現，在舊版中，被用來當作封面的是郭琇琮的照片，不同於新版所使用的是蔣碧玉年輕時的照片。明明書本名稱便是關於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故事，為何舊版的編排要使用郭琇琮的照片當作封面，而不是鍾浩東或蔣碧玉的照片呢？筆者以為在〈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一文中透露出了訊息。

在藍博洲所採訪的諸文中，有某些篇章在文末附有了作者的採訪後記或些許的感想，如在〈永遠的王添灯〉一文中有「採訪後記：永遠的紀念」，在這裡藍博洲抒發了自己的感想，言及了「對戰後台灣人民鬥爭史渾然不知的我，也開始在一個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塚中孤寂地摸索」¹²³的心情，並且言明了自身的歷史使命感¹²⁴。而在〈六堆客家庄的農民戰士邱連球〉一文中的「結束語」中，藍博洲則是省思了該如何面對這荒蕪了許久的歷史年代¹²⁵。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一文中藍博洲所書寫的「後記」，在後記之中，藍博洲下了兩個標題，一是：「我



↑上圖：舊版〈幌馬車之歌〉封面照片

¹²¹ 討論〈幌馬車之歌〉之文章，詳見第一章第二節之文獻回顧；而討論〈尋找劇作家簡國賢〉的文章為周寧〈評介〈尋找劇作家簡國賢〉〉（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311-314）。

¹²² 亦為五篇。不過抽掉了田村志津枝〈追尋「幌馬車之歌」〉（收錄於《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頁111-118，原載於〈自立副刊〉1989.12.15），改載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收錄於《幌馬車之歌》2004年版，頁286-289，原載於〈中副〉2003.12.25，為向陽、須文蔚，《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269-171。）中〈〈幌馬車之歌〉評析〉之改作。

¹²³ 參見藍博洲，〈永遠的王添灯〉，（收錄於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46。）

¹²⁴ 「為了撫平歷史的民族傷痕，為了人間的是非、公義；為了永遠紀念王添灯的犧牲；適值「二·二八」四十二週年，僅根據各種出土的文字資料，與王添灯弟弟的口述記錄，為王添灯氏寫下一頁簡略的生命史。」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47。

¹²⁵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202。

跌入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塚」；二是：「我找到了充滿希望的身份認同」，而藍博洲是這樣訴說著的：

對我而言，匍匐在這段荒廢的歷史上，忽然間，「自由」和「奴役」，「解放者」和「虐殺者」這些曾經一度「明確」無疑的概念，產生了混淆。而鮮活的思想與歷史，卻在這混淆中產生。

……。我彷彿感覺到，透過這歷史的調查，我勝過了絕望，超越了恐懼，在一個又一個從歷史的煙塵中洗滌重現出來的他們的名字，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得以把已經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找到充滿著希望與活力的、新的身份認同。¹²⁶

藍博洲的「後記」¹²⁷不但深刻，並且也體現出他自身所欲堅持的道路，強烈而執著。況且該文是收錄於舊版一書中，最早寫成的一篇（1987年7月），標誌了藍博洲寫作生命的一個里程碑，也可視作造成藍博洲在這條路上孜孜不倦的開始。故此，筆者以為舊版以郭琇琮的照片為封面傳達出了這樣的訊息。

此外在編排方面，比較新舊兩版的封面、封底文字，也可看出兩版的差異。首先，在舊版中封面與封底文字是相同的，簡錄於下：

這本書中所報告的，是1950到54年國民黨當局在美國政府默許下，於台灣進行的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中，幾個最具代表性的受害者激動而暫短的生涯。……作者集**紀錄與文學**為一體，盡可能地切近歷史的真相，讓我們以全新的視野，反芻那段傷痛、遙遠的**傳奇**。¹²⁸

而新版的文字則有所更動，封面頁採取簡介的方式，說明了書中的內容是關於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故事，且述說的方式將重點放在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愛情故事上，言其與「妻子蔣碧玉相識相戀、患難與共、尋訪原鄉、加入抗戰……，彷彿一篇篇扣人心弦的動人樂章」¹²⁹，並且印刷了「幌馬車之歌」的日文歌詞。

¹²⁶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268。

¹²⁷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266-268。

¹²⁸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封面、封底頁。**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¹²⁹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封面頁。然而相較於舊版，筆者

而封底除了印刷了「幌馬車之歌」的中文翻譯歌詞外，則是這樣寫的：

本書作者藍博洲集**史料**、**紀錄**與**文學**於一體，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將冰冷的歷史還原重現，讓我們以全新的視野，貼近這些長期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在悲情的當代台灣反芻那段傷痛與遙遠的**記憶**。¹³⁰

從上文來比對舊版封面與封底的文字，我們可以發現幾個重點。一是，在新版增加了「史料」一詞，顯示出新舊兩版最大的差異。二是，將〈幌馬車之歌〉界定為「紀實文學」，提示了〈幌馬車之歌〉一文兼具紀實性與文學性。三是，在舊版之中，言及了舊版是「盡可能地切近歷史的真相」，而新版則是「將冰冷的歷史還原重現」，「切近」與「還原重現」這兩個詞彙具有意義上的深度不同，進一步的解析，留待後文與比較兩版內容差異部分一併處理。四是，在「全新的視野」後面，藍博洲改動了相當多的文句：

舊版：「讓我們以全新的視野，反芻那段傷痛、遙遠的**傳奇**」¹³¹

新版：「讓我們以全新的視野，貼近這些長期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在悲情的當代台灣反芻那段傷痛與遙遠的**記憶**」¹³²

在舊版中使用的「傳奇」一語，在新版中更動為「記憶」，此舉則是帶有「正名」之感，意味著我們不當將此書當作傳奇來看，因為傳奇雖帶有偉大事蹟之感，不過卻也帶著疏離的意味，使人不易體會到切身之處。而更動為「記憶」，則表現出與己切身之感，帶有不可遺忘之意。除此之外，新版多了「貼近這些長期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與「在悲情的當代台灣」的文句，而改動的文句具有何種意義？藍博洲在新版〈後記〉之中說明了這樣的改動意義在於，警醒處於撕裂狀態的台灣人，希望台灣人去正視在野心政客長期操弄下，台灣變成了什麼樣子。並且藉由重新增訂〈幌馬車之歌〉一文，不僅重新補充了在過去政治禁忌下舊版未能採訪到的新史料，並且希望藉由此書的出版，台灣人能自我

以為新版不若舊版可看出兩人之愛情，反倒有因龐大史料補充反顯弱化之感。

¹³⁰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封底頁。**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¹³¹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封面、封底頁。**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¹³²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封底頁。**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批判與反省，重新認識到較為全面的台灣近現代史，並起到殷鑑的作用，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¹³³

二、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內容的差異

根據以上對新舊兩版間編排上之差異的審視，不管是在篇幅上的增加、獨立重新出版的情況或者封面、封底的文案，我們可以發現新版的企圖心較舊版為大，而改訂前與改訂之後，我們是否可以窺見作者心思的移轉？以下進入文本，希望藉由實際內容的增修來審視〈幌馬車之歌〉一文中內藏的意蘊。

(一) 人物的大幅增加與體例的改變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幌馬車之歌〉一文中顯著而又大幅增加的人物所造成的改變。

先看舊版，在舊版中出現的人物不多，僅有：鍾順和（化名）¹³⁴、蔣蘊瑜、鍾理和、鍾里義等四人。而其中鍾理和的部分並非口述，而是採用了引用鍾理和文章或日記的方式。而鍾順和與鍾里義則是分別填補了鍾浩東在二二八、白色恐怖與少年時代的部分。

全文以蔣碧玉的現身說法為最多，甚至有整個樂章均為蔣碧玉一文述說的情況出現（如，在第二樂章中均為蔣碧玉的自述）。並且由於口述者較少的緣故，舊版的文章安排容易流於一人一段述說的情形，仔細探查舊版中人物的安排，我們可以發現舊版的述說方式不啻可以將〈幌馬車之歌〉視作是鍾浩東本人的愛情史與親情史。

從愛情史而言，舊版中全文以蔣碧玉貫串，蔣碧玉講述了兩人相識進而結合的經過，以及她如何跟隨鍾浩東過著那般抗日的艱辛歲月，甚且最終還必須默默的承受鍾浩東遭槍決的命運。文末雖以鍾浩東的訣別書與鍾里義對母親說的話作結，然則其中更可顯示出在文中以淡淡講述方式言談的蔣碧玉該是如何

¹³³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90-292。

¹³⁴ 即新版中之李旺輝（頁 114-116、頁 119、頁 145-146、頁 155、頁 157-161、頁 169、頁 176-177、頁 197-188、頁 188-189）、李南峰（頁 137-139、頁 142）、戴傳李（頁 139-140、頁 140、頁 143-144、頁 171-173、頁 199-200）、裴可權（頁 173）、蔣蘊瑜（頁 176）。詳見本章第三節之討論。

哀傷。

從親情史而言，在舊版中，除去蔣碧玉與鍾順和外，另外兩人——鍾里義與鍾理和——均是鍾浩東的親人。而鍾里義的口述補上了蔣碧玉所不知道的鍾浩東的年少，而鍾理和的存在更是藍博洲的一大安排。且看藍博洲如何去安插鍾理和的片段與該片段的呈現，我們可以發現極為特殊的一點，即是：除序曲與第四樂章外，每一樂章的開頭均引鍾理和的文章，甚且尾聲的安排僅僅只有鍾理和日記的引文。並且鍾理和的引文不若其他「口述者」採說話的方式呈現，而是直引其文章、小說中的片段，當然，這樣的安排跟無法直接採訪到鍾理和有關，但是筆者以為這跟鍾理和開刀後的新生有著更深一層的聯繫在。詳細解釋留待本章第二節再釋。

由於舊版人物較少的關係，文章的呈現多為一人一段述說的情形，但是卻不顯得呆板，顯見藍博洲駕馭文字的功力純熟，詹宏志在《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中也言及了「小說藝術貴在內斂，但很少小說家做得像藍博洲這麼好」¹³⁵，給予了極高的肯定，並且推薦〈幌馬車之歌〉為「洪醒夫小說獎」（第七屆）的作品。在藍博洲筆力的架構之下，讀者彷彿看見了一個個口述者登場述說，藍博洲本人並未添上自己一絲一毫的解釋，只是讓文中的口述者自己發聲，宛如一齣朗誦劇¹³⁶，這樣的述說方式不但不顯呆板，甚且反倒顯出了流暢的閱讀觀感，使得讀者較容易進入文本的情境之中，筆者以為這是舊版的優點之一。

而在新舊兩版中，藍博洲皆以「樂章」的形式來帶出整個文本，顯現出了文本的節奏感。在新版部分，由於史料的增加，理所當然的，舊版的「樂章」不敷使用，也必須面臨到史料如何添加進文本的問題。於是我們比較兩版，首先便可以發現，新版在樂章上增加了三個樂章，並且根據樂章的改動，其中的內容也有所移動或增修。在舊版之中只有：「序曲」、五個樂章¹³⁷、「尾聲」；而新版除「序曲」和「尾聲」外，另有八個樂章¹³⁸。在故事內容中，新版在「抗

¹³⁵ 參見詹宏志編，《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民 78），頁 242。

¹³⁶ 參見濱村篤，〈鏡子中的國度的記憶——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書評〉，頁 47。（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此外同樣收錄於《日讀書界看藍博洲》一書中，松永正義的〈台灣左派的系譜——關於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亦有類似的看法（見頁 36）。

¹³⁷ 依序為「故鄉」、「原鄉人的血」、「校長鍾浩東與他的同志們」、「由白到紅的祖國」、「槍決之後」。

¹³⁸ 依序為「故鄉」、「原鄉人的血」、「戰歌」、「歸鄉」、「二二八前後」、「白與紅」、「風暴」與

日」、「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這些歷史事件的部分增加了不少人的證言，使其架構更加宏大，原本各以一個樂章呈現的歷史事件也各擴張為兩個樂章。這樣的改變，使得讀者在閱讀之際所感受到的情境有所變化，而不只是將焦點放置在蔣碧玉的述說之上。

在新版中，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舊版，由於出場的人物大幅增加，使得敘述方式也改變了。在多人穿插並加以史料呈現的情況下（如，在第一樂章中引用了台灣新民報的報導¹³⁹），新版的面貌便不若舊版那樣單純，而更顯企圖之感。尤其在史料的補上部分，不只是以一個「口述者」的角度在文中穿插，而以「口述者」方式呈現的也非全是藍博洲採訪而得，有些乃是由書面資料轉化而來，例如文中關於汪知亭的部分是化用《台灣教育史》的資料。

此外，除了出場人物增加並影響了敘述方式的改變之外，

在新版中還有一點是與舊版有極大不同之處，那就是體例上的變化。原則上，舊版雖然已引起文體之辯——是小說？還是報導文學？然而其基本形式還是以小說的方式呈現；但是在新版中，則更是進一步在每一樂章後加註，不僅介紹了自述者的基本資料，並且也標示了資料的來源之處，在文中更

→ 右圖為戴傳李的台大修業證明書



戴傳李的台大修業證明書（戴傳李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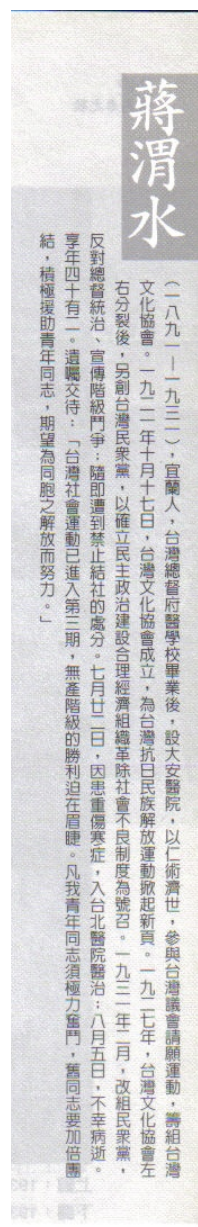
有穿插了照片¹⁴⁰、證明文件（如，修業證明書¹⁴¹、任用書¹⁴²、機密文件¹⁴³等）

「槍決之後」。

¹³⁹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49。

¹⁴⁰ 在穿插照片這一部份，楊素芬認為攝影的輔助可以強調報導的真實性，並且佐以伊奈信男與陳映真的說法，強調報導攝影具有「報知性」與「指導性」，藉由照片的穿插更能發揮感人的力量（參見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2001），頁 73-74）。而在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中均穿插有照片，這一點應當與藍博洲在《人間》的經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也顯示出藍博洲看待〈幌馬車之歌〉的態度（真實的歷史）。

¹⁴¹ 例：戴傳李的台大修業證明書，頁 180。



↑ 上圖：新版頁 45 之邊頁

甚至地圖¹⁴⁴之舉。在邊頁則安排名詞的解釋，如新版頁 29，介紹了「六堆」的由來；頁 45，介紹籌組台灣文化協會的抗日先烈蔣渭水。頗有小字典之感。以此體例而言，又離所謂的文學更遠了一些。

而相較於舊版單純感人的主線式敘述，新版讀來似有刻意複雜的情況，顯得蔣碧玉的敘述部分被沖淡了不少，然而若是在以閱讀畢舊版的基礎上去閱讀新版，可以發現新版意圖去解決一些舊版在閱讀中所產生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有：

1、確認證詞的真實性。在新版中，體例的改變並且採用了更多人的證言，更甚之，在文中也出現了許多證明文件與歷史資料的補充，令人讀來不若舊版的輕鬆，反倒有種以自己的目光，在閱讀的當刻，參與了此番盛會之感。讀者在閱讀之餘也成爲了見證的一員，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並且將其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無法忽視。¹⁴⁵

2、在新版中，藉由新史料的出土與受訪者的增加與勇於面對（在舊版中不只人物較少，尙且有化名的情況出現，新版則更動爲本名），不僅豐富了〈幌馬車之歌〉的內容，也標示了作者的良心，並且顯示出時局的變化。

藍博洲在後記中也說明了這樣的情況：

我的「尋找鍾浩東」之旅並沒有因為〈幌馬車之歌〉的發表而停止。……。
隨著島內政治禁忌的相對寬鬆，一些受訪者也才有空間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內容作出更全面的證言；而一些原本尋訪不到或不便露面的歷史見證人及加害者也透過不同的方式，就他們親歷或所知的歷史作了直得重視的補充。¹⁴⁶

3、新版的增修也帶來了藍博洲的解答：

¹⁴² 例：翁俊明任台灣黨部主任委員任用書，頁 95。

¹⁴³ 例：鍾浩東判決書，頁 202。

¹⁴⁴ 例：「東江地區政治形勢示意圖」，頁 74。又例：「台灣軍要略圖」，頁 102。

¹⁴⁵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91。中有言：「為了歷史的可信與文學的可讀，它也在原有的敘事結構上，增加了史料、證言出處的註解，一些歷史背景的說明與大事年表。」在這裡所謂的「文學的可讀」，應當指稱的是內容相較於舊版更加宏大、完備的情況，然而實際上予人的閱讀觀感卻傾向於歷史而非文學。

¹⁴⁶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91。「直」爲文中所植，在此不作修改。

《幌馬車之歌》既是歷史，也是具有小說形式的非虛構的文學作品；準確地說，它應該還是以具有理想主義的歷史與人物為素材的報告文學吧！¹⁴⁷

確認了對藍博洲而言，〈幌馬車之歌〉的文體為「以具有理想主義的歷史與人物為素材的報告文學」。

(二) 參與程度的差異與文本重心轉移的關係

除了前述的觀察以外，進一步的，由於〈幌馬車之歌〉一文的紀實性質與處理方式，包含了須文蔚所認為的動人的報導文學的要件：「高度的傾向性、進步性、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精神」、「具備社會改革功能的意圖」、「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觀察事件」、「透過具有感染力的描述、敘事與結構安排，再現出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¹⁴⁸，使得多次被選入小說選集的〈幌馬車之歌〉也被選入了向陽與須文蔚主編的〈報導文學讀本〉。

而〈幌馬車之歌〉如何「再現出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在此筆者意欲借用一個人類學的田野方法進行更深入的剖析。¹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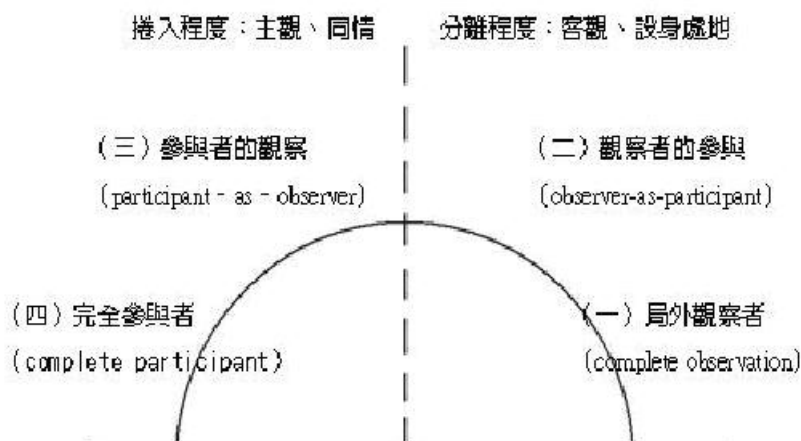


表 3-1：觀察者的角色類型

¹⁴⁷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91。

¹⁴⁸ 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 30-31。在「肆、再現台灣田野共同記憶的書寫策略」中定義了報導文學須具備的幾項特徵，從這些特徵我們也可看出報導文學的特性所在。

¹⁴⁹ 參見李亦園，《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台北縣：立緒文化：1999），頁 108-109。

以上這個圖表說明了不同的觀察程度。由捲入程度與分離程度可大分為「參與者」與「觀察者」兩類，這個圖表表示出的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動程度，根據互動程度的深淺，研究者可以是較偏向客觀的觀察者，也可以是較傾向主觀的參與者，而此兩類之中又依據涉入程度之差距可各再細分為兩小項。由圖表可知，「局外觀察者」相較之下，最為客觀；「觀察者的參與」則是保持客觀立場的參與；「參與者的觀察」則偏向主觀立場的觀察；「完全參與者」則相較之下最為主觀。在研究上來說，保持客觀乃是一重要課題，若研究淪為主觀判斷便失去了其公允性。然而，保持客觀與被研究對象接受之間卻也存在著問題，因為接受程度的差異可以決定研究內容的深度與廣度。

而在這裡使用這個方法乃是要擷取此一切入點與涉入程度的差別所導致的閱讀觀感上的差異，進一步的，比較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內容意蘊的移轉。

1. 舊版

首先，先看舊版。舊版中的人物依出場順序計有：鍾順和（化名）、蔣蘊瑜、鍾理和、鍾里義與鍾浩東，其中鍾理和與鍾浩東兩人皆非現身說法，而是以書信文章的形式出現。在這裡依據涉入程度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其以圖表表示如下，並分述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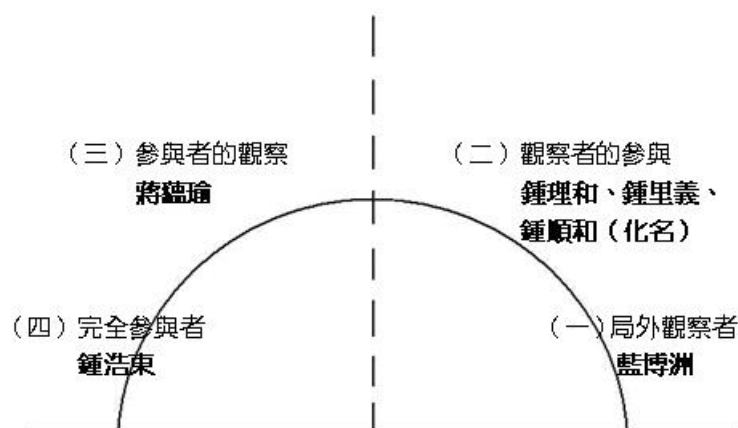


表 3-2：舊版中，角色涉入程度的差異

a. 局外觀察者：藍博洲

在〈幌馬車之歌〉中，作者藍博洲始終是隱身於後的。除了利用巧妙的敘

事形式將口述者的記錄串連以外，在文中絲毫不見藍博洲的一言一語，橫地剛言道，這樣一個不讓作者出現的表現形式，避免了「作者的解釋、感情的表露乃至於臆測的言辭，讓自己（指藍博洲）始終站在『一個客觀記錄歷史的人』的立場上」¹⁵⁰。而這樣的一個表現形式展現了藍博洲對歷史實事求是的思考態度，也成就了〈幌馬車之歌〉一文客觀、非虛構的特質。¹⁵¹

b. 觀察者的參與：鍾里義、鍾理和與鍾順和

相較於鍾浩東赴大陸參與抗戰，乃至於返回台灣後的種種行動，在故事講述中，鍾里義、鍾理和與鍾順和應當歸屬於「觀察者的參與」此一層面。

在此，鍾里義成爲了鍾浩東童年乃至成長時期的補述角色，也擔負了鍾浩東死亡後，文本情緒宣洩的出口之一。不過鍾里義是側面的參與了鍾浩東的生命史，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在這裡呈現出來的鍾浩東是鍾里義生命史中的一個部分，因爲相較於鍾里義本人，鍾浩東並非自身生命的主軸，而在並未一同參與抗戰、光明報……等行動之下，鍾里義只可說是一名參與了鍾浩東生命的觀察者。在這一點上，鍾理和也是相同的情況。不過不同的是，鍾理和自身生命發光的程度，其文學上被肯定的成就，使得鍾浩東與鍾理和兩位兄弟，兩位同樣以書信或文章形式在〈幌馬車之歌〉中發聲的人物，在日後文壇的討論中被

¹⁵⁰ 參見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頁 16。

¹⁵¹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那就是實際上而言，以「客觀」和「真實」作爲報導文學的最高指導原則有一個很大的危險，那就是報導文學不可能是全然的客觀與真實，必定包含著一定程度的主觀判斷。因爲報導文學多是爲弱勢者而請命，在選擇報導的對象時便含有一定的使命感。從建構論的觀點來看，報導文學在一定層面上是「建構」，而非「客觀反映」了社會真實的一面。於是同樣的事件經由不同的報導者的書寫也可能會呈現不同的面貌，這是一種事實篩選的過程與成果，而可能人人殊異，側重點各有不同（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 34-35）。所以關於橫地剛所言的藍博洲「始終站在『一個客觀記錄歷史的人』的立場上」，我們也必須理解到橫地剛所謂的「客觀歷史」也不可能是歷史的真實反映，而是一種「建構」與「再現」，是他所認知的歷史，而非真實的歷史面貌。當然，藍博洲這樣刻意將作者排除在文本中的表現，一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無涉（始終置於局外），另一方面自己卻也清楚的認知到歷史的展演就讓歷史中的人物來進行，才能盡可能的呈現出「客觀」，不過在資料的選擇與剪裁還是透露出了藍博洲自身的意識型態。（須文蔚也曾言及：「作者的意識型態固然會在選擇受訪者、資料剪裁與史料動用上顯示出來，但每一個部分都由當事人見證，無可挑剔地重現受訪者**記憶中的真實**，也就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力。」（同前書，**粗黑體**爲筆者所加，頁 270-271。））

〈幌馬車之歌〉再一次串連了起來，形成了「動」與「靜」的對話。¹⁵²

而鍾順和（化名），仔細閱讀舊版〈幌馬車之歌〉，我們可以發現整個鍾浩東生命史的敘述主軸在蔣蘊瑜身上，雖然鍾順和（化名）出現在「序曲」：講述鍾浩東行刑的經過、「第三樂章 校長鍾浩東與他的同志們」：講述鍾校長的作風與二二八前後的狀況、「第四樂章 由白到紅的祖國」：講述新的身份認同的產生與光明報事件的因由與結果。但是，其講述內容多為事件或背景的陳述，在「第三樂章」與「第四樂章」中，講述的重心還是在蔣蘊瑜的身上，故此鍾順和（化名）應當放置於「觀察者的參與」較為妥當。

c.參與者的觀察：蔣蘊瑜

相較於鍾里義、鍾理和與鍾順和等三人，蔣蘊瑜的講述堪稱全文的主軸，我們可以說沒有蔣蘊瑜的口述資料，根本就不會有〈幌馬車之歌〉的誕生，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由於蔣蘊瑜是鍾浩東的遺孀，曾經與鍾浩東一同到大陸參與對日抗戰，也一同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年代。在這樣密切的關係中，蔣蘊瑜可謂是鍾浩東生命的參與者，而其對鍾浩東的認識與事蹟的陳述不僅較其他人深厚，也更為全面。

d.完全參與者：鍾浩東

在以這個調查方式作分類時，最有趣的應當是鍾浩東本人的置放點，因為全文中鍾浩東除了遺書這個部分，關於他的事蹟皆是由其他人所講述的。那麼這樣看來，將鍾浩東置放在「完全參與者」這裡，可有疑義之處？在此必須將〈幌馬車之歌〉一文進行全面的閱讀。在文中，雖然鍾浩東的思想與行動幾乎皆是由他人所轉述，也可以說鍾浩東此人的圖像乃是經由在歷史潮流中倖存（鍾順和與蔣蘊瑜）或者沈默（鍾里義與鍾理和）的親友所架構而成，但是全文的出發點與意圖也正是在揭露這位被刻意湮滅在歷史洪流之下的左翼知識份子，他的殞命造成了他無法為自己發聲的現實，不過他的自我認同與民族思想卻經

¹⁵² 「動」、「靜」一說乃出於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與間ふさ子，〈作為《幌馬車之歌》的譯者之一〉的文章之中。（見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24、頁32）。

由其餘或多或少參與了他的生命的參與者與觀察者揭示了出來。

在這樣的分類結果之下，我們可以發現觀察者與參與者間的比重，雖然全文以蔣蘊瑜的講述最多，不過在這樣的一個口述者陸續登場的文章編排之下，由於觀察者的人數較多，平衡了參與者較可能流於情感的表述，使得舊版〈幌馬車之歌〉予人的閱讀觀感不至於情感過度氾濫。以口述形式一一登場的口述者，也可說是鍾浩東生命的見證人，娓娓的道出他們所認識的鍾浩東，而經由藍博洲的剪裁手法，文章的最後方才溢出的對於鍾浩東的懷念，感染了讀者，也烘托出此一文本的精彩與深刻。

2.新版

相較於舊版，新版人物眾多，計有 32 名人物¹⁵³，並且新增了「台灣新民報」、「安全局」、「廣東省民盟宣傳部」、「中央日報」、「保安司令部發言人」、「軍聞社」等 6 項非人物之述說。這樣的一個大幅的人物增修，造成了何種與舊版不同的風貌，以下先以下表（表 3-3）作一個整理，再一一敘述：

由於人物眾多與原本以化名形式出現的人物（鍾順和）恢復本名出現，使得全文的重心有程度上的移轉，以下先將文中人物與鍾浩東的關係以表格方式表示（見附錄二）。在附錄二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八個樂章中出現最多的是鍾浩東的遺孀——蔣蘊瑜。除此之外以鍾浩東回台灣後的部分增補最多。若以角色類型的區分方法，可以區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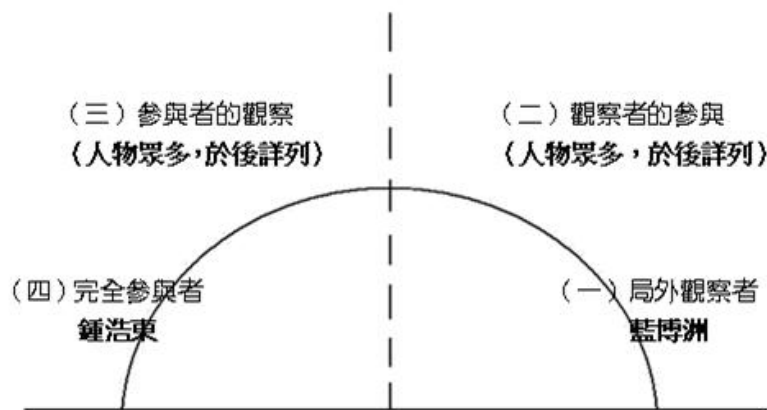


表 3-3：新版中，角色涉入程度的差異

¹⁵³ 依序為：蔣蘊瑜、鍾理和、鍾里義、汪知亭、蕭道應、楊基銓、鍾潤生、黃素貞、李南鋒、丘念台、鄧慧、陳德潛、李旺輝、鍾里志、戴傳李、黎明華、王春長、王億超、郭進欽、何文章、呂鎮川、連世貴、吳克泰、丘繼英、徐森源、楊奎章、劉茂常、裴可權、邱連和、李清增、谷正文、謝克。（鍾浩東以遺書方式出現，不列於內。）

a.局外觀察者：藍博洲

b.觀察者的參與：鍾里義、鍾理和、汪知亭、楊基銓、「台灣新民報」、鍾潤生、陳德潛、王春長、王億超、郭進欽、何文章、呂鎮川、「安全局」、丘繼英、「廣東省民盟宣傳部」、謝克、「中央日報」、「保安司令部發言人」、「軍聞社」

c.參與者的觀察：蔣蘊瑜、蕭道應、黃素貞、李南鋒、丘念台、鄧慧、李清增、李旺輝、鍾里志、戴傳李、黎明華、連世貴、吳克泰、徐森源、楊奎章、劉茂常、裴可權、邱連和、谷正文

d.完全參與者：鍾浩東

在「局外觀察者」與「完全參與者」的部分並未改變，在此省略不談。

而其中「觀察者的參與」，增加最多的是非人物述說以及基隆中學的學生¹⁵⁴。在這部分除了鍾里義與鍾理和，多是某一面向的補述，篇幅不長。例如：汪知亭的安排旨在介紹日據時期的台灣教育，資料皆來自於《台灣教育史》¹⁵⁵；而基隆中學的學生多是在講述當時基中的校風與校長的為人處事。或者是資料性的陳述（非人物述說的部分）。其他的尚有並非直接與鍾浩東相關的人物講述，例如謝克補述了林啓周的身份¹⁵⁶。

而「參與者的觀察」便複雜許多了。相較於舊版僅有蔣蘊瑜一人佔據這個位置，在新版中另有 18 人也參與了鍾浩東部分的生命歷程，其中參與最多的是蔣蘊瑜與李南鋒。而蕭道應與黃素貞則參與了鍾浩東赴大陸前與赴大陸抗戰時期；丘念台跟鄧慧則是大陸時期的同志；徐森源與劉茂常則從東服隊時期就認識浩東，並且在回台灣後繼續地下黨的工作；而裴可權與谷正文則代表著國民黨官方的聲音。除此之外的講述人物都涉及了在台時的地下黨行動，而其中以李旺輝、戴傳李與連世貴出場講述次數最多¹⁵⁷。

¹⁵⁴ 陳德潛、王春長、王億超、郭進欽、何文章、呂鎮川等人。

¹⁵⁵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31-32、頁 33-34、頁 39-41。及〈第一樂章 故鄉〉，註釋 2、3、10。

¹⁵⁶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184-185。

¹⁵⁷ 李旺輝計 13 次（頁 114-116、頁 119、頁 145-146、頁 150、頁 154、頁 155、頁 156、頁 157-161、

相較於舊版，新版中「觀察者」與「參與者」的比例被平衡了。而又由於涉入情況的深淺導致的閱讀觀感，使得文本偏向於「參與者」那方，不過在藍博洲藉由兩造說法的並置以及陳述事件、人物的交錯性（非單一線性陳述），使讀者讀來接收到的是一個縮小版的「近代史」¹⁵⁸而非鍾浩東本人的生命史而已。人物的增加導致了文本重心的轉移，相較於舊版，新版企圖更顯宏大。

然而新版在體例上的轉變讓新版更傾向於「學術化」的著作，也造成讀者閱讀觀感的轉變。而關於報導文學「學術化」的情形，須文蔚曾經指出了這與兩大報文學獎形成的典律化過程和學術界將學術研究化為報導文學的狀況有關。兩大報文學獎不少作品的前身就是學術研究，而在典律化的過程裡「後繼者毫不反省的模仿，只成就了資料堆砌的文本，反而與社會生活漸行漸遠，更與『實在的文學』的理想背道而馳」。於是須文蔚提出警告，認為必須「鬆開『學術化』書寫框架的限制」¹⁵⁹。由此觀點觀之，藍博洲增訂了的新版是否反倒顧此失彼，意欲兼顧文本「真實」性的一面（意圖「強力」的讓讀者知道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文本，而非虛構），反倒削弱了文學性的表現。

頁 169、頁 176-177、頁 187-188、頁 188-189、頁 190）、戴傳李計 10 次（頁 116-117、頁 139-140、頁 140、頁 143-144、頁 170-171、頁 171-173、頁 180-181、頁 181-182、頁 182、頁 199-200）、連世貴計 7 次（頁 124、頁 141、頁 154、頁 179、頁 188、頁 189-190、頁 198-199）。

¹⁵⁸ 在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中，曾言道：「他（鍾浩東）短暫的生涯是整個台灣近代史的縮影」（參見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頁 15）。

¹⁵⁹ 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 35-36。

第二節、瀕死與重生 ——文本中兄弟並置的關係

藉由上述兩部分的整理比較，我們可約略的看出新舊兩版的差異與企圖心的轉移（加以完善？）。然而上述的處理卻也無法觸及〈幌馬車之歌〉一文中的深刻內蘊，尤其是鍾浩東與鍾理和兩兄弟的關係。

在前文已經略略提到，在舊版中，鍾理和的角色是特殊的，不若其他敘述者以口述方式的呈現，而是直引其文章、小說中的片段；而新版則是除序曲外，每一樂章均有鍾理和的引文與以口述形式出現的段落。在新舊兩版這樣大幅度的差異之下，我們可以看見鍾理和的部分不只增加，甚且依舊保留了「引文」此一特殊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之下，「藍博洲為何如此置放？」便成爲了觀看此一文本的重要關鍵。

一、鍾理和在文學史（歷史）中的位置

藍博洲為何選擇鍾理和的文本置放入鍾浩東的生命史之中？除了兩人同父異母的兄弟關係之外，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回頭檢視一下鍾理和本人的生命史，我們可以知道鍾理和畢生寫作不倦，而其寫作的起點也跟鍾浩東有關。然而終其一生，鍾理和並未享受到作家的光環，只是在困苦的生活中不斷的寫，甚至在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仍在修改自己的作品〈雨〉¹⁶⁰。直至死後，鍾肇政等文友們思及鍾理和念念不忘的遺願就是印行著作，便成立了「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印行了《雨》跟《笠山農場》。之後，在鍾理和逝世十週年時，大江出版社爲其出版了《鍾理和短篇小說集》；1976年張良澤編輯出版了《故鄉》小說集；後於年底遠行出版社出版了全八冊的《鍾理和全集》，這使得鍾理和的主要作品終於比較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¹⁶¹

作品的出版使得鍾理和的名字不致被湮沒，而他的作品恰好符合了當時七

¹⁶⁰ 參見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頁 110。（收錄於《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107-114）。

¹⁶¹ 參見鍾理和，《鍾理和全集》，（台北：客委會：2003）中鍾肇政的〈序〉與〈編者序〉。

0年代對於文學作品的的需求，應鳳凰在〈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中談到了在七0年代展開的鄉土文學運動

召喚知識份子把眼光集中到腳下這塊泥土、身邊這個社會現實的文化環境下，遂有唐文標刊在《文季》的長文：〈來喜愛鍾理和〉，大大肯定這位擅寫農民生活的典型「鄉土作家」。這時候，遠景出版社出版的黃春明小說集已頗受歡迎而能不斷再版，寫小說有年的王禎和、陳映真等，在文化圈的聲名亦日見高昇。應該是這樣的時代氛圍，遂有了1976年《鍾理和全集》的出版；此時距作家去世已經十六年。也可以說，鍾理和作品開始普及，是伴隨著鄉土文學運動，甚至本土論述的浪潮而逐步高漲的。¹⁶²

試圖從時代的氛圍解釋鍾理和一躍成為文學界討論的寵兒的原因。而張良澤更清楚的說明了，確立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一種蓄意鼓吹，在這之前鍾理和的文名並未為人所知曉¹⁶³。而鍾肇政在《鍾理和全集》序言中亦言及了鍾理和全集第一次出版時的狀況：

那是個陰雲與寒霜籠罩著整個島嶼的戒嚴年代，也是台灣文學以鄉土文學之名掙扎著漸漸浮出地平線的年代，更是本土的作家詩人們在風急雨驟的高壓下心惴惴不安的「鄉土文學論戰」揭開火蓋的前夕。這套全集默默地，也堂堂正正地豎起了一面大旗，無言地向那些欲撲噬台灣文學

¹⁶² 參見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網路資料，<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chiong.htm>）。

¹⁶³ 在張良澤的《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中，曾經提到「我（即張良澤）一連串發表了有關鍾理和的論文，似乎已經確定了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時，我蓄意鼓吹的『台灣鄉土文學』似乎也掀起了一股浪潮」（參見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1989），頁216-217）；又在張文智的《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中亦提到：「一九七三年七月，張（指張良澤）應臺大暑假研究會之邀，首次對外發表〈鍾理和的文學觀〉，眾莫知此人，張介紹鍾理和為當代他最景仰的臺灣鄉土文學作家。」（參見張文智，《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頁20）並且也引用張良澤的話：「為了怕第一次太刺激他們（所謂）『中國文學的專家們』，我用鄉土兩字修飾『臺灣文學』這個名稱。」也清楚的指出鍾理和作品受到重視與鄉土文學運動甚至本土論述的關係。

的惡狼宣示：這就是我們的鄉土文學！¹⁶⁴

上述的發言，不僅反應出鍾肇政個人的文學路向，也概括了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風起雲湧，在這樣的機緣之下，一股鍾理和文學的熱潮被掀起，也奠定了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且由於鍾理和的人生經歷和優美的文筆，使得不管是官方或是民間都樂於以他為標竿，尤其是〈原鄉人〉中的一句：「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¹⁶⁵」，在李行導演執導的電影「原鄉人」中，在官方教育體制之下，經由改編宣傳，鍾理和被定位成一個民族（愛國）主義者¹⁶⁶。影片的介紹是這樣寫的：



↑上圖為電影「原鄉人」劇照

本劇根據台灣知名作家鍾理和一生坎坷的遭遇，奮鬥的事蹟，對原鄉故土中國的懷念，即其寫作的歷程，拍攝了這部「原鄉人」，藉以表達對這位台灣文壇的先驅，由衷的敬意及追思。¹⁶⁷

楊照認為鍾理和是在官方需要下被塑造成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的。是「官方強勢媒體為了自身意識形態宣傳所需而強加給他的」¹⁶⁸愛國帽子，並且在文中也援引陳芳明的「原鄉人血液說」¹⁶⁹支持自己的論點。不過摒除掉意識

¹⁶⁴ 參見鍾肇政，〈序〉，頁 2。（鍾理和，《鍾理和全集》，（台北：客委會：2003））。

¹⁶⁵ 參見鍾理和，《鍾理和全集②》，（台北：客委會：2003），頁 14。

¹⁶⁶ 參見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頁 107。（收錄於《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107-114）。

¹⁶⁷ 參見「原鄉人」VCD 後影片介紹，**粗黑體**為筆者所加。有趣的是在新竹市文化局館藏影片中對「原鄉人」一片的介紹是：「本片係根據客籍作家鍾理和一生坎坷的遭遇，奮鬥的事蹟，對原鄉故土的懷念，及其寫作的歷程，拍攝了這部「原鄉人」影片，藉以表達對這位台灣文壇先驅的敬意和追思。」與前述文字差異不大，可是鍾理和由「台灣知名作家」變成「客籍作家」，而「對原鄉故土中國的懷念」也簡省掉「中國」一詞，看來頗有時局更易之感。（參見新竹市文化局網路資料：http://www.hmim.org/hmim/accession_1.php?id=2263）

¹⁶⁸ 參見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頁 107。（收錄於《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107-114）。

¹⁶⁹ 陳芳明認為鍾理和的「原鄉人血液說」實際的涵意是在描述一股想要親歷原鄉的衝動，重點在於「渴望的衝動」而非「原鄉」，故此沸騰的血液在踏上原鄉之後就會因失望而冷卻。參見楊照，〈抱著愛與信念而枯萎的人——記鍾理和〉，頁 107。（收錄於《夢與灰燼——

型態的糾葛，楊照同時也認為這無損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¹⁷⁰。

而在應鳳凰的另一篇文章中，點出了鍾理和「是第一位傳記故事進入大眾電影映象的台灣作家¹⁷¹」。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在政治需求或是文學成就，加上了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鍾理和確立了自身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在他作品中所出現的「二哥」，也就是他同父異母的哥哥鍾浩東，藉由了鍾理和的文本繼續活在歷史之中，而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的出版¹⁷³，更是將其從被湮沒的歷史中拉拔出來。



↑ 上圖為鍾肇政代表接受大眾影業公司給鍾理和紀念館的贈款¹⁷²

二、從引文到口述形式——鍾理和在文本中的位置

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107-114)

¹⁷⁰ 楊照認為除卻了政治意識型態的包袱，鍾理和在文學上不倦的努力以及其作品本身豐富的世界所產生的入世的社會文本，都是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穩穩站住的因素。

¹⁷¹ 參見應鳳凰，〈《台灣文學西遊記之四：鍾理和的〈貧賤夫妻〉〉〉，(網路資料：<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se-iu/pinchian-huchhe.htm>)

¹⁷² 圖片來源(本圖與原鄉人劇照)：鍾理和影像博物館
http://km.cca.gov.tw/zhonglihe/06/iframe/i_0611_1.asp?CHNO=01

¹⁷³ 〈幌馬車之歌〉的出版，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而其中跟傳播媒體也有很大的關係。1989年10月24號晚上，〈幌馬車之歌〉以報告劇的形式在台北市大同區區公所上演，值此同時《悲情城市》也在台北首映。而獲得國際佳評的《悲情城市》再現受難者面向刑場的畫面乃是據〈幌馬車之歌〉所做的安排，電影的時空雖然與史實有所出入，但是其所引發的討論卻形成一股熱潮，甚至連2006年〈幌馬車之歌〉日譯本的出版都以「台灣電影史上燦爛輝煌的最佳傑作《悲情城市》的原作」作為書帶上的說明。(參見前田年昭，〈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原點——來自台灣的批判性質問〉，(收錄於《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38)。並且1994年侯孝賢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拍攝《好男好女》，重拍當初壓縮在《悲情城市》後半部時空，藍博洲也應邀扮演了蕭道應一角。除此之外，侯孝賢還從《好男好女》的預算中撥款，交由藍博洲去拍攝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橫地剛言道，報告劇的〈幌馬車之歌〉與《悲情城市》、紀錄片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與《好男好女》各自是「一對成雙的作品」，一為史實，一為創作，而交應於對角線之上的便是藍博洲1991年版的〈幌馬車之歌〉。(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收錄於《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17。與2004年版《幌馬車之歌》之〈新版序〉)。在這些因素的激盪之下，使得鍾浩東的故事更廣為人知。

在新舊兩版的〈幌馬車之歌〉中，獨獨只有鍾理和一人以引文的形式出現。在舊版中，除序曲跟第四樂章之外，鍾理和的出現皆為每一樂章的前引文：〈第一樂章：故鄉〉，說明了鍾理和會走上文藝創作這條路跟他的二哥鍾浩東有很大的關係；〈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用父親鍾蕃薯的話帶出了中國之於台灣的那種複雜情緒，也指出了他跟鍾浩東之所以對原鄉有所渴望的因由；〈第三樂章：校長鍾浩東與他的同志們〉，以鍾理和的日記帶出二二八事件時的動亂不安；〈第五樂章：槍決之後〉，鍾理和的日記鋪陳了鍾浩東的死亡帶給鍾家人的哀傷；最後在〈尾聲：啊！啊！和鳴！你在那裏？〉中，抄錄了《鍾理和日記》中的一段話：

第二封信是西奧（梵谷的兄弟）寄來的：

「素描畫得很好，我將盡我所能賣掉它們，附上去阿姆斯特丹的路費二十法郎。祝你成功，老孩子。」

——抄自史東著《梵谷傳》

啊！啊！和鳴！你在那裡？¹⁷⁴

是鍾理和節抄自史東著的《梵谷傳》。而在新版中多補上了一段：

……

那麼，文生還有什麼可說呢，他是這樣幸福的！

畢竟他還有一個徹底瞭解、同情和愛他的好兄弟呢！

而我？啊！啊！和鳴！你在那裡？¹⁷⁵

在抄寫之中，由於西奧與文生深厚的情感¹⁷⁶，鍾理和想起了自己的二哥，那樣

¹⁷⁴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04。

¹⁷⁵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11。

¹⁷⁶ 文生·梵谷的一生充滿孤寂，在活著歲月之中幾乎是一人寡居的，沒有朋友、沒有伴侶。在這個世界之上，可以說只有西奧一人瞭解文生，鼓勵他創作，並且供給他所需的生活費用，幫他賣畫。甚至也可以說有西奧才有文生，因為西奧保存了所有文生寫給他的書信與文生大部分的畫作。在文生死後的六個月，西奧也逝世了，西奧的妻子編輯整理了文生的書信，使得後世的人得以有這麼豐富的資料來研究文生。（參見 Johanna Van Gogh-Bonger 著、林淑琴譯，〈追憶文生·梵谷〉。收錄於梵谷著、艾文史東編、雨云譯，《梵谷書簡全集》，（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7 再版））。

的疾呼：「啊！啊！和鳴！你在那裏？」讓人在文末不禁感受到莫大而又深沈的哀傷，在最後的部分，蔣碧玉隱身了起來，而由鍾里義跟鍾理和來結束這篇文章，如同詹宏志提到的：

這個故事本身是擁有悲哀與憤怒的，但作者沒有讓它氾濫出來，使它成為一篇具有藝術品質的「小說」，而不同於其他廉價的翻案文章。¹⁷⁷

而這樣的安排也使故事不至於陷入單單只是鍾浩東與蔣碧玉的愛情史而已，更可以擴大讀者的視野。而新版與舊版相同，在處理面對鍾浩東的死亡時還是由鍾理和跟鍾里義來述說，而不同之處只在於新版增加了蔣碧玉說明自己「雖然處於一種巨大的悲傷之中，仍然強忍著，四處籌錢，給他（浩東）辦理後事」¹⁷⁸，所以情緒依舊沒有氾濫出來，這一點藍博洲確實筆力恰到好處。¹⁷⁹

相較於舊版，新版中鍾理和也化身為文中的口述者¹⁸⁰，在第一樂章與第五樂章中出現而採用資料分別為《原鄉人》與〈鍾理和日記〉。增加的這兩個部分，一是補上關於鍾浩東年少時期與其民族情感的發展，也說明了為何鍾理和跟鍾浩東會踏上不同的道路¹⁸¹；另一則是採用了〈鍾理和日記〉，由鍾理和的角度記述了二二八事件的一個面貌。除此之外，在每一樂章的開頭（包括尾聲）鍾理和依舊以前引文的形式出現，而相較於舊版的第四樂章沒有鍾理和的前引文，因此新版除擴充樂章外，也讓人感受到藍博洲企圖完善樂章的前引文此一形式。

於是回頭來看，「藍博洲為何如此置放？」這個問題，筆者以為，鍾浩東與鍾理和一死一新的關係恰恰可以作為檢視的進路。鍾理和在面臨開刀之前，

¹⁷⁷ 參見詹宏志，《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民78），頁241。

¹⁷⁸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208。

¹⁷⁹ 在蔣碧玉面對鍾浩東死亡的情緒部分，可以參考藍博洲，〈為了和平民主的鮮花開〉一文。（收錄於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307-308。其中藉由抽煙的問題來帶出蔣碧玉苦痛而又必須強加振作的情感。

¹⁸⁰ 鍾理和在新版中出現於：〈第一樂章：故鄉〉，頁29-30、頁35、頁36-37、頁37-38、頁57-58、頁60-61（引自《原鄉人》）；〈第五樂章：二二八前後〉，頁140、頁141（引自〈鍾理和日記〉）。

¹⁸¹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58。其中鍾理和說明了他被鍾浩東領到一間屋子參與了他們的討論會，而鍾理和也直言：「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而這些名詞是他不感興趣的。也因此兄弟兩人踏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曾經寫了這樣的日記（民國三十九年記於台北松山療養院，五月九日）：

後天就要開刀了。開刀的結果，若使與世長辭，也與人無涉，大可告慰九泉。若是生命為我重獲，則這已是死後之生。以前之生，已告結束，正可起我新生，向前走去。……¹⁸²

而經歷了數度的開刀，鍾理和獲得了重生，在他十月十四日的日記中這樣寫著：

晴，天高氣清——

痰有顯著的變化；歷來有分量的、硬的、黃色的塊沒有了，便是有也是碎片，透明而含有灰絲（煤煙），開刀的功效似乎到了最近才顯明的表現出來。

難來自己不但居然沒有死掉，而且似乎還再一次獲得了生命，雖然還要再靜養一至二年。我要好好的抓住和保重自己的健康，切不可浪費！

這是我的新生！¹⁸³

沈浸在新生的喜悅之中，鍾理和對自己未來的人生做出了期許，不料也正在這一天，他的二哥鍾浩東被以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的罪名，處以死刑。於是悲痛的鍾理和在該天的日記後面加上了更粗黑的字體——「和鳴死」。¹⁸⁴黃錦樹在〈文學史錯體〉一文中也曾提及這樣的關係，他是這樣說的：

歷史的偶然機遇，讓兩兄弟一死一重生，彷彿暗示了甚麼。恰恰都發生在那歷史分娩的當下，歷史血淋淋的創口，……。

亡兄：歷史急遽轉換中被污名化的身份——漢姦（初返祖國投身抗戰時被誤識）、半山（戰後返台）、匪（被捕及鎗斃的罪名）。這樣的亡兄，集

¹⁸² 參見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5》，（台北：客委會：民 92），頁 127。

¹⁸³ 參見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5》，（台北：客委會：民 92），頁 140。

¹⁸⁴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舊版〈幌馬車之歌〉中也看得出來，藍博洲在文中附圖旁的標註上顯示出了自己的觀感：『1950 年 10 月 14 日，鍾理和從手術枱下來，並且得到了新生；然而，同一天，他的好兄弟鍾浩東卻走上了刑場，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奉獻了所有的鮮血。當鍾理和得知浩東犧牲時，在當天的日記上，以更粗黑的字體沈痛地寫著：「和鳴死」。』（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98。）

結了大量台灣歷史的矛盾，彷彿即是歷史矛盾的象徵——左翼革命青年，強烈的民族意識，祖國認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死難者。¹⁸⁵

而相較於此，這同父異母，僅僅只差二十餘天出生的兄弟——鍾理和，卻命運大為不同，不只是死與新生的對比呈現，在鍾理和〈初戀〉一文中的一段話像是帶有預警般的命定，這段話是這樣說的：

曾有一個時候，父親打算把我送進「內地」的藝術學校，後來因為當時的留學生之間有一種不良風氣，便把主意打消了。否則自己今日所走的路子將會兩樣，那是很明顯的事。僅是一個小岔道，命運的車輛便駛往不同的路線去了。¹⁸⁶

可以顯見的在留學生之間的不良風氣應當與當時的社會浪潮有關，而末了的那一句「僅是一個小岔道」，對照起鍾浩東的命運，不免予人有哀嘆之感。

在橫地剛與間ふさ子的文章中也觀察到了兩兄弟之間的關係，他們從「動」與「靜」兩個面向來觀看鍾浩東與鍾理和，橫地剛是這樣說的：

換一個角度，它（指《幌馬車之歌》）也可以稱作是作家鍾理和的精神史。……病床上的鍾理和時刻關注著兄長們的命運，並把不能和他們一起行動的苦惱和悲哀變成了文學。《幌馬車之歌》是對歸納於弟弟鍾理和的「靜」中的兄長鍾浩東的「動」的發掘和史詩化。鍾理和的文學正是這種「動」與「靜」的結合的產物。它繼承了台灣文學的反抗性傳統。

¹⁸⁵ 參見黃錦樹，〈文學史錯體〉。發表於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主辦「重寫台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國際研討會」，頁7。漢「姦」、「鎗」斃，疑為筆誤，從之，未改。〈文學史錯體〉一文重點在指出現今文學史形式的拘束（不過是文學史教科書），並且試圖將其從特定的意識型態（政治先於文學）中拉拔出來，為了避免這樣粗暴的排他邏輯，黃錦樹不僅指出了邱貴芬對此的努力（本土論的修正路線），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黃錦樹認為在「那樣限定下的文學史，不過是特定立場的文學的政治意識史。」認為這種情況之下，「文學只是形容詞，不是主詞」。並且試圖跳脫文學史的框架，使用一種「擬文學史寫作」的方式，「從心靈史、（文學）經驗史、書寫史」的方式來重寫文學史。

¹⁸⁶ 參見鍾理和，〈初戀〉，頁16。收錄於鍾理和，《鍾理和全集1》，（台北：客委會：2003）。

兄長是弟弟的知音，毫無疑問，弟弟也是兄長最好的理解者。¹⁸⁷

在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中，藉由藍博洲的處理剪裁讓兩個兄弟形成了跨時空的對話，不只體現了兄弟之情，也讓我們看見時代的脈動。兩人不可分的血緣關係使得兩人彼此牽扯，或有早晚之分，然而一方的受重視必然將另一方從湮滅的歷史之中拉扯出來。

鍾浩東與鍾理和，代表了台灣人面對壓迫時的兩樣態度。甚且，論及兄弟兩人在台灣史上的地位，鍾浩東較之鍾理和，也讓人不免質疑所謂政治的正確性究竟是如何操弄歷史？在同樣的父系血緣之中，不同的母親像是決定性的因素，敲下了兩人截然不同的鐘聲，而藍博洲的書寫，不論是無意或有意為之，在文本中，兩兄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召喚結構，將讀者（接受者）吸附到作品的周遭，營造出一個審美的空間，在一層層關係的解剖之下，形成了一種儀式，一種召喚結構、深層心理與民族精神的相互交融，在「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上，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集體與個人的結合上，感性與理性的結合上，顯示出最大的社會精神效能」，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與兩兄弟的情誼恰恰形成了吸附性（儀式性）的召喚結構¹⁸⁸，召喚出的不只是兩人的故事，更巨大的是當時台灣人整體的歷史創口。

三、小結

在新舊兩版〈幌馬車之歌〉的閱讀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是兩個相互依偎的文本，或許在材料或是處理的題材之上，都不能去否認這是兩個「相同」的故事主題（新版為舊版的增訂），然而文學的有趣也正在這裡，兩者間的歧異其實也正造就了其不同的風貌，導致我們閱讀角度的差異。在這兩個文本之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召喚結構，彼此之間交叉指涉。在祖國頌《敘事的詩學》中提

¹⁸⁷ 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24。（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間ふさ子亦有相同的觀點，不過較為簡略：「與鍾浩東之肉聲原音同樣重要的，則是其異母胞弟——作家鍾理和的文章。鍾理和壓抑克制的「沈靜」筆調，完美地見證了其兄之「動」。」。參見間ふさ子，〈作為《幌馬車之歌》的譯者之一〉，頁 32。（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市，人間，2006））。

¹⁸⁸ 參見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1990），頁 284-293。引文在頁 292 處。

到了：

由於文學的自在規律性和整體性，任何時代民族文學文本之間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關聯，一旦這種隱蔽的關聯被作家有意呈現出來，讀者自然就會由一個文本聯想到另一個文本，從而進行兩個文本間的思考和評價。而這種文本間的必然關係的存在，就具有文本之間的相互闡釋和對照的意義發生，前一文本便可為理解或解讀當前文本提供某些先存的範式和途徑。¹⁸⁹

在這樣的理解層次之下，以增訂形式出版的新版〈幌馬車之歌〉跟舊版之間，存在著的更是無庸置疑的緊密關係。並且在互文的閱讀過程中，兩個版本所造成的閱讀感差異，也恰恰讓我們更明晰的感受到作者所欲探討與著重的問題所在。

新版所標誌的意義較舊版完整且宏大，然而就文本文學性的閱讀而言，筆者以為則是以舊版為高。新版不管在篇幅或史料的部分皆較為齊備，然而卻犧牲了鍾浩東與鍾理和兩兄弟在文本中互文對話的緊密意蘊，有弱化之惜。況且這樣的一個強烈對比不僅彰顯出了兩兄弟的命運差異，同父異母、一死一重生的遭遇，放在那歷史的軌道之上，不吝可放大為當時台灣人的整體分娩過程與結果。而今，鍾理和於台灣文學中受重視的程度，與鍾浩東的被「發現」，兩個兄弟終究到達同樣的平台，同樣的死而重生，在台灣歷史之上，在歷史一次次意識型態的分娩之中。

¹⁸⁹ 參見祖國頌，《敘事的詩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前言頁7。

第三節 史觀與意識型態的糾葛

理解過去的困難，在於過去不復與我們同在。¹⁹⁰

在理查·伊凡斯《為史學辯護》一書中討論了我們該怎麼學習歷史，該怎麼研究歷史，該怎麼書寫歷史，以及閱讀歷史。裡面提到了面對後現代思潮的狂潮，歷史學家們選擇了什麼樣的方式站立著不被擊垮。除了敵視、漠視與豎起高牆，歷史學家們也進行了反省。依凡斯同時也提醒我們，「我們不能只因為一股思想上的趨勢看似無可抗拒，就不去抗拒它¹⁹¹」。並且語重深長的說：

各種主張和理論，不管它們在其當代的知識界如何地揚威稱霸，我們都必須根據它本身的價值加以評估，而不能僅因大多數人都信奉它們，就毫無意見地接受它們。¹⁹²

這一點不只指向歷史學家，同時也指向了後現代主義者。而同樣的，也揭示了史觀與意識型態間糾葛的關係。在《幌馬車之歌》裡也有著這樣的關係存在。以下從文本中的化名來進行討論，並且更進一步的討論《幌馬車之歌》的相關論述是否也存在著權力與意識型態的拉扯。

一、從化名到本名——恢復本名出現的述說角色所代表的意義

從新版《幌馬車之歌》中所附的〈口述證言採訪紀錄〉¹⁹³中可以發現，在舊版完稿時（1988年9月），藍博洲僅僅採集到蔣蘊瑜、鍾里義、李清增與李旺輝等四人的證言，略去李清增的證言¹⁹⁴，其他三人的證言與鍾浩東的遺書與

¹⁹⁰ 本句修改自：「要理解過去更為困難，因為過去不復與我們同在」。參見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為史學辯護》，(台北：巨流：2002)，頁10。

¹⁹¹ 參見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為史學辯護》，(台北：巨流：2002)，頁13。

¹⁹² 參見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為史學辯護》，(台北：巨流：2002)，頁13。

¹⁹³ 參見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212。

¹⁹⁴ 李清增的證言，雖然採集於1987年3月8號，可是舊版中並未出現；在新版中則出現在兩

鍾理和的文字構成了舊版的〈幌馬車之歌〉。然而在舊版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人物——鍾順和，鍾順和為人物的化名。在舊版中以鍾順和之名出現的人物，在新版出版後，我們可以發現鍾順和不只是一個人物的假名，而是幾位人物的承載詞，我們可以從這樣的狀況看出什麼？橫地剛在〈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曾經言及：

有的受難者要求隱瞞名字。有的要求所講的證言在發表時必須有所取捨。蕭道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在求死不得的狀況下」(藍博洲「蕭道應先生傳奇而悲苦的道路(一九一六——二〇〇二年)」《蕭道應先生紀念輯》¹⁹⁵)，將記憶封存才倖存下來的人。夫人黃素貞當然也是同樣的路。第一版中用假名鍾順和就是因為這原因，他是諸多講述者的總稱。¹⁹⁶

而實際上，鍾順和乘載了幾個講述者？以下先以表格整理出舊版〈幌馬車之歌〉中關於鍾順和的部分與其相應的新版人物：

化名	內容	本名	內容
鍾順和 (頁 51-52)	講述鍾浩東行刑經過。	無	講述鍾浩東行刑經過。
鍾順和 (頁 80-81)	校長的作風，被浩東邀請至基中教學的經過；，校園和睦，學生的民主風氣也很盛。	李旺輝(【】) (頁 114-116)	【自我介紹】；校長的作風，被浩東邀請至基中教學的經過； 【在他校見到的貪污景象，講述浩東為何來延攬他】。
		李旺輝(【】) (頁 119)	【基中民主氣氛濃厚】，校園和睦，學生的民主風氣也很盛。

處：一是〈第四樂章：歸鄉〉中，頁 114。李清增言及自己戰後第二年(1946)回台，通過邱連球認識在日據時期早已久仰的鍾浩東，浩東招募李清增到基中，但李拒絕。日後浩東回南部，他們都會一起聚會、討論。另一則是在〈第六樂章：白與紅〉中，頁 156。指出《光明報》祕密刊行後，李清增負責屏東地區的發送。

¹⁹⁵ 《蕭道應先生紀念輯》即蕭開平、藍博洲編，《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藍博洲，〈蕭道應先生傳奇而悲苦的道路(一九一六——二〇〇二)〉，收錄於頁 107-182。

¹⁹⁶ 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16。(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4))

<p>鍾順和 (頁 82)</p>	<p>二二八傍晚，台北暴動的消息已傳至基隆，到處都有人打「阿山」，擔心校長的狀況，尋找校長，講述看到的景況。</p>	<p>李南鋒 (頁 137-139)</p>	<p>二二八傍晚，台北暴動的消息已傳至基隆，到處都有人打「阿山」，擔心校長的狀況，尋找校長，講述看到的景況。</p>
<p>鍾順和 (頁 83-85)</p>	<p>三月一號的狀況，跟藍明谷冒險去旁聽臨時大會，在瑞芳朋友家過了一晚；二號，經市議會要求，要塞司令部解除戒嚴；三號，碼頭工人襲擊軍用倉庫，被武裝鎮壓；四號，校長要求盡力保護外省老師的安全；三月五日到九日的情況。</p>	<p>戴傳李 (頁 139-140)</p>	<p>三月一號的狀況，跟藍明谷冒險去旁聽臨時大會，在瑞芳朋友家過了一晚。</p>
		<p>戴傳李 (頁 140)</p>	<p>三月二號，經市議會要求，要塞司令部解除戒嚴。</p>
		<p>李南鋒 (頁 142)</p>	<p>三月三號，碼頭工人襲擊軍用倉庫，被武裝鎮壓下來；四號，校長要求盡力保護外省老師的安全。</p>
		<p>戴傳李 (頁 143-144)</p>	<p>三月五日到九日的情況。</p>
<p>鍾順和 (頁 88-89)</p>	<p>事變後，民族主義與認同陷入危機；鍾校長主持「時事討論會」；校長分析二二八事變發生的原因；校長提議印行地下刊物，藉以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p>	<p>李旺輝 (頁 145-146)</p>	<p>事變後，民族主義與認同陷入危機；鍾校長分析事變發生的原因二二八；校長主持「時事討論會」。</p>
		<p>李旺輝 (頁 155)</p>	<p>校長提議印行地下刊物，藉以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p>
<p>鍾順和 (頁 90-92)</p>	<p>局勢演變的狀況。</p>	<p>李旺輝 (頁 157-161)</p>	<p>(原 85-86 內容)；局勢演變的狀況。4 月 1 日，和平代表團北上議和(原作 3 月 23 日)。</p>
<p>鍾順和 (頁 92-93)</p>	<p>引導學生建立圓滿的世界觀，二二八以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強了；麥浪歌詠隊，1948.03.29 慶祝青年節，次年 4 月 6 號發生「四六事件」；7 月發生工潮；特務滲透進地下組織，埋下了噬血的病毒。</p>	<p>李旺輝 (頁 169)</p>	<p>引導學生建立圓滿的世界觀，二二八以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強了。</p>
		<p>戴傳李 (頁 171-173)</p>	<p>麥浪歌詠隊，1949.03.29 慶祝青年節，4 月 6 日發生「四六事件」。</p>
		<p>裴可權 (【】) (頁 173)</p>	<p>【中共準備積極攻台，要求台共預先做好準備】；7 月發生工潮。</p>
		<p>蔣蘊瑜 (【】) (頁 176)</p>	<p>【1949 年 5 月 1 日，全省戶口總檢；19 日頒佈戒嚴令，情勢</p>

			趨緊張】「工潮」、「學潮」洶湧展開，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
		李旺輝 (【】) (頁 176-177)	特務滲透進地下組織，埋下了噬血的病毒；【來了兩個新教師都是職業學生出身的特務】。
鍾順和 (頁 95-96)	9月2號前來要逮捕校長，其實校長早已被補，9號，又來逮捕了四名教師、三名職員與三名學生，教育廳派另一位校長接替鍾浩東的職務。	李旺輝 (【】) (頁 187-188)	【得知鍾浩東被抓的消息】；9月2日，特務又到校長宿舍抓人，但其實校長早已被他們抓走了。
		李旺輝 (【】) (頁 188-189)	【鍾校長遭到嚴厲的刑求，在脅迫之下，為減低受害範圍，供出假名單】9月9號，軍警再度包圍學校，抓走了四名教師、三名職員與三名學生。
鍾順和 (頁 98-99)	與校長同時被移送，回憶校長感訓期間的生活與拒不改造的思想；後來校長一連申請好幾次退訓，有一次未來得及擋下便呈報上去了，後再度被提審。	戴傳李 (頁 199-200)	與校長同時被移送，回憶校長感訓期間的生活與拒不改造的思想；後來校長一連申請好幾次退訓，有一次未來得及擋下便呈報上去了，後再度被提審。

從新舊兩版的內容來看，鍾順和承載的人物有：李旺輝、李南鋒、戴傳李、裴可權、蔣蘊瑜等五人。然而就新版中所附之〈口述證言採訪紀錄〉的資料卻顯示只有蔣蘊瑜、鍾里義、李清增與李旺輝是在舊版完成前所採集到的人物證言。其中只有李旺輝無可疑義的就是鍾順和的本名之一。

在新版中，裴可權蔣與蘊瑜的部分都只有一段，分別在新版的第 173 頁與第 176 頁。兩人講述的部分皆為時代背景的介紹，裴可權出場交代了「四六事件」與怠工請願的風潮；而蔣蘊瑜則講述了當時時局的演變（傾向解放），在舊版中由鍾順和（講述）大抵是為行文之便或者換人敘述。然而李南鋒的出場（頁 137-139 與頁 142）都關係到鍾浩東，一是二二八傍晚暴動的情形，與尋找鍾浩東；另一則是校長告誡他們不要盲動。這些部分的行文不僅隻字未改，尚且都採用「我」第一人稱來講述，頗有見證之感，然而為何新版的〈口述證言採訪紀錄〉中李南鋒的證言的採訪時間卻在舊版完成以後？

而另一個出場講述也代換了許多原本鍾順和證言的證人——戴傳李（頁

139-140、140、171-173、199-200) 也有相同的情況。除了頁 171-173，是交代時代背景以外；頁 139-140，講述了「我」(即戴傳李)與藍明谷冒險去旁聽臨時大會；頁 140，講述「我們」(戴傳李與藍明谷)趕回學校時看見民眾與軍警的衝突；頁 199-200，說明「我」跟鍾浩東被移送感訓的狀況。

李南鋒與戴傳李的內容不禁讓人生疑，究竟是〈口述證言採訪紀錄〉有所差錯？又或者在這裡藍博洲也尊重著受訪者的口述，未加修改口述證言的時間？¹⁹⁷還是藍博洲行文結構導致的誤差？那麼舊版的〈幌馬車之歌〉是否雖然是報導文學，可是卻含有虛構的成分？若真有虛構的成分，那〈幌馬車之歌〉還算是報導文學嗎？

從化名到本名這個部分，可以確定的是：鍾順和不僅為化名，更承載了數名人物，這顯示出時局的更易與藍博洲的良心，不以舊版為尋找鍾浩東之旅的終結，仍進行進一步的查訪。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在第三章第一節裡，筆者使用了「觀察者的角色類型」此一方法來檢視參與程度的差異與文本重心轉移的關係¹⁹⁸，在前文討論出的結果是：舊版中的觀察者的人數較多，平衡了參與者較可能流於情感的表述，使得舊版〈幌馬車之歌〉予人的閱讀觀感不至於情感過度氾濫。然而在新版出版後，我們可以發現看似客觀的鍾順和其實是傾向主觀的(參與者的觀察)。甚至可以說鍾順和承載的不只是幾個人物，而是社會意識型態下被壓制的產物，在權力鬥爭下被迫噤聲的具體例證。在傅科的《規訓與懲罰》中揭示了權力運作的關係，說明要追蹤權力的蹤跡應當要從社會最細微的部分開始著手¹⁹⁹，而不敢發聲或是不敢以真名現身的口述者恰恰代表了這樣一個馴化(規訓化)的載體。

二、 是政治論述？或是文學研究？

¹⁹⁷ 橫地剛曾經就新版《幌馬車之歌》中的本文與年表間不相吻合的情況詢問過藍博洲本人，得到這樣的答案：「他(即藍博洲)說雖然知道錯了，但因為是「口述」所以未隨意修改，而且他們都已經去世，也不能再去核實了。」參見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頁 28。(收錄於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4))

¹⁹⁸ 詳見前文頁 43-48。

¹⁹⁹ 參見吳猛、和新風，《文化權力的終結：與福柯對話》，(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頁 289。

—〈幌馬車之歌〉之論述文章的論述傾向

在藍博洲的相關討論文章中，以〈幌馬車之歌〉討論最為熱烈。而值得關注的是在其中所展現的史觀。

在藍博洲的諸多作品裡，尤其是歷史報導與報導文學的部分，國共內戰與美蘇冷戰的歷史背景一再地被提起，甚至成爲了戰後左翼運動被鎮壓的最大原因，在藍博洲的撰述下，白色恐怖政策的實施是受到美國的保護與默許的。陳芳明在〈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葉石濤與藍博洲筆下的台灣五〇年代〉²⁰⁰中論述到了藍博洲史觀的問題，便言及：

他（藍博洲）的歷史解釋，無非是要把白色恐怖政策與美國資本主義的擴張密切聯繫起來。……台灣既然被劃歸為美帝國主義的陣營，那麼，就無可避免是屬於侵略、墮落的一方。相形之下，社會主義就變成理想的彼岸，也變成台灣青年永恆的嚮往。他（藍博洲）會使用「進步的世界觀」一詞，來概括戰後初期的台灣左翼路線，便是建基在這樣的歷史認識上。²⁰¹

陳芳明於是下了結論，認爲藍博洲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樣的史觀下形成的。而這樣的創作便不可避免的容易成爲政治背書的籌碼。

會出此言乃是不同政治傾向在討論〈幌馬車之歌〉此一作品的切入點往往有所差異，一方面的論者多從文學藝術性層面來討論，或者肯定藍博洲對於禁忌的歷史的挖掘。如詹宏志的〈未完的悲哀——評介〈幌馬車之歌〉〉讚許〈幌馬車之歌〉是具有藝術品質的「小說」；謝愛珠的〈評〈幌馬車之歌〉〉，是三頁的書評，肯定了藍博洲對突破禁忌的努力；王文仁的〈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則是討論〈幌馬車之歌〉在藍博洲創作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意圖解決其所引發的文體上的疑慮；須文蔚的〈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從報導文學的角度入手，肯定了藍博洲經營報導、歷史紀錄的努力。不過也稍稍的提到了作者意識型態的問題：

²⁰⁰ 收錄於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0-304。

²⁰¹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6。

在方法上，他（藍博洲）用口述歷史的模式再現真實，重新整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作者的意識形態固然仍會在選擇受訪者、資料剪裁與史料動用上顯現出來，但每一個部分的報告都由當事人見證，無可挑剔地重現受訪者記憶中的真實，也就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力。²⁰²

「作者的意識形態」與「重現受訪者記憶中的真實」一語，提示了我們紀實與真實之間的差異。

相較於此，另一方面的論者，以陳映真為首，則往往採取較為激烈且帶有控訴口吻的平反意圖。如陳映真的〈以紀實文學結算臺灣的「戰後」評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開始便言明所謂的「自由世界」透過許多方法（包含文學藝術）企圖「制度性地改寫、歪曲和湮滅歷史」。而對〈幌馬車之歌〉則給予高度的評價：

在這樣一個**畸形的歷史背景**中，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所收關於五〇年代台灣典型地下黨人的紀實報告，成為極少數台灣「**戰後反省**」、「**戰後結算**」和「**戰後批判**」的傑出作品之一，是**認真的**知識分子和讀書界案頭上絕不可少的一本書。²⁰³

這樣的一個高度評價，重點在於藍博洲為「畸形」的歷史重新塑形、進行結算批判。另外在陳映真總編輯，人間出版社所出版的《日讀書界看藍博洲》，這樣的傾向更是明顯。從〈編輯室報告〉開始，冷戰／內戰的雙重結構在文章開頭又述說了一次，並且指出了曾健民的文章〈「光復文學」的出發點〉「以具體的史證駁斥了台獨派的歷史論述」²⁰⁴。其餘與〈幌馬車之歌〉之相關文章也或多或少，或輕或重的提到了台灣、大陸與日本的關係。正如陳映真所言：這是為了端正日本大眾對於台灣的視角。於是在作品本身的意義以外，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被賦予了更高的「歷史使命」。

尤有甚者，大陸劉孝春的〈試論《幌馬車之歌》〉認為：

²⁰² 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頁 288。（收錄於《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文化：2004））。

²⁰³ 陳映真，〈以紀實文學結算臺灣的「戰後」評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聯合文學》：8:4=88：1992.02），頁 95。**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²⁰⁴ 參見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3。

透過《幌馬車之歌》所報導的鍾和鳴和蔣碧玉的人生軌跡，了解了**正直愛國的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在異族統治下尋求解放之路，又如何²⁰⁵在國共兩黨鬥爭中，尋找**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認同**的曲折過程。

在這樣的行文邏輯下，我們清楚的看見所謂的正直愛國，所謂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黨，所連結的對象。劉孝春更提出了一個說法，指出自己曾在陳明忠那裡聽說了鍾理和也加入了中共地下黨。²⁰⁶姑且不論真相是什麼，首先我們可以看見的便是一個清楚的意圖，被台灣文學界奉為「鄉土文學之父」的鍾理和其實是地下黨員！？並且劉孝春還接著這麼說，認為應當重新理解鍾理和的文學作品並「賦予其**嶄新**的意義」，要「重新對其作品展開**更積極的評價**」。

而藉由鍾理和據說可能是地下黨員的身份，為何可以對其文學作品展開所謂「嶄新」且「更積極」的評價？這樣形成的評價會有助或有損於鍾理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嗎？若鍾理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真隨著此一身份上昇或下降，那麼又意味著什麼？也不過是讓我們更清楚的看見意識型態對於文學史（史觀）撰述的影響吧。

在陳芳明的〈白色歷史與白色文學——葉石濤與藍博洲筆下的台灣五〇年代〉論述到了史觀的問題。在文中，陳芳明解釋了五〇年代國民黨高舉「反共復國」旗幟，意圖鞏固自身政權正當性所導致的苦悶時局，造成了知識份子的兩個不同的政治主張（台灣史觀），一是戰後左翼路線，另一則是台灣獨立運動，而藍博洲與葉石濤對於五〇年代的回顧書寫恰恰代表了這兩條路線。陳芳明認為：

葉石濤與藍博洲的有關五〇年代回顧的作品，典型地反映了現階段台灣史觀的兩種立場。他們的不同立場，既銜接了八〇年代以來的統獨觀點，也延續了五〇年代政治運動的傳統。²⁰⁷

²⁰⁵ 劉孝春，〈試論《幌馬車之歌》——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文藝爭鳴》，2005.06，頁 63。
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²⁰⁶ 文中言及陳明忠從邱連和那裡得知的，並且自己（即劉孝春）也從李旺輝口中證實了鍾理和的思想傾向。（劉孝春，〈試論《幌馬車之歌》——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文藝爭鳴》，2005.06，頁 65。）

²⁰⁷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3。

並且言及雖然兩人背景、觀點與書寫方式皆大相逕庭，然而卻都是「通過文學形式來重建歷史事實²⁰⁸」。並指出兩人的作品使得一種新文體於焉誕生，而這樣的一個文體指的是文學與史學的結合。並且也提出警告與疑問：

前者（文學創作）側重想像，後者（歷史撰述）建基於事實。兩者若是融合在一起，史學可能會傷害想像，而文學則有可能會扭曲事實。……究竟這樣的撰寫方式會對台灣史學、台灣文學產生怎樣的影響？究竟這樣的作品在當前的政局中代表了怎樣的意義？²⁰⁹

進一步的，陳芳明指出了「一旦這些歷史的創口揭露之後，不同政治信仰的撰史者提出的歷史解釋，往往因為他們各自的信念與立場而有所差異」²¹⁰。也對藍博洲「意識先行」的政治態度與創作技巧提出警告²¹¹。然而不管孰是孰非，這些討論都圍繞在意識型態之上，解脫不了。政治傾向決定了在此或彼討論上的差異，而檢視作品的價值的尺規不（只）是其文學藝術性，不（只）是其是否深刻感人，更多的在於作品「站在」了哪個意識型態的一方。

²⁰⁸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3。

²⁰⁹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3。

²¹⁰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83-284。

²¹¹ 參見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頁 295-302。

第四章 藤生樹死與樹生藤死

——紀實與虛構的揉雜

上山看見藤纏樹 / 下山看見樹纏藤
藤生樹死纏到死 / 樹生藤死死也纏

——客家山歌「藤纏樹」

1983年3月，《中外文學》刊出藍博洲的第一篇小說〈旅行者〉；1985年元月，藍博洲寫成了他的第一部中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原題為《死亡之後才是誕生》），卻被《聯合文學》以「稍不合本刊」的理由退稿²¹²；1985年12月，短篇小說〈喪逝〉刊載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並且獲得了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自此，藍博洲中斷了他的小說創作，戮力於歷史報導與民眾史的挖掘，直至2002年6月出版了長篇小說《藤纏樹》²¹³，藍博洲方才回到了小說創作的行列。藍博洲自承：

二〇〇二年，終於履行了自己「四十歲時重新開始小說創作」承諾，完成並出版了長篇小說《藤纏樹》。

顯見對藍博洲來說，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是他無法忘情的志業。並且《藤纏樹》的出版也讓藍博洲通過寫作的實踐，「解決了「內容與形式」如何統一的問題」。然而，他也道出了他的困擾：

長期以來寫作報告文學的紀實規範，卻讓我（指藍博洲）虛構小說的想像

²¹²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印刻：2004），頁6。）《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一書，後於1995年連載於自立晚報副刊，並於2004年出版。

²¹³ 《藤纏樹》一書曾獲2002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 文學類】、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 中文創作類】等殊榮。

力受到寫作習慣的制約，無法放膽前進。²¹⁴

而這般的思索，在《藤纏樹》一書中亦可看到²¹⁵。

目前，有關《藤纏樹》的評論文章不多，僅有邱貴芬的〈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²¹⁶，范宜如的〈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²¹⁷以及黃儀冠的〈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²¹⁸。其中邱貴芬提出了：

藍博洲的《藤纏樹》顯然不該只被視為一部挖掘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小說或是以現實人物為本的歷史小說，而是一部探討如何寫歷史記憶和歷史小說的小說。²¹⁹

范宜如則由多方面討論《藤纏樹》一書，言及了《藤纏樹》的多重閱讀性，不僅是閱讀了近現代史的創傷與記憶、創作者的自我指涉與對話，其中更有小說與報導之間的轉換與客家山歌的悠遠情韻²²⁰。而黃儀冠則連結了《紅色客家人》、《紅色客家庄》以及《藤纏樹》三部藍博洲的作品，意圖探討苗栗客家歷史書寫。其中在關於《藤纏樹》的部分偏重於討論其寫作策略與其敘事模式，並且認為在這部小說中，藍博洲企圖「處理口述歷史、紀錄觀察訪談，官方說法，以及報導者／敘事者的中立或介入的角色，以及轉化為小說文類後可能解決或開創的歷史／

²¹⁴ 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8。）

²¹⁵ 其實「如何寫作？」一直是藍博洲文學創作路上苦思的問題，這方面的討論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裡亦可清楚看到。

²¹⁶ 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

²¹⁷ 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頁 58-62。（除此之外尚有石一寧，〈從歷史之場走向現實之思——評藍博洲長篇小說《藤纏樹》〉，《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5 年 04 期。不過筆者手中尚無資料。）

²¹⁸ 參見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頁 203-217。（收錄於彭基山編，《第四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故鄉與他鄉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

²¹⁹ 參見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頁 2。）

²²⁰ 參見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頁 58。

政治小說類型²²¹」。

以下筆者意圖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出發，進一步的觀察《藤纏樹》的內容與寫作形式，並且冀望從中得到與藍博洲自身以及先前小說創作的連結。

第一節 寫實與後設²²²——《藤纏樹》中的敘事手法

與其說《藤纏樹》是一部描寫白色恐怖時期被銃殺的青年林明華的寫實小說，不如說這是一部寫「如何架構此一主題，使讀者可以感受到紀實與虛構之間難以拿捏的分際所在」的小說。在《藤纏樹》中，藍博洲架構了一個返鄉從事文史調查的青年作家阿里，讓阿里成為寫作《藤纏樹》一書的作者。而採集林明華生命史的開始卻是連接著一首客家山歌「苦力娘」，「苦力娘」帶出了林明華的妻子傅雙妹的名字，也帶出了久遭禁制不能公開討論的歷史情境。在那些年歲相近的老人們的談話中，阿里聽見了一則「傳說」，林明華與傅雙妹的故事在阿里的耳裡成為了一樁亟欲探查的「悲劇傳奇」。

於是全書分成了四個部分，分別是：〈序場〉、〈尋訪〉、〈閉關〉與〈終場〉。〈序場〉與〈終場〉是連貫的。阿里寫成了的《藤纏樹》在竹頭庄舉辦了作品發表會，目的是要紀念竹頭庄一個被銃殺的青年林明華。而那輛從三山國王廟廣場出發的小發財車，一路上所播放的內容可以看出阿里對於《藤纏樹》一書的定位——「《藤纏樹》就是**根據這樣的事實**所寫的**真實的小說**」²²³。並且在〈終場〉，藍博洲安排了林明華生命史的幾位見證人，述說了對於林明華、對於歷史與社會大眾眼光的看法，余聲潤說了：

「……我始終不認為我們有任何見不得人的『罪行』；也因此，我也不認

²²¹ 參見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頁 212-216。（收錄於彭基山編，《第四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故鄉與他鄉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

²²² 「後設」指的是在後現代的不確定性之下，人們感受到世界不可能被全然呈現出來，因此陷入了兩難。後設小說具有一種自我指涉的特質，在小說創作的實踐中公開了展示其創作過程，藉著小說創作技巧與故事的並置，讓讀者與作者可以共同的審視小說的創作，並且探索真實與虛構的關係。（參見帕特里莎·渥厄（Patricia Waugh）著，錢競、劉雁賓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頁 12。）與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頁 62（注釋三）。

²²³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1。**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為我們需要官方的任何『平反』與『補償』；我們要的平反，是歷史的平反，是人民大眾對我們肯定的平反！……」²²⁴

曾光輝更談到林明華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人物，而是代表了一整個世代的血性男女們。談到了歷史的遺忘與失落，並且指出應當要「以更寬闊的歷史視野來正視這樣的歷史傷痕」，「不能讓任何一種社會勢力出於自私的立場或策略的理由，而扭曲真實，假造歷史，愚弄民意」²²⁵。而鍾炳全則代表了苟活下來的懦夫，道出自己內心深處的對自我的批判，並要台灣人懂得記取教訓。至於文中的青年作家阿里提出了我們應當去挖掘歷史，不能只是活在一種記憶斷裂的狀態之中。最後，傅雙妹來到現場，送來了林明華就義時的血衣，卻不肯露面，只留下悵然的阿里與那高亢又有些淒厲的客家山歌「藤纏樹」。

〈尋訪〉這個部分則是阿里採集林明華生命史的經過與紀錄。其中不只包含了阿里的在竹頭庄的生活與採訪經過，更放置了阿里所整理的證言檔案，甚且還有判決書與大事年表。分由兩線進行的〈尋訪〉採用了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一線是阿里尋訪林明華往事的小說敘述，另一線則是關於林明華生命史的口述歷史²²⁶。在〈尋訪〉中呈現出的是一位全心投入林明華生命故事採訪的青年阿里，阿里年是一個搬離竹頭庄十幾年的遊子，藉由他的眼光，文章的一開頭便點出了竹頭庄今昔之感，從滿是竹林的竹頭庄界到如今遍目所及都是檳榔樹的景況，只有竹頭庄的開庄伯公廟還被茂密的竹林環繞著，也在這裡，林明華與傅雙妹的故事得到了平反，免於繼續湮沒在歷史之下。藉由阿里的挖掘與拼湊所呈現出來的口述歷史漏洞百出，由於資料的不足，無法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阿里只好把所採集到的材料寫成一篇文章包含了「紀實與虛構」的紀實小說²²⁷。

而〈閉關〉則是書寫了阿里將採訪所得與史料化成一部紀實小說的創作過程，在這裡文本也以兩線並行，一是阿里與阿靜的通信，透過書信的往返，藍博洲處理了阿里面對創作時的遭遇的困難、疑惑與堅持，此外還有其前女友阿文寫

²²⁴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54。

²²⁵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54-555。

²²⁶ 參見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頁 1。）

²²⁷ 見阿里對阿靜的書信，言及了對這樣資料繁雜豐富卻又疑點重重的歷史題材感到難以下筆，只好捨棄掉報導文學的形式，改為小說的方式書寫。（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6。）

給阿里的告白信（此一部分的討論留待第二節再談）；另一則是阿里的小說創作《藤纏樹》的實際呈現。

藍博洲的《藤纏樹》使用〈序場〉、〈尋訪〉、〈閉關〉與〈終場〉這樣一個起承轉合的手法企圖完善的不只是關於林明華的一部紀實小說，更可以說是一部書寫林明華的書寫史，或者說是《藤纏樹》一書的創作過程史。在文本中藍博洲雜用了寫實與後設的手法，而多線進行的故事線也使得讀者並非只將焦點集中在林明華與傅雙妹之上，大體來說，藍博洲的《藤纏樹》呈現出的是兩個人物的生命史，一是林明華的生命史，另一則是小說中的青年作家阿里的成長史²²⁸。以下從《藤纏樹》一書中所使用的寫作手法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一、《藤纏樹》中的口述採訪

藍博洲的《藤纏樹》中，寫實小說《藤纏樹》的部分（阿里所寫的《藤纏樹》）大約佔了全書的四成²²⁹。而其他的部分以阿里的生活及阿里對林明華生命史的採集為主，在藍博洲的《藤纏樹》中，企圖完整的呈現出一段被湮沒的歷史如何從歷史的洪荒之中被拉拔出來，而其中所包含的問題不只是時間的流逝所造成的採集不易，更多的是在歷史包袱之下怯於發聲的狀況。

一開始，林明華與傅雙妹的「傳說」便是在無意間被阿里所得知，那是一條細小的開端，阿里大可當作是一則傳說聽過就算了，或者跟那些在開庄伯公廟談論此事的人一樣，將傳說永遠止於傳說，只是巷弄街談時的材料。不過阿里選擇了積極尋訪，而非漠視。阿里這樣的舉動，相當程度來自於對自己自小生長的地方的不了解，在外多年的遊子爲了想多瞭解一點竹頭庄的歷史與文化，答應了童年玩伴阿立的邀約回到竹頭庄來作山歌與地方文史資料的採集。然而一開始計程車司機便由於他生疏的客家話認爲他應當是外地人²³⁰，而回鄉採集山歌的阿里居

²²⁸ 參見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頁 60。

²²⁹ 頁 219 爲阿里，《藤纏樹》的封面頁。而全文共 41 節，共 239 頁（含前言）。（前言、1-4 小節，頁 221-237、5-6 小節，頁 242-250、7-8 小節，頁 256-266、9-10 小節，頁 271-281、11 小節，頁 285-291、12 小節，頁 296-301、13-14 小節，頁 306-317、15-18 小節，頁 322-342、19 小節，頁 347-358、20-21 小節，頁 362-375、22-24 小節，頁 384-397、25-26 小節，頁 407-422、27-30 小節，頁 428-446、31-32 小節，頁 450-458、33-35 小節，頁 462-477、36-37 小節，頁 489-500、38 小節，頁 507-517、39-40 小節，頁 521-537、41 小節，頁 542-546）

²³⁰ 在計程車司機與阿里的對話中，藍博洲刻意強調了使用的語言，突顯了阿里像是回鄉的外人。

然連客家的〈猜問歌〉都沒聽過，連自小便愛吃的面帕板也不知道名稱的由來，顯示出阿里與竹頭庄的疏離。

在阿立的協助之下，阿里找到了第一個證人，也就是他與阿立國一時的數學老師鍾炳全，經由與鍾炳全的訪談，阿里一步步的循線採訪到徐聲潤、彭清池、詹溪水、楊雲海，以及外甥劉武雄、姪女林春妹、劉武雄的岳父曾光輝、謝明志、傅衛真（傅雙妹為其姑媽）。在訪談之中阿里逐漸的瞭解到這段禁忌的歷史，卻也同時體會到採訪的不易。在《藤纏樹》中，藍博洲藉由阿里的追尋，向我們揭露了從事口述歷史採訪的過程，這過程包含了：

（一）、問題意識的開展

《藤纏樹》一開頭便帶出了為何要尋訪林明華與傅雙妹的原因，並且藉由尋訪的逐步深入，將阿里與林明華的生命史結合在一起，問題意識也由對林明華的好奇進一步深入轉化為對自己與歷史的思索。

（二）、——現身的證人

藉由阿立道出的第一條線索（鍾炳全）與牽線，阿里揭示了該如何把握每一次訪談所得到的線索，才能進行進一步的採訪的經過。在文中阿里提到了口述採訪與特務抓人的相同點——「只要能找到第一個歷史見證人，那麼，其他相關的歷史見證人就可以一個接著一個地『咬』出來的」²³¹。相同的手法、兩異的用心，或許這也代表著人心的差異所將導致的不同歷史風貌。

（三）、採訪時應當注意的細節

採訪時，採訪者與受訪者的關係、信任程度與否更將決定所採訪到的資料的多寡與真實性。故此，應當注意與口述證人應對的態度，從證人話語裡的線索引導證人回想起更多的事²³²、對於證人的證言（官方的資料）採存疑的態度，並加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6-17。）

²³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9。

²³² 例如在第二次採訪第二位證人余聲潤時，余聲潤指出他與林明華對問題有不同看法，若是僵持不下便會到屋外院子裡相撲。阿里便由此引導余聲潤講出林明華在松山第六機械廠時為廠

以檢證。例如在阿里第一次採訪鍾炳全老師時，阿里心裡思考：「如何才能突破橫互在他和老師前面的那道看不見的障礙，進入鍾老師的記憶裡頭。……他（指阿里）想，鍾老師也心存顧忌吧？」²³³，這段話也帶出了在採訪之初，採訪者起伏不安的心情。

（四）、相關資料的搜尋與嚴謹的工作態度

除了口述採訪之外，在阿里的口述採訪過程中也蒐集了相關書籍、雜誌的報導²³⁴，以及余聲潤所寄來的判決書。在判決書方面，阿里將一大段沒有標點符號、沒有分段的判決書「事實」照文抄錄，並且將其以條列式的方式重新整理，且也將從判決書中產生的疑惑以條例的方式整理出來²³⁵，顯示出阿里嚴謹的工作態度。此外，阿里也就鍾炳全的兩次採訪記錄與余聲潤的兩次採訪紀錄與通信採訪，加上判決書內容，整理出一份《林明華大事年表》²³⁶，在《藤纏樹》一書中放置了的證言檔案與故事主角的大事年表都說明了採訪之後整理的功夫。而雖然在工作室工作報告以後阿立否決了阿里對於林明華生命史的採訪（不能列入竹頭庄文化誌）²³⁷，阿里卻選擇繼續調查，這樣一個不隨俗的堅持也讓我們看見隱身在阿里背後的藍博洲的身影。

在口述歷史採訪的這個部分，我們看見的是一份口述歷史的真實範例²³⁸，而這樣的呈現也與阿里所寫的《藤纏樹》形成了資料與寫作（小說）的銜接，更使藍博洲的《藤纏樹》雜揉了寫實與後設的手法，從中揭示了歷史寫作的困境。

二、《藤纏樹》中的書信

內工人爭權益的事蹟。並由此得到更多關於林明華實際的故事，而非僅止於對林明華個人的描寫。（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78-80。）

²³³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6。

²³⁴ 相關書籍、雜誌有：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安全局機密文件》（頁 123）、《新聞內幕》中歐陽盛菊所寫的〈潛臺匪共黨務間諜海山區部破獲追蹤記〉（頁 123-125、128-131）；理論學習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梅林著，羅稷南譯的《馬克思傳》、《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頁 187）、背景資料有：《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83）

²³⁵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97-99。

²³⁶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08-112。

²³⁷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16-117。

²³⁸ 參見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頁 59。

在〈尋訪〉中，口述歷史與阿里的採訪過程形成了兩線並行的敘述手法，而在〈閉關〉中，阿里的寫實小說與阿里與阿靜的通信也構成了相同的呈現手法。在《藤纏樹》中的書信有：阿里與阿靜互通的書信、阿文寫給阿里的信以及阿文的醫師寫給阿里的信，依時間順序排列於下（並將穿插於其中的小說標示出來）：

書信（頁數）	對象	內容
〈最初的故事大綱〉（頁 195-199）	阿里→阿靜	說明《藤纏樹》的故事大綱。
〈敘述結構與主要人物〉（頁 201-203）	阿里→阿靜	說明《藤纏樹》的敘述結構與主要人物。
〈章節細目〉（頁 205-211）	阿里→阿靜	說明《藤纏樹》的章節細目
〈阿靜致阿里的第一封信〉 （頁 213-215）	阿靜→阿里	回想起大學時代的往事，提到了阿里與阿文過去的戀情，阿里的「理想」與自己的「現實」。
〈新的構思〉（頁 217-218）	阿里→阿靜	寫作不順，要阿靜不要再提起阿文的事。 （前言與前四節，一併寄出）
小說前言與前四節（頁 219-237）		
〈阿靜致阿里的第二封信〉 （頁 239-241）	阿靜→阿里	對於阿里吝於表達對自己的思念而埋怨，對於小說改變寫法的意見。
小說五、六節（頁 242-250）		
〈關於愛情的描寫〉（頁 251-255）	阿里→阿靜	與阿立的對話，不滿阿靜提起阿文，對愛情主題掌握上的困難。（5、6 節一併寄出）
小說七、八節（頁 256-266）		
〈阿靜致阿里的第三封信〉 （頁 267-270）	阿靜→阿里	讀《齊瓦哥醫生》的感想，為何會提起阿文的原因（怪電話）。。
小說九、十節（頁 271-281）		
〈男女主角的愛情該如何發展〉 （頁 283-284）	阿里→阿靜	謝謝阿靜在現實生活上的付出，言其寫作已進入狀況但是關於主角的愛情還不知道該怎麼發展，認為不應該將住址告訴阿文。（7-10 節，一併寄出）
小說第十一節（頁 285-291）		
〈初戀情人阿文突然來信〉 （頁 293-295）	阿文→阿里	對阿里的思念與後悔。
小說第十二節（頁 296-301）		
〈阿靜致阿里的第四封信〉 （頁 303-305）	阿靜→阿里	對 7-10 節的看法，讀《安娜·卡列尼娜》的感想，認為阿里應當面對自己內心的暗

		影（與阿文過去的戀情）。
小說十三、十四節（頁 306-317）		
〈阿文致阿里的第二封信〉 （頁 319-321）	阿文→阿里	收到阿里的回信，對阿里情感的剖白。
小說十五至十八節（頁 322-342）		
〈過河卒子〉（頁 343-346）	阿里→阿靜	寫作順利，對文學創作的想法。（11-18節，一併寄出）
小說第十九節（頁 347-358）		
〈阿靜致阿里的第五封信〉 （頁 359-361）	阿靜→阿里	認為小說交代歷史的意味大於小說創作的意義，問阿里有無跟阿文聯絡。
小說二十、二十一節（頁 362-375）		
〈阿文追述過去的戀史〉 （頁 377-383）	阿文→阿里	阿文追述過去的戀史。
小說二十二至二十四節（頁 384-397）		
〈阿文續述過去的戀史〉 （頁 399-406）	阿文→阿里	阿文續述過去的戀史
小說二十五、二十六節（頁 407-422）		
〈用語錄寫小說？〉（頁 423-427）	阿里→阿靜	阿里借馬克思的話改寫成自己對這陣子的寫作心得，擔心自己的寫作策略錯誤，不應當用小說來呈現。
小說二十七至三十節（頁 428-446）		
〈阿靜致阿里的第六封信〉 （頁 447-449）	阿靜→阿里	鼓勵阿里，支持阿里的寫作。
小說三十一、三十二節（頁 450-458）		
〈阿文的憂鬱〉 （頁 459-461）	阿文→阿里	向阿里說明要斬斷對他的情思，健康的活下去，不再找他了。
小說三十三至三十五節（頁 462-477）		
〈虛無之後〉（頁 479-488）	阿里→阿靜	跟阿靜自白與阿立去喝酒玩樂的荒唐事，並且自省。
小說三十六、三十七節（頁 489-500）		
〈暗影〉（頁 501-506）	阿里→阿靜	收到阿靜遊大陸的照片，言及其對寫作的種種顧忌，也提到了與阿文的戀情是自己心中的暗影。（一併寄出 19 節後的稿子）
小說第三十八節（頁 507-517）		
〈阿文的醫師來信〉（頁 519-520）	醫師→阿里	說明阿文的病情以及已經逃出療養所，希望阿里若有阿文的消息與療養所聯繫。

小說三十九、四十節（頁 521-537）		
〈阿文的夢〉（頁 539-541）	阿文→阿里	跟阿里說自己作的夢，希望跟阿里有一個孩子。
小說第四十一節（頁 542-546）		
〈深沈的無望〉（頁 547-550）	阿里→阿靜	跟阿靜說《藤纏樹》已脫稿，言及自己後悔改變結構形式。

阿里的《藤纏樹》使用了寫實小說的方式寫作，而寫作過程的情緒與困境則以書信的方式呈現出來，藉由書信我們可以看到：

（一）《藤纏樹》寫作大綱的改易

在〈尋訪〉的最後，阿里向阿靜表明要將林明華的故事以報導文學的形式來寫²³⁹，但是這樣的設定卻使得阿里數易其稿，寫作進度停滯不前，於是阿里在寫給阿靜的第一封信裡說明了這樣的狀況，並且表明要放棄以歷史人物的報導此一形式來寫，言其要「老老實實地把我（即阿里）所採集到的材料寫成一篇包含『紀實與虛構』的紀實小說」²⁴⁰。

而其寫作計畫中所揭示的情節概要，大抵上與《藤纏樹》一文的前半「尋訪」相同，最大的不同在於，〈尋訪〉中尋找林明華與傅雙妹的歷史之旅是由工作室整體一同展開的。在大家的努力下，經由個別的尋訪與一同進行的歸納、研判與分析，使得關於林明華這一段塵封的往事漸漸清晰起來，而在最後，經由工作室所有成員的討論決定由一位受過文學訓練的年輕人負責編寫林明華的傳記報導（使用「我」這個人稱寫作，這一點也不同於〈尋訪〉以第三人稱「阿里」進行寫作）。²⁴¹然而實際上卻是只有阿里一人，相較於阿里的情節概要，可以顯示出阿里，也可以說實際作者藍博洲的期望。

進一步的，阿里在寫給阿靜的第二封信中作了結構與主要人物的敘述。在結構方面，阿里是這樣說的：

阿靜，關於這篇紀實小說《藤纏樹》，我現在的初步構想是：通過兩條

²³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0。

²⁴⁰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6。

²⁴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8。

平行線，以電影蒙太奇的表現方式，來展開小說的情節。²⁴²

並且更進一步的說明：

一條線是工作室執筆者「我」的採訪記事，以及「我」針對各種材料的分析、討論與感想；另一條線則是各個歷史見證者的口述證言，以及他們因為回憶往事而觸動的主觀感情的波動；到了最後一節，結束在《藤纏樹》發表會現場的客觀描寫。²⁴³

而在寫給阿靜的第三封信裡更是清楚的交代了《藤纏樹》的章節細目²⁴⁴，並且希望自己的寫作能夠按照計畫順利的進行下去。可是隔了一個月之後，阿里寫了第四封信給阿靜，寫作不順的阿里將原因歸咎在結構上，於是撕毀了三萬多字的稿子，決定放棄原先設定的結構，將林明華的故事以傳統寫實主義小說的方式來寫，並且隨信寄上了以寫實手法寫的《藤纏樹》的前言與前四節的初稿。

(二) 作者與讀者的對話

通過書信的往返，阿里向阿靜道出了自己對於寫作的想法，而阿靜則成為阿里《藤纏樹》的第一位讀者。阿里在給阿靜的第三封信裡提到了「讀者不是藝術作品的消極旁觀者，而是積極的活動者」²⁴⁵，藉由給阿靜寫信，阿里不只分享了他在寫作期間的苦悶與喜悅，也藉著寫信來釐清自己在寫作中所遭遇的困境，並且尋求解決的方法。

在書信中阿里說明了為何放棄掉原先的結構設定，並且也提到由於自己對於農家生活的陌生以及欠缺一些歷史背景的瞭解，延緩了動筆的速度的狀況²⁴⁶。而寫給阿靜的第五封信〈關於愛情的描寫〉則談到了資料的不足，導致必須加上主觀的想像來架構林明華與傅雙妹兩人之間的愛情，可是主觀的想像不能脫離客觀的歷史情境，憑空想像，造成阿里難以下筆的狀況，也提到了解決的辦法²⁴⁷。藉

²⁴²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01。

²⁴³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02。

²⁴⁴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05-211。

²⁴⁵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11。

²⁴⁶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17-218。

²⁴⁷ 〈關於愛情的描寫〉，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51-255。

由書信的往返，阿里提出了自己對於寫作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心情的起伏，而阿靜則從讀者的立場給予回應與支持。我們從中看見了作者的思索與藍博洲對於讀者閱讀的預期心理。

而在這裡，藍博洲藉由阿里與阿靜的書信往返，其實反倒顯現了一個現象，在文中所設置的阿靜一角，不但承受了阿里對於愛情描寫的困惑，其實更擔當了「作者的讀者」的此一角色。因為阿靜實為藍博洲撰寫下的人物，藍博洲將自己虛設的讀者直接現身在文本之中讓阿靜成為作者理想中的讀者，藉由對話直接向讀者表明心意，一方面來說也可說是為自己所遭遇的寫作上的難題解套。格非有言：「作者與讀者交流的過程中，……似乎一直在進行著某種較量。作者表面上的“平庸”或者“客觀”掩蓋著更大的企圖與野心」²⁴⁸，藍博洲藉由阿靜的介入，誘導了實際上的讀者對於《藤纏樹》一作的觀感，轉而較能夠諒解《藤纏樹》一作中無法處理的情節與故事性不足的地方。

(三) 單方面的陳述——阿文的信

在書信中從來沒有一封是阿里寫給阿文的，雖然我們可以在阿文寫給阿里的第二封信中得知阿里曾經簡短的回了一封信，不過也只是短短數行字而已²⁴⁹。除此之外，阿文的信像是石沈大海一般得不到回覆²⁵⁰。這石沈大海的書信就如同是阿里歷史（戀史）的片段，沒有應和的對象，讀者只能從阿文所寫的內容來拼湊阿文與阿里過去的戀史，而阿文療養院醫師的來信更是揭開了阿文的狀況（嚴重憂鬱症與某程度的妄想），從療養院失蹤的阿文最後寫給阿里的信中說了自己在老公身邊，這是一種妄想（老公為什麼沒帶她回療養院？）又或者這表明了阿文對於愛情的再度卻步？原本想要藉著書寫釐清自己心中多年的糾結，想要重新開始健康的感情生活，卻還是回到了不滿意的婚姻生活之中。

阿文書信的存在一方面揭示了阿里的暗影，同時也象徵了歷史的暗影。而藉由讀者企圖拼湊阿文的形貌之時，讀者同時也作了拼湊歷史的小練習題。

²⁴⁸ 格非，《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頁 33。

²⁴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19。

²⁵⁰ 在〈阿文的憂鬱〉裡一開頭便提到阿里的沈默讓阿文感到難堪，可見阿里之後完全未回信給阿文。（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59。）

三、後設與寫實的交雜

傅雙妹不肯受訪，導致阿里的尋訪之旅不得不告結，並且展開了將尋訪所得的材料化爲文字的另一段旅程。阿里爲了更貼近竹頭庄的風土人情，堅持在竹頭庄寫作，並且堅持使用客家山歌「藤纏樹」的名字作爲這篇故事的題目，在文中阿里跟阿靜是這樣解釋的：

《藤纏樹》原來是一首客家平板山歌的歌名，……我的想法是，它既可以象徵傅雙妹與林明華的愛情，也可以反映《藤纏樹》的文學虛構與歷史紀實之間的關係……。²⁵¹

而在寫作之初阿里曾經數度易稿，最後決定採用寫實主義小說的方式進行寫作，有趣的是，阿里的寫實主義小說穿插著書信，而原來打算用蒙太奇手法進行寫作的結構儼然是抽掉阿里的寫實主義小說這一部份的《藤纏樹》。在《藤纏樹》一書中，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關於林明華生命史的紀實小說，而是阿里的創作過程。從採集資料、決定寫作形式到完成著作，阿里在撰寫《藤纏樹》中所遭遇到事件、心中所思所感都在藍博洲的筆下揭示了出來。使讀者看見的不只是一部紀實小說，儼然是一部後設的書寫史。關於這一點，邱貴芬是這樣說的：

在藍博洲《藤纏樹》中阿里原先的構想是「通過兩條平行線，以蒙太奇的表現方式，來展開小說的情節」，這兩條線一條是小說主角採訪的描述，另一條則是受訪者的回憶。後來在與其妻的通信中，阿里提到他決定放棄原先的構想，採用「老老實實說故事的寫法」。藍博洲《藤纏樹》在結構上正是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份展現的正是阿里原先的構想，但第二部分卻也不盡然只是阿里後來所決定的寫實小說，因為這一部份還包括了阿里、阿靜與阿文的書信。藍博洲的《藤纏樹》和阿里的《藤纏樹》因此瓜葛糾纏，多種版本《藤纏樹》並存，更凸顯「歷史」難以掌握的複雜度。

²⁵²

²⁵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1。

²⁵² 參見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頁 1-2。）

而我們若是將後設作家面對後現代難題時所找到的辦法與藍博洲《藤纏樹》中寫實與虛構的展演一併觀看的話，更可以看出其中的內蘊。在《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提到了：

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就是向內轉移到他們的表達媒介上，目的在於檢測虛構形式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日常語言」總是通過持續的馴化過程來贊同和支持這種權力結構，把壓制的形式明確構成某種「天真無邪」的表徵。這種「常識」性「日常語言」在文學虛構上的等價物，就是傳統小說的語言——現實主義的成規。後設所反抗的，並不是真實世界裏那些表面上「客觀」的事實，而是現實主義小說的語言……。²⁵³

後設藉由轉進文本之中，意圖檢視「虛構」與「現實」的關係，並且從中揭露權力結構，而藍博洲的《藤纏樹》不也對抗了阿里所寫的寫實小說的《藤纏樹》，更甚者，藍博洲還安排了阿里在寫給阿文的信中表露出他後悔改變了小說的結構，不應該以寫實小說的形式來書寫林明華的生命史²⁵⁴。由後設的觀點看來，所謂的現實主義（寫實主義）被顛覆了。而這是否也表示了藍博洲想要翻覆舊有歷史敘述的意圖，藍博洲的《藤纏樹》雖然多元、混雜著多樣文體，不過這樣的呈現也展示了藍博洲不希望讀者只看到「一言堂」的單一陳述，歷史的面貌本就片段而複雜，被單一線性形式書寫而成的歷史，或者是歷史（紀實）小說，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而片段不全或者跳躍今昔的陳述方式或許更能如實呈現歷史的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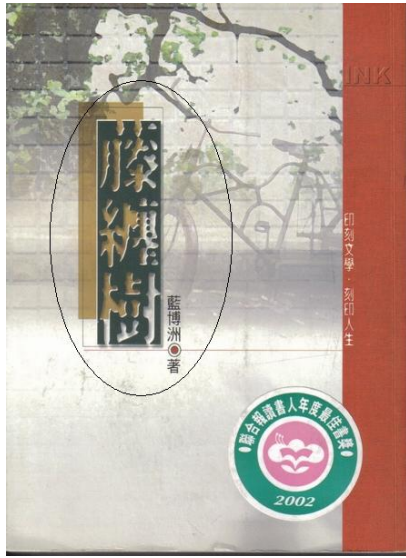
此外，藍博洲刻意安排的「書中書」更是後設與寫實交雜的一次精彩的展演。藍博洲的《藤纏樹》與阿里的《藤纏樹》形成了呼應，兩者之間不只是應和，更是包容（阿里的《藤纏樹》實際上是藍博洲《藤纏樹》中的一部份），藍博洲透過後設的寫作手法，同時呈現了寫實與後設，也放大了《藤纏樹》一書的意蘊。

²⁵³ 「這個難題」指的是，擺脫掉 18、19 世紀小說中個人總是被統合於社會結構裡，在現代主義小說中，個人爲了自身的獨立性而與社會機構和規範對抗，於是在現代主義小說中處理了個人異化與個人精神方面的題材，可是到了後現代的情境之中，權力結構卻是更加的多變與隱蔽，更讓人感到困惑，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作家更難掌握該怎麼「對抗」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形成了難題。（參見帕特里莎·渥厄（Patricia Waugh）著，錢競、劉雁賓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頁 1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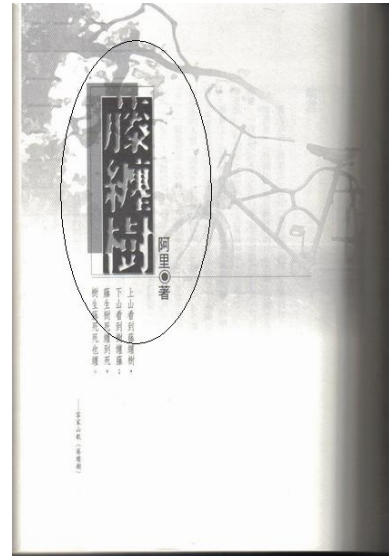
²⁵⁴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47-550。

第四章 藤生樹死與樹生藤死
——紀實與虛構的雜揉

→右圖：《藤纏樹》封面，
作者為藍博洲



→右圖：《藤纏樹》封面，
作者為阿里，
書中書形式，置於頁二二九處。



第二節 從「線」到「網絡」——層層相應（纏）的《藤纏樹》

前文已經提過，阿里決定使用「藤纏樹」作為這篇報導文學的題目，而後雖然放棄報導文學的形式，決定將採集到的資料寫成一篇紀實小說，其間雖然小說的寫法也經過改易（從蒙太奇的表现方式到傳統寫實主義），然而以「藤纏樹」做為題名卻是始終未改的。這不僅標誌了藍博洲對於《藤纏樹》的堅持——意欲藉由「藤纏樹」來「象徵傅雙妹與林明華的愛情，也可以反映《藤纏樹》的文學虛構與歷史紀實之間的關係……」²⁵⁵其中含有更深刻的意蘊。在藍博洲的《藤纏樹》中處處可見藍博洲經營小說的用心，以下藉由文本中相應和的人物關係進一步觀看「纏」的用意。

一、 人物間的應和關係

在《藤纏樹》一書中存在著一個有趣的關係——「理想」與「現實」的對照，藉由這個關係可以連結起文本中的數個角色：



（一）、阿里、阿靜與林明華、傅雙妹

阿里在藍博洲《藤纏樹》一書中被塑造成一個勇於堅持理想的人，在採集林明華生命史時遭遇了許多困難，而在寫成小說的時候除了為了寫作形式苦惱，擔心自己的寫作會不會只是「被意識形態不斷地剝削著他們的豐富性和真實性的歷史人

²⁵⁵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91。

物的故事」²⁵⁶；除此之外，阿里也害怕被現今整體社會意識型態所排斥，怕被戴上了未曾經過清理的「親共份子」的帽子；更擔心寫出林明華自製榴彈的部分會影響林明華的親屬不能通過政治受難補償金的申請。²⁵⁷而在與藍博洲面對面閒談（真實作者現身在文本之中）之後方解除了自己心中的疑惑²⁵⁸，繼續堅持自己的理想，並且完成了寫實小說《藤纏樹》。

然而勇於面對歷史的阿里卻無法面對自己心中愛情部分的暗影。在文中，阿里有個支持他的妻子——阿靜，阿靜不僅是在物質上支持阿里，也是阿里寫作路上最好的傾聽者與讀者。對阿靜來說，阿里是她的老師、兄長也是最好的朋友，阿靜認為阿里的理想性讓她可以活得「真實」一點，讓阿靜雖然不甘於現實，但卻因為阿里而「安於當一個平凡的『世間人』」，因為不滿意現在的自己而更支持現在的阿里²⁵⁹。也因為這樣的支持，阿靜駁斥阿里「過去的事就該讓它過去，不必再去提它」²⁶⁰的說法，認為阿里應當面對過去他與阿文的感情暗影，阿靜認為：

如果你覺得探索林明華與傅雙妹的歷史，對我們現代社會是有其意義的話；你就應該認為探究你和阿文過去的戀情，對你，對我，對阿文，都應該有其意義。我從來不刻意去問你和阿文之間的究竟，可我知道，那段戀史一直是你內心深處不敢揭示的暗影；既然是暗影，不管是歷史的，社會的或是個人生命的，讓他面對陽光，總是好的！²⁶¹

²⁵⁶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27。

²⁵⁷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02。

²⁵⁸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02-504。

²⁵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14。在阿靜致阿里的第三封信中，有著更清楚的描寫：「阿里，我越來越覺得人要衣食溫飽，滿足於現實生活是比較容易的事，可是要讓自己「內在的靈魂」得到平撫，卻需要不斷地努力與堅持年輕時候的理想；否則它感到不滿足時，就會啃噬你的心，讓心滴血；或者，它會蟄伏，讓心流浪，多年之後，當它以加倍的能量甦醒的時候，它還是會讓你不得不正視它。我想，我就是一個任理想荒蕪（或者我根本不曾有過什麼理想），卻又不甘放棄的叛逃者。可你不一樣！在我看來，你是一個在與自己的內在矛盾搏鬥的人；我以為，它（你的內在矛盾）一直讓你不安於現實，並時時審視它，進而藉著創作來解決你思想面臨的困惑。也因此，我很慶幸我可以依附在你對理想的堅持上，跟著你繼續前進；不至於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沉淪於上班族瑣碎而規律呆板的日子裡。」（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69。）

²⁶⁰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84。

²⁶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05。

而阿里的回應卻是自己不忍也不願將這片暗影拿到陽光下曬²⁶²，說明了這是人性的弱點，不願道與外人知曉。

相同的，林明華在自我堅持的道路之上也是屹立不搖，直到仆倒於刑場臉上還是帶著微笑，林明華以生命作了自我理想追尋的總結，而一直隱身於後的傅雙妹也默默支持著林明華，在林明華逃亡之時還毅然下嫁，在林明華死後也繼續守著林家，直到顧慮到林母的棄嫌才離開竹頭庄出去找工作，帶著林明華的血衣離開了。在追尋理想方面，林明華是堅定的；然而在愛情方面，林明華卻是怯懦的，不敢保證對方的幸福，林明華選擇疏遠傅雙妹。而傅雙妹卻支持林明華的理想，執意下嫁。傅雙妹在文本中由始至終都未發聲，實際上卻是林明華的支柱，在家中擔起養豬、割豬菜的粗活，擔負起現實的一面。

不管是林明華或是阿里，文本中都可見其對理想追尋的熱情，可是在愛情方面，一則飄邈難尋，一則疲憊失色，不管是藍博洲或是阿里的《藤纏樹》都無能展現出一個感人的愛情故事。²⁶³

(二)、阿里、阿立與林明華、鍾炳全（證言前）

阿里與阿立被譽為竹頭庄的兩個奇葩。在《藤纏樹》一書中第一次提到「兩個奇葩」是阿里與阿立在吃面帕板時所遇見的國中同學講的：

「是阿里啊！……沒想到，今晚有這個榮幸在這裡碰到我們竹頭庄的『兩個奇葩』……」

阿賴故意用他帶有濃厚客家腔的普通話，把「兩個奇葩」講成「兩個雞巴」²⁶⁴

而藍博洲隨後用了整整一個小節²⁶⁵去談「兩個奇葩」與阿立、阿里在思想上的轉折。

²⁶²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06。

²⁶³ 參見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頁 2。）

²⁶⁴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5。

²⁶⁵ 〈竹頭庄的兩個奇葩〉，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7-41。

阿立與阿里是竹頭庄「唯二」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阿里的父母親是國校的校長與老師，阿立卻只是農民之子，而阿立的分數又高了阿里幾分，阿立的父親開心不已，於是設下了酒席，在席間鬧出了「奇葩」、「雞巴」的笑話。阿立的父母親與老叔公都對阿立抱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上了中學的阿立卻熱衷起寫詩來，後來連書都不念了。詩後來也不寫了，幾年來一直參與著黨外雜誌的編輯工作。而阿里卻相反，考上大學外文系以後才開始練習寫作。

對阿立來說，鄉土文學論戰導致他的文學觀徹底轉變，也使得原先所寫的現代詩再也寫不下去了。原本爲了要多體認農村生活而回到竹頭庄，卻因爲傷了父親的心而離開了，爲了提高社會意識到了黨外雜誌工作，可是卻也改變了自己對文學的看法，覺得文學不能解決台灣出路的問題，於是筆變得比鋤頭還重。原本「原鄉意識」強烈的阿立一轉爲「認同本土」的本土派，也因此回到了竹頭庄作地方文史調查的工作。

一開始，是阿立找了阿里回到竹頭庄作山歌採集的工作，使得阿里有機會聽到傅雙妹與林明華的「傳奇」，而尋訪林明華的第一條線索也是阿立找到的，沒有阿立，阿里的尋訪之旅會變得困難許多。然而在工作室的工作報告之後，阿立卻以募款進來的賈議員是反共的台獨派爲理由拒絕將林明華的故事納入《竹頭庄文化誌》裡。對於阿里所說的：「政治歸政治，歷史歸歷史」²⁶⁶阿立給了個直接的否定。²⁶⁷於是阿里辭去了地方誌的工作，全心投入林明華故事的尋訪。

之後再見面，阿立對阿里表達自己的歉意，說明自己雖然不能苟同林明華的政治理念，但還是支持阿里的，可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對於阿立的說詞，阿里感慨萬千：「我沒想到，一個人的政治態度竟然可以左右他看待歷史的態度！」²⁶⁸。後來阿立甚至還擅自向賈議員推薦阿里寫競選文宣，帶著阿里到「金絲貓樂園」去體會入夜後的歡聲笑語，爲了不賺白不賺的政客錢，想要拖阿里下水。²⁶⁹

阿里跟阿立正好代表著兩個典型，也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政治觀與價值觀。在這裡藍博洲將阿里塑造成一個懷抱原鄉意識不改的青年，不畏時勢且擁有清晰的眼光看待歷史下的真相。而阿立卻是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湮沒了自己，成爲一個

²⁶⁶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17。

²⁶⁷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13-117。

²⁶⁸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252。

²⁶⁹ 參見〈虛無之後〉，《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79-488。

隨波逐流的政治圈投機份子，就連寫地方誌這樣一個正當的行為背後都摻雜著政治背書。藍博洲藉由阿立的形象道出了現今台灣的部分景象，予人警惕之感。然而這樣的兩人其實都背負了意識型態的包袱，在一正一反的塑造下，不免讓人覺得阿里的形象似乎過於「正面」與「乾淨」。

而相應於林明華與鍾炳全，鍾炳全在五〇年代也曾經受過拘留，他當時新婚的妻子於是一概反對他參加任何的政治活動，甚至是地方的公共事務。就算是解嚴了，戒嚴時期的陰影依舊留在她的心中，而鍾炳全則是順著時勢繼續隱藏著當時的歷史。在知道阿里想要瞭解林明華的故事時，鍾炳全不禁問自己：

難道，歷史已經走到該要面對的時候了嗎？是應該讓明華的歷史重新出土了嗎？四十幾年過去了，……是我該誠實地面對歷史，也面對明華，面對自己的時候了嗎？……²⁷⁰

於是答應了阿里的採訪，但是在面對歷史上的一些關鍵部分，鍾炳全卻又退縮了²⁷¹，使得阿里的採訪陷入瓶頸，雖然阿里不鏽的努力，等到了態度截然轉變的鍾炳全講述了更多關於林明華的事蹟，也給了阿里更多的線索，但是最關鍵的部分，林明華被捕時為何鍾炳全會出現在派出所²⁷²？這個疑點卻始終沒有答案（阿里顧及鍾炳全的心情，不敢直接問他）。直到最後《藤纏樹》的發表會上，鍾炳全的一席話：

在黑暗的時代，當然有它光明的一面，林明華所代表的一代犧牲者，就是這種為追求追求社會光明而被黑暗淹沒的典型吧！同樣地，有坦然赴義的烈士，就會有苟且偷生的懦夫；歷史不需要浪費筆墨去批判這樣的懦夫，懦夫的內心深處自然就會對自己批判的！²⁷³

在道出這段話前鍾炳全沈默了好一會，而在阿里邀他上台時也猶豫不決，顯見這

²⁷⁰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3。

²⁷¹ 《藤纏樹》，頁 65，言及不知為何，鍾炳全拒絕了阿里的採訪，過了一個禮拜才給阿里余聲潤的電話。頁 155，阿里再撥電話給鍾炳全態度一轉，十分關心阿里尋訪的進度。而在阿里寫給阿靜的書信中更是直接的提到了這個疑點，詳見《藤纏樹》，頁 505-506。

²⁷²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157。

²⁷³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556。

段話是鍾炳全對自己的批判，是一種自省，《藤纏樹》到了最後，鍾炳全才真正面對了歷史、面對了林明華，也面對了自己。而這之前的鍾炳全就如同文中的阿立一樣，只是順著時勢隨波逐流而已。

(三) 阿文的自白

如果說林明華故事是藉由其他在場的人發聲，那麼傅雙妹就是始終隱於文本後的無聲者，因為無聲，導致阿里撰寫林明華生命史時始終少了一個有力且感人的切入點。而相較於此，阿文有去無返的書信便可說是一種被刻意忽略的聲音。由始至終，除了阿靜寫給阿里的信中曾經提到過，阿里與阿文在大學文學社時相戀的情況，我們幾乎只能從阿文的信件去推敲阿文與阿里的關係²⁷⁴。阿文在信件中作了許多的剖白，透過檢視自己，阿文重新挖掘出自己內在感情的陰暗面，道出了自己為何會對阿里不告而別並且投向別人的懷抱。在多年以後，在確定了與阿里的感情就是「那顆無法抹滅而不得不珍惜的珍珠」時²⁷⁵，鼓起勇氣寫信給阿里。阿文說了，要透過「書寫的同時來釐清自己多年以來的糾結，……盡量誠實地剖析自己」²⁷⁶並且也向阿里表明自己為何要對阿里說這些話：

對你（指阿里）來說，個人生命的過去如果沒意義的話，那麼，與你生命史沒有直接關係的「二·二八事件」為什麼又值得你花費那麼多心力去追究，去寫作呢？難道我們「外省人」就真的那麼對不起你們「本省人」嗎？難道你也把我對你感情無心傷害的賬算在「外省人」的頭上嗎？如果是這樣，你們「本省人」的雙手豈不也沾滿了台灣原住民的血嗎？阿里，**歷史，不管是個人的生命史抑或是社會的發展史，總不能隨著個人主觀的需要而選擇性地記抑或遺忘吧！**²⁷⁷

²⁷⁴ 阿文總共寄了六封信給阿里（《藤纏樹》，頁 293-295、頁 319-321、頁 377-383、頁 399-406、頁 459-461、頁 539-541），阿里只曾經回過簡短的一封，而且並未列於《藤纏樹》中，此外阿文的主治醫師也寄了一封信給阿里（《藤纏樹》，頁 519-520），說明了阿文現在的狀況。

²⁷⁵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20。

²⁷⁶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78。

²⁷⁷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00。**粗黑體**為筆者所加。在書信中，阿文總把「白色恐怖」講成「二·二八事件」大抵是藍博洲意欲藉此展現一般人分不清此兩者的分別。

這段話與阿靜對阿里說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阿靜同樣也希望阿里像面對歷史一般，面對自己內心的暗影，而阿里卻不這樣選擇。

相較於阿里，在感情部分，阿文面對了自己的過去，在自承與反省之間找到了自己鬱結不解的原因，只可惜阿里不願面對，導致阿文只能空自懷抱著與阿里的過去繼續活下去，雖然認清了該斬斷對阿里的情思，而後才能健康的活下去²⁷⁸，然而實際上卻是擅自離開了療養所，並且在夢中夢見了阿里。夢中與阿里的相聚讓阿文貪戀且熱切地擁抱阿里，可是阿里卻無法進入阿文的身體裡面，在夢的過程中，阿文是主動的，而無法進入的阿里象徵了自己愛情故事的欲振乏力。

二、跨文本的對話

《藤纏樹》中的交雜不止於此，不僅是文體的交雜呈現，今與昔之間人物的應和，紀實與虛構的拉扯，作者與讀者的對話，甚至我們還可以看見藍博洲其他作品的影子。

阿文的書信在在都讓人聯想到〈旅行者〉中 K 的自白，K 悔於年少的畸戀，在旅途中以書信的方式向 D.J.告白，認為應當要親自釐清自己內在的糾結，而後才能健康的活著。²⁷⁹同樣的，阿文也想藉著對阿里自白，來釐清自己心中多年的糾結²⁸⁰，阿文說：

努力尋找你（指阿里）的下落，其實是想尋回失落的自己。我（指阿文）想，如果我能再面對你，那麼，我就能面對自己多年來的感情創傷，我的痊癒也才会有希望。²⁸¹

不同的只是，K 的前方是陽光照耀的道路，而無人回應的阿文卻是陷入了想要一個與阿里生的孩子的不可能的渴盼之中。

而由書信形成的對話，一步步的深入讀者的內心，展演的是一段阿里的成長史，讓人聯想到以「現聲」方式書寫的〈幌馬車之歌〉，雖然一為「現聲」一為

²⁷⁸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60。

²⁷⁹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1989），頁 17。

²⁸⁰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378。

²⁸¹ 參見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頁 460。

書信往返，不過呈現在紙張之上，〈幌馬車之歌〉「唱」出了鍾浩東的革命史，而若是我們只擷取書信的部分，我們看到的也是阿里寫作的進程與其中的困惑（阿里的書寫史、成長史）。

此外，在《藤纏樹》一書中屢屢探討寫作的本質與創作中的紀實與虛構的關係，基本上是承接了《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主角對於寫作的思索。張清志也言及《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與《藤纏樹》在「寫作意圖與思考核心頗有一脈相成與彼此應和之處」。²⁸²

再者，文中主角的名字——阿里。在藍博洲截至目前為止的小說創作中，只有〈喪逝〉與《藤纏樹》的主角有名字。藍博洲第一篇小說中的主角名字為英文代號 K；而〈青春〉中採第一人稱「我」來敘述；〈旅途〉則使用第二人稱「你」；〈小站歲月〉則用第三人稱「他」來進行敘述。到了中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則雜用了不同的人稱架接敘述；直到〈喪逝〉，藍博洲筆下的主角第一次出現了名字，或許是巧合，但是兩部相銜接²⁸³的小說創作同樣都使用了「阿里」做為主角的名字，不賦予人有銜接之感。況且〈喪逝〉描寫的是一個家族面對祖母從瀕死到死亡的故事，其中不能理解卻又要遵照行事的風俗是藍博洲對於社會風俗的批判，同時也是從個人放大成家族的努力，也可以說是企圖從中呈現歷史的小縮影，是大歷史背景寫作的練習之作。

在許正平的訪談中，藍博洲也自承這部歷經十年才寫成的小說是「十餘年來田野調查工作的總結」，認為這部小說「在既有的成果和思考中展現過去和現代的對話、歷史和文學的關係，象徵來說，也就是一種藤和樹的交纏」²⁸⁴。由此可見，「藤纏樹」不僅是林明華與傅雙妹愛情的象徵，是紀實（歷史）與虛構（文學）的交纏，更象徵著人不能遺忘過去而活，今與昔的不可分割，就像是藤與樹一般，相纏到底，藤纏樹，樹也纏藤，生纏死也纏。²⁸⁵

²⁸² 參見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9。）
「一脈相成」疑為「一脈相承」之誤。

²⁸³ 雖然為相銜接的作品，不過〈喪逝〉發表於 1985 年 12 月，而《藤纏樹》則從 1991 年 7 月一稿之後直至 2002 年 5 月才定稿，並於同年 6 月出版。

²⁸⁴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7。

²⁸⁵ 在自然界中，會在大樹上形成依附現象的植物有四：寄生植物、附生植物（著生植物）、攀緣植物以及纏勒植物。其中寄生植物必須藉由特殊的「吸器」侵入老樹的樹皮，奪取其水分與養分，本身無法獨立生活，通常不會對老樹造成危害，除非是寄生植物太多，導致老樹的營養被吸乾而枯死；附生植物是利用雨、霧、露水及腐植質為生，而不跟土壤接觸，根群附著

於樹枝幹上生長，不會掠奪附主的營養與水分；攀緣植物本身行光合作用，藉由枝條向上攀升爭取陽光；纏勒植物以榕屬植物為代表，一開始的表現像附生植物，對樹木不會造成危害，然而等到其根系下垂伸入土壤，自身可獲得大量水分與養分時，其氣根會迅速的纏勒大樹，造成絞殺現象，使大樹無法呼吸進而衰竭死亡。（參見「大樹上之依附植物」，網路資料：<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hhjh02/i4.htm>、http://wwwdb.tesri.gov.tw/tree/old_tree/planet.asp 以及陳月文，《植物的故事》，（台北：聯經：2000），頁 44-50）。而《藤纏樹》中所指的藤樹相生相死的現象乃是一種愛情的詩化象徵。

第五章 結論

在第四章的最後，提到了「《藤纏樹》中的交雜不止於此，不僅是文體的交雜呈現，今與昔之間人物的應和，紀實與虛構的拉扯，作者與讀者的對話，甚至我們還可以看見藍博洲其他作品的影子」。而這樣的拉扯與應和也正是本論文所想要傳達的，本論文訂題為「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用意也在此。

依這個題名，分別有三個重點：「瀕死」、「重生」與「歷史的分娩」。瀕死與重生基本上是同一組概念，沒有「瀕死」的體驗，就不會有「重生」的喜悅，「瀕死」是一種近乎死絕的狀態，若真死了，是不可能重生的。瀕死是接近死亡的臨界點，曾有瀕死經驗的人往往都會提及自己進入黑暗之中，在漫無邊際的空間漂浮，隨後會通過一個隧道，會看到光，那光是真的光，自己並不是看見了光而是處在光中，光通常會伴隨著影子，不過那光卻毫無黑暗，那種光有人稱作「光之生命」，也有人稱為神或者基督，而也許會抵達一個不能超越的邊界，在那裡有的人會被告知回到肉體的任務或使命，通常經歷過瀕死體驗的人的生命就像是完全更新了一般。²⁸⁶在這裡借用這一組詞彙的用意，原因是藍博洲的創作中常常出現對於存在的思索，而對存在的思索則是來自於對必然會到來的死亡的恐懼（在人世間自己究竟能留下什麼，就算留下了又有意義嗎？）。

經由前文的剖析，我們可以發現，「瀕死」與「重生」這組概念意圖涵蓋三個層面，其中一層是針對藍博洲早期創作中所關注的主題，在藍博洲早期的創作中，藍博洲藉由對寫作的思索，思考了自身存在的價值，並且屢屢流露出一種棄絕之後方能得到新生的救贖模式，可以顯見藍博洲對於生命（或者說對於存在）的一貫思索。

在藍博洲的小說或者其他文章裡（如自序）裡，藍博洲屢屢提到「結束」與「開始」，甚至《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的原題是便直指「死亡之後才是誕生」。在〈旅行者〉中，K 藉由挖掘出自己深藏的糾結才得以真正地健康起來，將「過去」徹底的剖析，藉以得到「新生」。而《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則是主角有感於好友 K 的死去，開始思索起自身的價值，開始寫作，最後卻為了救一個不知是否存在的女子而溺斃了，可是原本的題名卻定為「死亡之後才是誕生」，顯

²⁸⁶ 索假仁波切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台北：張老師：1996），頁 398-399、401。

見這個溺斃並非真正的死亡，反倒是一個藉此重生的儀式，而一個青年小說家就這樣誕生了。又如《藤纏樹》中的阿文，也像〈旅行者〉中的 K 一樣，想藉著向阿里自白過去在情感上所犯下的錯誤，使自己能重獲新生。甚至，在《藤纏樹》小說中的鍾炳全從舉發林明華、噤聲到在竹頭庄的發表會上懺悔，也是藉由醒悟來洗滌罪惡，重獲新生的狀況，在這裡瀕死而又重生的是鍾炳全的良心。

進一步連結到「歷史的分娩」此一概念，「歷史的分娩」連結上的是藍博洲《藤纏樹》與〈幌馬車之歌〉中的真實人物。其中不管是已經過世的鍾浩東或林明華，或者是當時還活著的蔣蘊瑜等人，在歷史的噤聲之下，都沉潛在歷史底下，蒙上了一層未解的灰塵。然而藍博洲的挖掘，使得他們的生命史躍上台灣近代史之上，因為歷史時勢的移轉，台灣的歷史也像是經歷了一場大地震，震出了許多湮沒在底下的故事。在實際意義上，鍾浩東、林明華，甚至蔣蘊瑜也已經都過世了，不過他們的生命卻藉由藍博洲的挖掘與書寫，重新發光發熱著。擁有瀕死體驗的人回轉到人間，有時便是夾帶著使命或任務而來，在這層意義上，鍾浩東等人是藉由了藍博洲的文本回轉到人間來，夾帶著他們的理想。

藉由這組概念討論〈幌馬車之歌〉中鍾理和與鍾浩東的關係時，我們可以發現，以鍾理和在台灣文壇受重視的程度（藍博洲為何特意將鍾理和放置進〈幌馬車之歌〉中？）除了兩人為同父異母的關係之外，鍾理和的受重視也標誌了鍾浩東必定不會永埋歷史迷霧之中，兩者間的拉拔（鍾理和會走向文學創作之路跟鍾浩東有關，鍾浩東日後經由藍博洲書寫重獲新生，也跟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作品中所書寫的「二哥」有關），筆者以為這可以連結到歷史時局的變易，從噤聲的白色恐怖到現今的重寫歷史，是歷史不可遺忘的痕跡，而這個重新挖掘的過程可比喻成是一場痛苦的分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許多被掩埋的「歷史」重新被「發現」了，Homi Bhabha 曾指出：

記憶是殖民主義與文化身份問題之間的橋樑，記憶（memory）絕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remembering）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肢解的過去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²⁸⁷

所以這裡的「歷史的分娩」不只指稱了鍾浩東與鍾理和兩兄弟，其實更表示了台灣人整體的歷史創口。

²⁸⁷ 參見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2000），頁 10

除了在藍博洲小說（以及〈幌馬車之歌〉）中存在著「瀕死與重生——在歷史的分娩之中」此一概念，筆者以為這個關係也象徵了藍博洲本人的創作生命，而〈幌馬車之歌〉（1991年版）則是藍博洲重生的標誌。仔細觀察藍博洲在小說方面的創作，我們可以發現具有小說質性的〈幌馬車之歌〉佔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首先，藍博洲的少作《旅行者》一書是在〈幌馬車之歌〉一文受到文壇重視後才出版的小說集，而在〈幌馬車之歌〉前，藍博洲已停筆四年未寫小說創作（最後一篇〈喪逝〉是1985年寫成的，而〈幌馬車之歌〉則發表於19891年）。藍博洲也自承，要不是詹宏志將〈幌馬車之歌〉一文選入爾雅版的《七十七年小說選》，他「脫離『純文學』的創作，恐怕還要持續一段時日吧²⁸⁸」，在《旅行者》一書中，藍博洲也提到蔣勳建議將〈幌馬車之歌〉一併收入這個集子裡，以便讓讀者理解藍博洲的寫作過程，在這一點上，也顯示出〈幌馬車之歌〉在藍博洲創作生命裡的重要位置。

是〈幌馬車之歌〉的備受重視，使得他的少作得以集結出版；是〈幌馬車之歌〉的備受重視，使得藍博洲可以接續起他其實最想從事的小說創作，〈幌馬車之歌〉一作其實也代表了藍博洲獲得了新生（寫作路線的改變與期間不變的堅持）。而藍博洲一路所從事的歷史挖掘工作更是在歷史的創口上，進行了一次又一次分娩的重生儀式。此外，〈幌馬車之歌〉以及藍博洲所作的民眾史調查，也深深影響了藍博洲「日後的寫作路線。而接下來的小說創作《藤纏樹》一寫寫了十年（1991年初稿至2002年方定稿），不僅跟藍博洲之前的小說形成了跨文本的對話，同時也標誌著另一個開始。

在許正平的訪談中，藍博洲說接著要寫一段《台北之戀》的故事²⁸⁹，歷史（革命）與愛情，一直是藍博洲意欲完成的宏大敘事，我們且等、且看，接下來藍博洲如何處理截至目前為止的小說創作中一直疲軟無力的愛情主題吧。

²⁸⁸ 參見藍博洲，〈後記 結束與開始〉，《旅行者》。（台北：爾雅：1989），頁201。

²⁸⁹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219期：2004.01，頁117。言及藍博洲接下來的創作內容：要鋪陳「一個在麥浪歌詠隊四六事件時的青春少女，於九〇年代變成一個台籍老太太後自國外回台探親，舊地重遊並打探舊男友的下落，整個尋訪的過程，同時也在尋找自己的青春，尋找老台灣失落的一段歷史」。

參考書目

(依出版時間遞增排列)

一、 藍博洲著作類

◎ 著作

- 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
-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1991)。
- 藍博洲²⁹⁰，《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時報文化：1993)。
- 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
- 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1994)。
- 藍博洲，《高雄縣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
-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台北：北市文獻會：1998)。
- 藍博洲，《苗栗縣文學家作品集 45 人間正道是滄桑》，(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藍博洲，《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西湖》，(藍博洲、林靈編寫製作)，(苗栗：苗栗縣西湖鄉公所：1999)。
- 藍博洲，《共黨青年李登輝》，(苗栗：藍博洲出版：2000)。
-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台中：晨星：2001)。
-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台中：晨星：2001)。
- 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2001)。

²⁹⁰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一書，藍博洲本人言及是「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材料，並參考其他相關史料逐漸編寫完成的」，並且「大量地引用了當時各學運團體的運動檄文」。故此，藍博洲認為此書並非他個人的著作。(參見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頁385-386)

- 藍博洲，《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聯合文學：2001）。
- 藍博洲，《藤纏樹》，（台北：INK 印刻：2002）。
- 藍博洲，《紅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台北：晨星：2003）。
- 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
-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文化：2004）。
- 藍博洲，《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INK 印刻：2004）。
- 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台北：INK 印刻：2005）。
- 藍博洲，《藍博洲文集》，（北京：台海：2005）。

◎ 編輯出版

- 藍博洲編輯，《台灣社會運動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創造出版社：1989）。
- 林書揚著，藍博洲編輯，《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1992）。
- 藍博洲、葉芸芸編輯，《蘇新文集》（全九卷），（台中：晨星：1993.02-1994.09）。
- 藍博洲、葉芸芸編輯，《葉榮鐘文集》（全九卷），（台中：晨星：2000.08-2002.03）。
- 藍博洲總編輯，《吳濁流的西湖歲月》，（苗栗：苗栗縣西湖鄉公所：2004）。
- 蕭開平、藍博洲編，《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台北：海峽學術：2004）。
- 橫地剛、藍博洲、曾健民合編，《文學二二八》，（台北：台灣社會科學：2004）。

◎ 影像作品

- 「我們為甚麼不歌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紀錄電影），（藍博洲製作：侯孝賢電影社，1995）。
- 「台灣思想起（四十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電視紀錄片），（藍博洲製作：T.V.B.S.：1997）。
- 「好男好女」（電影），（朱天文編劇；侯孝賢導演；藍博洲小說原著；巨登育樂：1997）。

◎ 單篇論文 (含報導)

- 藍博洲，〈苗栗的巒泰磚窯史〉，《人間》：27，1988.01），頁 45-51。
- 藍博洲，〈尋找臺灣新劇運動的旗手--宋非我〉，《聯合文學》：9：6=102：1993.04），頁 10-43。
- 藍博洲，〈我坐「三七五」的牢〉，《客家》：70=93：1996.04），頁 50-55。
- 藍博洲，〈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聯合文學》：12:7=139：1996.05），頁 20-43。
- 藍博洲，〈冤血、枉身、劉哲源〉，《新新聞》：480：1996.05.19-05.25），頁 55-62。
- 藍博洲，〈頭份流水潭青年劉雲輝的紅色歲月〉，《客家》：72=95：1996.06），頁 52-58。
- 藍博洲，〈白色恐怖的掘墓人——曾梅蘭（上）〉，《客家》：74=97：1996.08），頁 38-41。
- 藍博洲，〈走入臺灣民眾史的現場〉，《臺北畫刊》：344：1996.09），頁 8-11。
- 藍博洲，〈白色恐怖的掘墓人——曾梅蘭（中）〉，《客家》：75=98：1996.09），頁 70-73。
- 藍博洲，〈白色恐怖的掘墓人——曾梅蘭（下）〉，《客家》：76=99：1996.10），頁 66-69。
- 鍾紀東（即藍博洲），〈一條前行的路——觀報告劇〈幌馬車之歌〉有感〉，《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31-135。（原載於〈民眾副刊〉1989.11.05）
- 藍博洲（即藍博洲），〈誰的〈幌馬車之歌——致田村志津枝小姐〉〉，《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19-129。（原載於〈自立副刊〉1989.12.25）
- 鍾紀東，〈讓歷史不再有禁忌，讓人民不再有悲情——從〈幌馬車之歌〉到〈悲情城市〉〉，《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37-165。（原載於〈民眾副刊〉1990.01.23~1990.01.24）
- 藍博洲，〈黎明華口述歷史:折翼的黨人〉，《新新聞》：527：1997.04.13-04.19），頁 90-95。
- 藍博洲，〈當時我的人頭值五公頃的地〉，《新新聞》：528：1997.04.20-04.26），頁 90-96。
- 藍博洲，〈揭開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生死之謎〉，《新新聞》：530：1997.05.04 - 05.10），頁 100-101。

- 藍博洲，〈揭開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生死之謎〉，《新新聞》：531：1997.05.11 - 05.17），頁 90-92。
- 藍博洲，〈揭開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生死之謎〉，《新新聞》：532：1997.05.18 - 05.24），頁 104-105。
- 藍博洲，〈尋找麥浪的青春之歌〉，《歷史月刊》：159：2001.04），頁 80。
- 藍博洲、謝金蓉、張釗維、簡錫堦、範雲、江宜樺、錢永祥，〈從影像反思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台灣社會研究》：61：2006.03），頁 247-281。
- 藍博洲，〈親綠學者 在馬場町吶喊什麼？〉，《聯合報》：2006.07.31），網路資料：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801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801）。

二、 相關研究類

◎ 單篇論文 (期刊、 書籍)

- 葉石濤，〈記李行的「原鄉人」〉，《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1983），頁 69-75。
- 詹宏志，〈未完的悲哀——評介〈幌馬車之歌〉〉，《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05-109。（原載於詹宏志編，《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89），頁 240-242。）
- 歐宗智，〈苦悶的告白——我看藍博洲〈旅行者〉〉，《文訊》：10=49：1989.11），頁 25-26。
- 田村志津枝，〈追尋「幌馬車之歌」〉，《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 111-118。（原載於〈自立副刊〉1989.12.15）
- 陳映真，〈以紀實文學結算臺灣的「戰後」評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聯合文學》：8:4=88：1992.02），頁 95-97。
- 林靖傑，〈那天，我看到了一支綠島大學的隊伍--訪藍博洲談他對二二八歷史的採訪報導〉，《新新聞》：260：1992.03.01-03.07），頁 79-81。
- 謝愛珠，〈評〈幌馬車之歌〉〉，《史學會刊》：40：1996.06），頁 67-69。
- 李潼，〈老紅色青年和她的同志們——讀藍博洲的《台灣好女人》〉，《文訊》：192：2001.10），頁 20-21。
- 林青藍，〈自由旂飛——訪民眾史研究者藍博洲的家〉，《人本教育札記》：第 151

- 期：2002.01），頁 48-50。
- 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2002.09），頁 18-19。
- 須文蔚，〈鬆綁論下的台灣報導文學讀本〉，《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1.11），頁 3-5。
- 翁婉玲，〈打開禁忌的歷史窗口——訪民眾史工作者藍博洲〉，《人本教育札記》：第 164 期：2003.02），頁 88-91。
- 廖梅璇，〈永別時刻，幌馬車之歌——純潔的理想主義者鍾浩東〉，《少年台灣》，第 14 期：2003.07），頁 74-77。
- 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86-289。（原載於〈中副〉2003.12.25，為向陽、須文蔚，《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 269-171。）中〈〈幌馬車之歌〉評析〉之改作）
- 傅素春，〈當代歷史的音像與文學書寫——試論侯孝賢《悲情城市》與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莫渝、王幼華編，《第一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野地繁花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3），頁 92-108。）
- 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2004.01），頁 114-117。
- 黃錦樹，〈文學史錯體〉，「重寫台灣文學史／反思女性小說史國際研討會」（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2005.05.27-05.28。
- 王文仁，〈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3 期：2005.06），頁 170。
- 劉孝春，〈試論《幌馬車之歌》——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文藝爭鳴》：2005 卷：2005.06），頁 63-65。
- 朱雙一，〈與“本土八股”的對抗和超越——藍博洲作品的另一種意義〉，《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2005.11），頁 54-57。
- 范宜如，〈紀實與虛構：藍博洲《藤纏樹》的創作美學〉，《文藝爭鳴》：2005 卷 6 期：2005.11），頁 58-62。
- 橫地剛，〈一切都已結束，一切又已開始——藍博洲之旅〉，《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5-30。
- 間ふさ子，〈作為《幌馬車之歌》的譯者之一〉，《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

- 間：2006），頁 31-33。
- 松永正義，〈台灣左派的系譜——關於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34-37。
- 前田年昭，〈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原點——來自台灣的批判性質問〉，《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38-40。
- 丸川哲史，〈奪回「歷史」的工作——《幌馬車之歌》書評〉，《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41-42。
- 濱村篤，〈鏡子中的國度的記憶——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書評〉，《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43-52。
- 山田敬三，〈異常時代的記憶〉，《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53-59。
- 曾健民，〈展現了一個與日本支配性「台灣論」不同的歷史——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日譯出版的意義〉，《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60-64。
- 陳映真，〈盼望日本大眾端正對台灣的視角——祝賀藍博洲《幌馬車之歌》日譯本的出版〉，《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頁 65-76。
- 黃儀冠，〈創傷與記憶：以藍博洲的創作試探苗栗客家歷史書寫〉，（彭基山編，《第四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故鄉與他鄉論文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6），頁 203-217。）

◎ 參考用書

- 葉石濤，《文學回憶錄》，（台北：遠景：1983）。
- 詹宏志編，《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89）。
-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1989）。
- 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1990）。
- Franz Kafka 著，鍾英彥譯，《卡夫卡》，（台北：光復：1992）。
- 張文智，《當代文學的台灣意識》，（台北：自立晚報出版：1993）。
- 帕特里莎·渥厄（Patricia Waugh 著，錢競、劉雁賓譯，《後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 索假仁波切著，鄭振煌譯，《西藏生死書》，（台北：張老師：1996）

- 陳信元、文鈺合著，《大陸新時期報告文學概述》，（台北：文建會：1996）。
- 梵谷著、艾文史東編、雨云譯，《梵谷書簡全集》，（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7再版）。
- 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初版二刷）。
- 楊照，《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
- 莫渝、王幼華編，《熱愛生命——苗栗文學讀本（二）》，（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李亦園，《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台北縣：立緒文化：1999）。
- 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文化：2000）。
-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文化：2000）。
- 陳月文，《植物的故事》，（台北：聯經：2000）。
-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2001）。
- Kenneth Ring 著，李雅寧、李傳龍譯，《穿透生死迷思》，（台北：遠流：2001）。
- 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向陽、須文蔚主編，《台灣現代文學教程：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
- 周慶華，《死亡學》，（台北：五南：2002）。
- 格非，《小說敘事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 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為史學辯護》，（台北：巨流：2002）。
- 祖國頌，《敘事的詩學》，（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1》，（台北：客委會：2003）。
-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2》，（台北：客委會：2003）。
- 鍾理和，《鍾理和全集 5》，（台北：客委會：2003）。
- 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二刷）。
- David Fontana 著、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台北：知書房：2003）。
- 劉象愚、楊恒達、曾艷兵主編，《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三刷）。
- Chris Barker 著，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2004）。
- 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陳映真總編輯，《日讀書界看藍博洲》，（台北：人間：2006）。

◎ 網路資料

應鳳凰，〈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網路資料，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chiong.htm>）。

應鳳凰，〈《台灣文學西遊記之四：鍾理和的〈貧賤夫妻〉〉〉，（網路資料：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e/eng-hong-hong/se-iu/pinchian-huchhe.htm>）

。

邱貴芬，〈不可能的寫作：閱讀藍博洲《藤纏樹》〉，（網路資料：

<http://mx.nthu.edu.tw/~kfchiu/Lan%20Bo-chou.pdf>）。

新竹市文化局網路資料：http://www.hmim.org/hmim/accession_1.php?id=2263。

鍾理和影像博物館：http://km.cca.gov.tw/zhonglihe/06/iframe/i_0611_1.asp?CHNO=01。

石一寧，〈台灣作家藍博洲和他筆下的歷史歲月〉（2003.08.25 華夏經緯網專稿），

（網路資料：<http://big5.huaxia.com/tw/sdbd/rw/00100278.html>）。

夏榆，〈咬住歷史不鬆口的大牛頭犬〉（2005.12.01 南方週末），（網路資料：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1201/wh/whxw/200512010049.asp>）。

卡謬著，陳鼓應譯，〈薛西弗斯的神話〉。（網路資料：

<http://www.philosophy.com.tw/book/book-32.htm>）。

「大樹上之依附植物」，（網路資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hhjh02/i4.htm> 以及

http://wwwdb.tesri.gov.tw/tree/old_tree/planet.asp）。

附錄：〈幌馬車之歌〉舊版（台北市，時報文化，1991）與增訂版（台北市，時報文化，2004）之內容差異

註：增訂版與舊版內容差異部分，若全段為新增時，以人名（新增）表示；若增訂版為舊版文中新增部分，於內容處以【新增內容】表示。

鍾理和部分，以樂章前書信、文章方式出現者，以「鍾理和☆」表示之。

原化名為鍾順和之人名出現時，於其後以「⊙鍾順和」標示之。如附錄頁九李旺輝之處。

舊版					增訂版				
序曲：伴著腳鍊聲的大合唱	標題	頁次	述說人物	講述內容	序曲：伴著腳鍊聲的大合唱	標題	頁次	述說人物	講述內容
		51-52	鍾順和（化名）	講述鍾浩東行刑經過。			22	無	講述鍾浩東行刑經過。
		52	蔣蘊瑜	說明自己身份，並解釋鍾浩東行刑時所唱的歌曲內容。			25	蔣蘊瑜	說明自己身份，並解釋鍾浩東行刑時所唱的歌曲內容。
第一樂章：故鄉		53-54	鍾理和☆	說明自己從事寫作與二哥鍾浩東的鼓勵有關。	第一樂章：故鄉		27	鍾理和☆	說明自己從事寫作與二哥鍾浩東的鼓勵有關。
		54	鍾里義	介紹自己與鍾理和、鍾浩東的關係。		你這個子弟十分天才	28	鍾里義	介紹自己與鍾理和、鍾浩東的關係。
		54-55	（接上）	鍾浩東小時的故事。			29	蔣蘊瑜（新增）	浩東母親幫父親娶小老婆的原因。
							29	鍾里義	鍾浩東小時的故事。
		29-30	鍾理和（新增）	介紹私塾的劉公義老師。					
		30-31	鍾里義	鍾浩東小時的故事。					
四個朋友	55-56	（接上）	和鳴與邱連球、鍾九和、鍾理和三人參加考試；鍾和鳴與日籍老師的辯論。	育 民族歧視的殖民教育	31-32	汪知亭（新增）	殖民地台灣的國民教育。		
					33	鍾里義	和鳴與邱連球、鍾九河、鍾理和三人參加考試。		
					33-34	汪知亭（新增）	台人與日人教育的差別待遇。		

第一樂章：故鄉					第一樂章：故鄉	素樸的祖國情懷	34-35	蕭道應（新增）	自己的立場，結識和鳴。
	素樸的祖國情懷	56-57	（接上）	和鳴萌發憧憬祖國的情愫；欲赴大陸留學被阻；和鳴赴大陸遊歷；不假赴大陸，險遭學校退學。			35	鍾理和（新增）	二哥對自己在中國思想與情感上的啓發。
							35-36	鍾里義	鍾和鳴與日籍老師的辯論；和鳴萌發憧憬祖國的情愫。
戴白線帽的青年	57-58	（接上）	和鳴越級考上台北高校，戴上白線帽；第二年邱連和與鍾九和也分別考上學校；和鳴休學住院休養，結識蔣碧玉。	36-37	鍾理和（新增）		敘述村人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		
				37	鍾里義		欲赴大陸留學被阻；和鳴赴大陸遊歷。		
少女護士與	58-60	蔣蘊瑜	與鍾浩東認識的經過；蔣渭水上海追悼會；相識日深；讀書、郊遊…；不自禁愛上浩東而不自覺。	37-38	鍾理和（新增）		二哥從中國帶回來的東西引發了鍾理和對大陸的嚮往。		
				38	鍾里義	和鳴不假赴大陸，險遭學校退學。			
				38	鍾里義	和鳴越級考上台北高校；第二年邱連和與鍾九和也分別考上學校。			
					戴白線帽的青年	38-39	蕭道應（新增）	介紹日本學制與台北高校。	
				39-41		汪知亭（新增）	介紹台北高校。		
				41		蕭道應（新增）	介紹台北高校，和鳴晚他一年就讀。		
				41		楊基銓（新增）	說明自己是和鳴台北高校的同學。		
				41-43		蔣蘊瑜	介紹白線帽與白線寮。		
					少女護士與青年病	43-44	鍾里義	和鳴休學住院休養，結識蔣碧玉。	
				44-47		蔣蘊瑜（【】）	與鍾浩東認識的經過；蔣渭水上海追悼會；【自己的家世】。		

第一樂章：故鄉	青年病患				第一樂章：故鄉	患	49	台灣新民報（新增）	蔣渭水逝世新聞
	鍾九和的愛與死	60	（接上）	浩東暗中撮合九和與蔣碧玉；因大陸戰事，浩東東裝逃到日本；另又撮合蔣碧玉與鍾棠華。		49-50	蔣蘊瑜（【】）	相識日深；【在白線寮不准講日語】；讀書、郊遊…；【出遊時，與浩東兩人迷路脫隊】；不自禁愛上浩東而不自覺。	
		61	鍾里義	鍾九和病故。		50-51	蔣蘊瑜（【】）	【說明進入戰時體制】；浩東暗中撮合九河與蔣碧玉；【九河對碧玉傾吐情意】。	
我是不打算結婚的！	61-62	蔣蘊瑜	浩東前來招募，兩人訂婚同赴祖國。	51	鍾潤生（新增）	九河的腎臟炎。			
				51-52	蔣蘊瑜	浩東前往日本；另又撮合蔣碧玉與鍾棠華；【曾經與鍾棠華到南部老家】			
				52	鍾里義	鍾九河病故。			
				53	蔣蘊瑜（新增）	九河氣惱浩東未曾告訴他要去大陸參加抗戰的事。			
				53	鍾潤生（新增）	聽從風水師的建議，將九河葬在母親的風水裡。			
				53-54	楊基銓（新增）	楊所認識的鍾浩東。			
				54	黃素貞（新增）	通過朋友的介紹教鍾和鳴等人北京話。			
				54	蔣蘊瑜（新增）	台灣人民就像那四隻水牛。			
				55	黃素貞（新增）	思想問題與戰爭局勢的討論。			
				55-57	蕭道應（新增）	認識事物的觀念與民族的身份認同。			
				57	黃素貞（新增）	討論決議組織「醫療服務團」。			
				57-58	鍾理和（新增）	戰事越演越烈；二哥返台與青年聚會；與父親爭執；回日本。			

第一樂章： 故鄉					第一樂章： 故鄉		58-59	李南鋒（新增）	與鍾浩東的關係；醫療團組不成；浩東找他另外組團參加抗戰。
							60	鍾理和（新增）	鍾浩東自日返台，決意赴大陸參加抗戰。
							61	鍾潤生（新增）	和鳴向其辭行，說明自己對母親的擔憂。
							61-63	蔣蘊瑜（【】）	【蔣蘊瑜向浩東講述許強向其灌輸的進步思想】；浩東前來招募，兩人訂婚同赴祖國。
第二樂章： 原鄉人的血	在上海	63	鍾理和☆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第二樂章： 原鄉人的血	在上海	65	鍾理和☆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63-65	蔣蘊瑜	浩東夥同李南鋒、蔣蘊瑜先赴大陸；燒熔黃金夾帶出境，和日本人作生意，老蕭夫婦遲遲未到；浩東先行赴香港。			66	蔣蘊瑜	浩東夥同李南鋒、蔣蘊瑜先赴大陸。
				67			黃素貞（新增）	跟老蕭結婚的緣由。	
				67			蔣蘊瑜	燒熔黃金夾帶出境，和日本人作生意，老蕭夫婦遲遲未到。	
	從香港到惠陽	65-66	（接上）	老蕭夫婦前來會合；四人赴港又轉搭火車赴九龍；體會到戰爭的殘酷性；淡水過夜；搭乘大木船往惠陽，到惠陽，檢查身份證，浩東向士兵解釋是回來參加抗戰的；被士兵矇騙，遭到扣押。		68	黃素貞（新增）	受刑事警察刁難與祖母命危之故，延期赴大陸。	
						68	蔣蘊瑜	浩東先行赴香港，老蕭夫婦前來會合。	
				69	黃素貞（新增）	收到鍾的來信，赴上海，見到碧玉與南鋒。			
				從港九到惠陽	69-70	蔣蘊瑜（【】）	【發現已懷孕】；【搭船赴港，為表回國抗日的決心丟棄日本護照】；至港又轉搭火車赴九龍；體會到戰爭的殘酷性；淡水過夜。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70-71	李南鋒（新增）	與蔣碧玉對從九龍到淡水的記憶有出入，記得是搭走私船。
				72		蔣蘊瑜	搭乘大木船往惠陽，到惠陽，檢查身份證，浩東向士兵解釋是回來參加抗戰的。	
				72		黃素貞（新增）	說明他們其實並不了解國內的政治環境，因沒有良民證遭扣押。	
				72-73	蔣蘊瑜	被士兵矇騙，遭到扣押。		
白晝的悲哀	67-68	（接上）	遭扣留三天，被誣陷為日諜，幸得陳姓軍法官之助，得見丘念台；分別向丘念台表述愛國心，經丘安排後解往後方偵審，丘要他們以行動證明自己的決心。	73	蔣蘊瑜	遭扣留三天，被誣陷為日諜。		
				73-74	黃素貞（新增）	講述審問時語言溝通的困難，被認定為「日諜」、「漢奸」。		
				74-76	蕭道應（新增）	講述國共合作破裂的歷史背景。		
				76	黃素貞（新增）	在指揮所牢房的生活，發現除對日抗戰外尚有兩黨黨爭的問題。		
				76-77	蔣蘊瑜	幸得陳姓軍法官之助，得見丘念台。		
				77	黃素貞（新增）	講述五人被重新提審的經過，因與丘念台皆以北京話對談，免去了傳譯的誤差。		
				77-78	蔣蘊瑜	分別向丘念台表述愛國心，經丘安排後解往後方偵審，丘要他們以行動證明自己的決心。		
從惠陽押解到桂	69	（接上）	又被扣留了一個多月，才解送往桂林，其間的牢獄生活像活地獄，當時蔣蘊瑜與黃素貞皆已懷孕。半年後的十一月押送到桂林，在桂林又被看管一個月，認識一南洋華僑青年方知國共鬥爭的狀況。	78	蔣蘊瑜	又被扣留了一個多月，才解送往桂林，其間的牢獄生活像活地獄，當時蔣蘊瑜與黃素貞皆已懷孕。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林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林	78-79	黃素貞（新增）	講述從惠陽往桂林的狀況，途中被關在韶關的芙蓉山監獄，後移送憲兵隊，十二月押解至桂林。
							79	蔣蘊瑜（【】）	半年後的十一月押送到桂林，在桂林又被看管一個月，【派一名勤務兵調查他們的思想】。
							79-80	黃素貞（新增）	在桂林軍事委員會的生活狀況。
							80-81	蔣蘊瑜（【】）	認識一南洋華僑青年方知國共鬥爭的狀況；【遇到林姓鄰居（一名太保學生）的插曲】
							81-82	黃素貞（新增）	在桂林度過離家後的第一個新年，年後不久，接到往韶關工作的指令，坐上往韶關的夜行火車。
	我的兒子	69-71	（接上）	五人被送回廣東曲江，浩東與南鋒分發至民運工作隊，蔣與老蕭夫婦至南雄陸軍總醫院；孩子相繼出世；孩子因食物不足哭泣，在醫院充實的生活，念台欲五人同往東區服務隊，不能攜子；割捨親情，與蕭太太送子到張三姑家；送子後無法得知孩子的消息，只知姓蕭。		送子	82	蔣蘊瑜	五人被送回廣東曲江，浩東與南鋒分發至民運工作隊，蔣與老蕭夫婦至南雄陸軍總醫院。
							82-83	黃素貞（新增）	講述陸軍總醫院的設備，言及老蕭與張醫師同住，更加瞭解了國共之爭的歷史，以及講述了自己與碧玉的工作內容。
							83	蔣蘊瑜（【】）	孩子相繼出世，【孩子出生時的狀況】。
							83	黃素貞（新增）	言碧玉生子後不久，自己也產下一男。
							83-84	蔣蘊瑜（【】）	孩子因食物不足哭泣，在醫院充實的生活，念台欲五人同往東區服務隊，不能攜子；【浩東與謝南光（謝春木）聯絡上，謝邀他們去重慶，選擇到前方去】，割捨親情，與蕭太太送子到張三姑家。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二樂章：戰歌		85-86	黃素貞（新增）	講述其在台曾墮過胎，故捨不得送子，然仍以大局為重。		
							86	蔣蘊瑜	送子後無法得知孩子的消息，只知姓蕭。		
							87	鍾理和☆	懷念二哥。		
						在羅浮山山區	88	蔣蘊瑜（新增）	前往東區服務隊。		
							89-90	丘念台（新增）	講述東區服務隊成立的原因與狀況。		
							90-91	蔣蘊瑜（【】）	【簡介羅浮山脈】；在東區服務隊的生活狀況（省略了東服成立因由，見舊版頁71-72）；東服的成員架構。		
							91-92	黃素貞（新增）	在東服的生活作息。		
							92	蔣蘊瑜（新增）	在東服的工作。		
		東區服務隊	71-72	（接上）						在東區服務隊的生活狀況；東服成立因由；東服的成員架構。	
		老師 安政教民的臨時	72-73	（接上）						在東服的工作；東服調動的情況；辦了四十五間戰時小學；東服的狀況發展（新版省略）。	
	在旅店出世的我家老二				婦女夜校	92-94	蔣蘊瑜（【】）	東服調動的情況；辦了四十五間戰時小學；【在大陸看見的客家社會，辦理婦女夜校】。			
						95	蔣蘊瑜（新增）	意外懷孕，為工作打胎，不成，丘念台向他們表示要結束東服隊務工作，投入國民黨在台灣的黨務工作。			
						95-96	丘念台（新增）	投入國民黨在台灣的黨務工作			
						96	李南鋒（新增）	講述開羅會議後之聯合宣言，丘念台夥同其與浩東、老蕭往永安述職。			
		73-74	（接上）			96-97	蔣蘊瑜	預產期到了，在旅店產子，坐月子時的戰況。			

第二樂章：原鄉人的血					第三樂章：戰歌	策反台僑	97-99	丘念台（新增）	講述策反台僑的方式與經過（粵東工作團的成立）。
							99-100	李南鋒（新增）	講述做情報與台僑策反的工作狀況；調查並拉攏陳明；後以浩東為組長，夥同徐森源、鄧慧往廣州。
							100-103	鄧慧（新增）	往廣州與在廣州的狀況。
	到原鄉嵩山走了一趟	74-76	（接上）	丘念台成立台灣省黨部粵東工作團，以惠陽、博羅各縣為根據地（新版省略）；惠州失陷，移駐梅縣南口玕；鼓勵浩東到原鄉梅縣嵩山看看；日本宣布投降，情勢急轉，丘念台與浩東分往廣州與汕頭工作站進行接收與安撫的工作；李友邦的信件；安撫台胞。		到原鄉走了一趟	103	丘念台（新增）	惠州失陷，移駐梅縣南口玕。
					103		蔣蘊瑜	鼓勵浩東到原鄉梅縣嵩山看看。	
					103-104		丘念台（新增）	日本宣布投降，情勢急轉，速往廣州進行接收與安撫的工作。	
					104-105		蔣蘊瑜	講述浩東往汕頭工作站進行接收與安撫的工作；李友邦的信件；安撫台胞。	
	歸鄉	76-77	（接上）	結束五年抗日游擊歲月，與浩東分搭船回台灣，準備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		第四樂章：歸鄉	107	鍾理和☆	發廣播信箱，與鍾和鳴有隔世之慨。
第三樂章：校長鍾浩東與他的		77	鍾理和☆	鍾理和二二八當天日記。	歸鄉		108	蔣蘊瑜	結束五年抗日游擊歲月，與浩東分搭船回台灣，準備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
		77-78	蔣蘊瑜	回台後在台北廣播電台工作，浩東接掌基隆中學。			108-109	李南鋒（新增）	講述搭船回台所見的淒涼景況。
	那有這樣樸	78-79	（接上）	老二生病死亡，已懷有老三。			109-110	鍾里義	浩東大方而好交遊的性格，清廉的浩東。
		79-80	鍾里義	浩東大方而好交遊的性格，清廉的浩東；樸實的鍾浩東校長。					

同志們	實的校長				第四樂章：歸鄉	那有這樣樸實的校長	110-112	蔣蘊瑜 (【】)	回台後在台北廣播電台工作，浩東接掌基隆中學；【老二患疾病逝，浩東思念孩子的行爲】；懷有第三胎。
							113	陳德潛 (新增)	講述其所認識的鍾浩東校長，是個非常有人情味的人。
							113	鍾里義	樸實的鍾浩東校長。
	民主的校園	80-81	鍾順和 (化名)	校長的作風，被浩東邀請至基中教學的經過；校園和睦，學生的民主風氣也很盛。		四方求才	113	陳德潛 (新增)	言鍾校長的思想與教學都很先進。
								113-114	李南鋒 (新增)
							114	李清增 (新增)	經由邱連球認識浩東，拒絕浩東的延攬。
							114-116	李旺輝 (【】) ◎鍾順和	【自我介紹】；校長的作風，被浩東邀請至基中教學的經過；【在他校見到的貪污景象，講述浩東為何來延攬他】。
							116	鍾里志 (新增)	浩東的異母弟弟，應邀到基中擔任出納組長，藍明谷(透過理和介紹至基中教國文)
							116-117	戴傳李 (新增)	浩東為其姊夫，台大上課之餘，至基中教學。
							117	楊基銓 (新增)	受浩東之託，介紹張國雄至基中任教。
							117-119	黎明華 (新增)	參加東服隊認識浩東，後由大陸赴台，在基中擔任訓導處幹事。
						民主的校園	119	李旺輝 (【】) ◎鍾順和	【基中民主氣氛濃厚】，校園和睦，學生的民主風氣也很盛。
							121	王春長 (新增)	基中第十六屆畢業生，講述鍾校長的領導方式。

第三樂章：校長鍾浩東與他的同志們					第四樂章：歸鄉	民主的校園	121	王億超（新增）	基中第十七屆畢業生，學風自由。
							121-122	郭進欽（新增）	基中第十七屆畢業生，風紀隊員的事件。
							122	王億超（新增）	不擺校長架子的鍾浩東。
							122	何文章（新增）	基中第十七屆畢業生，回憶在學情況，老師們困苦的生活。
							122-123	呂鎮川（新增）	基中第十八屆畢業生，回憶在學情況，老師們困苦的生活。
							123	何文章（新增）	大陸來的老師較民主。
							123	王春長（新增）	鍾校長主持會議一定用國語。
							123	何文章（新增）	為加強國文能力，老師時常推薦學生閱讀如《觀察》、《展望》等課外書籍。
							124	呂鎮川（新增）	藍明谷將魯迅的〈故鄉〉譯成日文，教導學生閱讀中國小說，並要學生多閱讀課外書籍，如魯迅、巴金等一類的左傾讀物。
							124	連世貴（新增）	思想日漸左傾的緣故。
三二八前後	81-82	蔣蘊瑜	第三個兒子出生，滿月酒後來家裡走動的人日漸頻繁，詹姓本省人，即吳克泰；對蔡校乾的看法。	第五樂章：三二八前後	接上關係	124	王春長（新增）	鍾校長帶學生實際瞭解礦工勞動的艱苦。	
						127	鍾理和☆	二二八日記內容。	
						128	蔣蘊瑜	第三個兒子出生，滿月酒後來家裡走動的人日漸頻繁，詹姓本省人，即吳克泰。	
						128-130	吳克泰（新增）	吳克泰自介，從事地下運動的經過。	
						130	安全局（新增）	官方匪諜檔案，蔡孝乾地下活動。	
						130	吳克泰（新增）	鍾浩東經由吳克泰發展入共黨。	
						130	安全局（新增）	35年7月間，鍾浩東參加匪黨。	
						82	鍾順和（化名）	二二八傍晚，台北暴動的消息已傳至基隆，到處都有人打「阿山」，擔心校長的狀況，尋找校長，講述看到的景況。	
82-83	蔣蘊瑜	民眾到學校搶槍枝，蔣蘊瑜的處理方式。							
83-85	鍾順和（化名）	三月一號到九號的狀況。							

	二二八前後	85	蔣蘊瑜	基中無一學生出事，浩東的用心。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85-86	無	國共內戰的戰況。	第五樂章：二二八前後	這些隊員都哪去了	131-132	蔣蘊瑜	素樸的社會主義者，因民族情感決定奔赴祖國，抗日末期才日漸左傾。
	這些隊員都到哪去了	86-88	蔣蘊瑜	素樸的社會主義者，因民族情感決定奔赴祖國，抗日末期才日漸左傾。抗戰後期，隊員紛紛離隊，加入了東江縱隊。找不到可以認同的黨。			132	安全局（新增）	紀錄鍾浩東抗日時，對政府信仰降低，又受匪黨誘惑，思想日漸反動。
		132-133	丘繼英（新增）	講述丘念台對共產黨的看法，與在東服隊時秘密進行的地下活動。					
134		蔣蘊瑜	抗戰後期，隊員紛紛離隊，加入了東江縱隊。找不到可以認同的黨。						
134-136		徐森源（新增）	吸收浩東進抗日民主同盟，進行革命宣傳活動，後決定回台工作。						
136		徐森源（新增）	在基中進行的地下運動。						
主同盟 籌建台灣民主同盟	136-137	廣東省民盟宣傳部（新增）	台灣光復後，籌建民盟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二二八	137	蔣蘊瑜(【】)	對蔡校乾的看法。【天馬茶房查緝私煙的警民衝突，點燃了二二八的烽火。】						
	137-139	李南鋒 ◎鍾順和	二二八傍晚，台北暴動的消息已傳至基隆，到處都有人打「阿山」，擔心校長的狀況，尋找校長，講述看到的景況。						
	139	蔣蘊瑜	民眾到學校搶槍枝，蔣蘊瑜的處理方式。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第五樂章：二二八前後	二二八	139-140	戴傳李 ◎鍾順和	三月一號的狀況，跟藍明谷冒險去旁聽臨時大會，在瑞芳朋友家過了一晚。
							140	鍾理和（新增）	三月一號日記。
							140	戴傳李 ◎鍾順和	三月二號，經市議會要求，要塞司令部解除戒嚴。
							140-141	吳克泰（新增）	兩條鬥爭戰線，浩東寫了一篇大字報。
							141	鍾理和（新增）	三月二號日記。藍明谷前往探視。
							141	徐森源（新增）	起義開始，浩東在基中召開師生大會。
							141	連世貴（新增）	基隆市各校均組織了學生自治會聯合會，在市區遊行抗議。
							142	廣東省民盟宣傳部（新增）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盟工委尚未成立，但盟員同志皆積極地參與了此鬥爭，然起義過快，被鎮壓下去了。
							142	李南鋒 ◎鍾順和	三月三號，碼頭工人襲擊軍用倉庫，被武裝鎮壓下來；四號，校長要求盡力保護外省老師的安全。的情況。
							142	徐森源（新增）	在基中的地下黨同志將家屬疏散到鍾浩東的家鄉，以便長期堅持打游擊。
							142	蔣蘊瑜（新增）	浩東將幾名外省同事送往家鄉，安排邱連球與李南鋒護送。增援國軍上岸的風聲。
							142-143	李南鋒（新增）	四號，與連球送同事與家屬到屏東，一路上都是青年與民兵在維持治安與秩序。
							143-144	戴傳李	三月五日到九日的情況。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光明報	89-90	蔣蘊瑜	1948 秋，開始印行〈光明報〉，賣掉房子；因工作關係，浩東南北奔波；將高爾基的小說〈母親〉給一位女老師看，被浩東責備。	第六樂章：白與紅	光明報	154	連世貴（新增）	由同學邱文瑞介紹入黨。
							155	李旺輝 ◎鍾順和	校長提議印行地下刊物，藉以進行反帝的階級教育。
							155	蔣蘊瑜	1948 秋，開始印行〈光明報〉，賣掉房子；因工作關係，浩東南北奔波。
				155			邱連和（新增）	邱連球之堂兄，「南北行」股東之一。	
				155-156			安全局（新增）	匪徒以《光明報》擴大反動宣傳。	
				156			何文章（新增）	講述張奕明老師。	
			156	李旺輝（新增）			《光明報》的編印與分發。		
			156	李清增（新增）			負責屏東地區的分發工作。		
			156-157	陳德潛（新增）			在基中看見《光明報》，校長的處理。		
			157	何文章（新增）	在基中看見《光明報》與其內容。				
	局勢急轉直下	90-92	鍾順和	局勢演變的狀況。	形勢逆轉	157-161	李旺輝 ◎鍾順和	（原 85-86 內容）；局勢演變的狀況。4 月 1 日，和平代表團北上議和（原作 3 月 23 日）。	
						161-162	邱連和（新增）	台灣的政治局勢與經濟秩序混亂，以為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	
	學潮的浪花再現				第七樂章：風暴		167	鍾理和☆	10 月 14 日日記。
		92-93	鍾順和	引導學生建立圓滿的世界觀，二二八以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強了；麥浪歌詠隊，1948.03.29 慶祝青年節，次年 4 月 6 號發生「四六事件」；7 月發生工潮；特務滲透進地下組織，埋下了噬血的病毒。			169	李旺輝 ◎鍾順和	引導學生建立圓滿的世界觀，二二八以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增強了。
						169-170	陳德潛（新增）	鍾浩東為保陳德潛要他轉學，免得光明報案株連。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學潮的浪花再現				第七樂章：風暴	學潮的浪花再現	170-171	戴傳李（新增）	經吳克泰介紹入黨，台大時的組織狀況。
							171	安全局（新增）	共匪建立台大法學院支部。
							171-173	戴傳李 ◎鍾順和	麥浪歌詠隊，1949.03.29 慶祝青年節，4月6日發生「四六事件」。
							173	裴可權（【】） ◎鍾順和	【中共準備積極攻台，要求台共預先做好準備】；7月發生工潮。
						事態非常嚴重了	173-175	黎明華（新增）	1947年5月，離開基中。1949年5月，從「迎接解放」到「配合解放」。7月初，與同志們爬獅頭山，最後一次見到鍾浩東。
							175	安全局（新增）	1949年7月11日，共匪迅速且廣泛的反動活動。
							175-176	谷正文（新增）	言自己製造「白色恐怖」，蔣介石得知共黨在台的活躍情形大為憤怒。
						散珠有串	176	蔣蘊瑜（【】） ◎鍾順和	【1949年5月1日，全省戶口總檢；19日頒佈戒嚴令，情勢趨緊張】「工潮」、「學潮」洶湧展開，國民黨是一定會垮的。
							176-177	李旺輝（【】） ◎鍾順和	特務滲透進地下組織，埋下了噬血的病毒；【來了兩個新教師都是職業學生出身的特務】。
	逮捕	93-95	蔣蘊瑜	王明德將光明報寄交給女友，暴露身份被捕，逮捕行動大規模展開，戴傳李等人也陸續被捕，浩東在外躲藏，蔣蘊瑜掩護徐新傑，後蔣蘊瑜也被逮捕。			177-178	蔣蘊瑜	將高爾基的小說〈母親〉給一位女老師看，被浩東責備；王明德將光明報寄交給女友，暴露身份被捕。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逮捕				第七樂章：風暴	散珠有串	178-179	安全局（新增）	從陳炳基一案追索到光明報，逮捕王明德，王供出數名黨人。
							179	裴可權（新增）	從王明德起，破獲光明報，自此散珠有串，展開了一連串的逮捕行動。
							179	連世貴（新增）	聽說王明德為追求一名女子，表明了自己是共產黨黨員，女方向憲兵隊告密。
						怕自己還有一點人性……	179-180	蔣蘊瑜	要弟弟戴傳李離開台北閉禍，在孫家九人當場被捕。
							180	安全局（新增）	光明報案先後逮捕了匪諜及涉嫌份子 44 人。
							180-181	戴傳李（新增）	言自己是 8 月 13 號被捕的，跟檔案與蔣蘊瑜的記憶有出入。
							181	谷正文（新增）	用計套話，破獲了《光明報》。
						校長太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181-182	戴傳李（新增）	1949.0.13 在高雄被捕，1951.08.14 獲釋返家；被捕時遭刑求的情況，谷正文自承自己無人性。
							182	蔣蘊瑜	浩東離家後，夜夜不敢熟睡，燒掉所有浩東的資料，後搬到學校宿舍住。
							182	戴傳李（新增）	言自己被捕兩星期後，浩東也被捕了，絕非檔案上所寫的 1950 年元月才被捕。
							183-184	谷正文（新增）	透過戴傳李的自白知道浩東的身份，1949 年 8 月 15 號凌晨衝進基中。
							184	蔣蘊瑜	黎明華到學校找浩東，浩東不在便匆匆的走了。
							184	黎明華（新增）	一名同鄉找上門來，黎明華怕是摸底的特務，打發他回去了。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逮捕				第七樂章：風暴	184-185	謝克（新增）	林啓周的愛人，林啓周因郵檢被捕，謝克與妹妹也隨之被捕。
						185	劉茂常（新增）	許多黨員陸續被捕，劉茂常在鍾浩東建議下搭船於1949年6月22日離開台灣。
						185	黎明華（新增）	徐新傑在浩東安排下轉移到邱連球家，後因不安全被黎明華帶離北上，因夜，留宿於台中徐森源家。
					186	徐森源（新增）	經地下黨同意，擔任「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離開基中，與浩東永別。	
					186	黎明華（新增）	第二天一早將徐新傑帶往楊梅山上暫住，8月26日前往基中找浩東，留宿於宿舍，夜半，特務來抓人，抓走了蔣碧玉與她的妹妹。	
					186-187	蔣蘊瑜	特務來抓人，掩護黎明華（舊版作徐新傑），與妹妹連同小孩一同被帶上車。	
	95-96	鍾順和	9月2號前來要逮捕校長，其實校長早已被捕，9號，又來逮捕了四名教師、三名職員與三名學生，教育廳派另一位校長接替鍾浩東的職務。		軍警包圍校舍周圍	187-188	李旺輝（【】） ◎鍾順和	【得知鍾浩東被抓的消息】；9月2日，特務又到校長宿舍抓人，但其實校長早已被他們抓走了。
				188		連世貴（新增）	鍾校長供出假名單藉以警告黨員。	
				188		何文章（新增）	陳仲豪老師曾找上其親戚，詢問返大陸的船，後失去音訊。	
				188-189		李旺輝（【】） ◎鍾順和	【鍾校長遭到嚴厲的刑求，在脅迫之下，為減低受害範圍，供出假名單】9月9號，軍警再度包圍學校，抓走了四名教師、三名職員與三名學生。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第七樂章：風暴		189-190	連世貴（新增）	開學第二週，與廖為卿、張源爵同被捕。
	沒什麼好交代的！	96-98	蔣蘊瑜	被捕，看見浩東才知道他早已被捕了；特務為分化基中教職員，去抓人時必定會帶蔣蘊瑜的妹妹同行；9日下午，張奕明跟王阿銀也被抓了；沒多久，張遭槍斃；描述張遭槍斃時那天早晨的情況，第二天又有槍斃要執行，蔣蘊瑜以為是自己，經過半年後，因涉案不深被釋放。		逃亡與牽連	190	李旺輝（新增）	離開基中後，逃回南部，展開了整整一年的逃亡生涯。
190-191					鍾里志（新增）		浩東失蹤後，李旺輝也失去聯絡，自覺安全有虞便一人回南部，開始逃亡生涯。		
						191	裴可權（新增）	緝捕工作並未鬆懈，1950年9月底抓到鍾國輝、李旺輝，後1951.01.10，鍾里志自首。	
						191-192	李南鋒（新增）	敘述自己被捕的經過。	
						192	邱連和（新增）	與邱連球一同被捕，跟李南鋒三人被押解，三個月後才被移往軍法處看守所。	
					惜別之歌	193	蔣蘊瑜	被捕，看見浩東才知道他早已被捕了；特務為分化基中教職員，去抓人時必定會帶蔣蘊瑜的妹妹同行；9日下午，張奕明跟王阿銀也被抓了；沒多久，張遭槍斃。	
				193-194		中央日報（新增）	刊登張奕明、鍾國員、羅卓才、談開誠等四人遭槍決的新聞。		
				194		保安司令部發言人（新增）	檔案記載四人罪大惡極，不知悔改，處以死刑。		
				194-195		蔣蘊瑜（【】）	描述張遭槍斃時那天早晨的情況，【蔣蘊瑜唱張之前教她唱的一首歌「惜別」給張送行】，第二天又有槍斃要執行，蔣蘊瑜以為是自己，經過半年後，因涉案不深被釋放。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第七樂章：風暴	沒有什麼話好講	197-198	李南鋒（新增）	與連球、連和被移送到軍法處的第二天一早，張奕明等四人遭槍決；後與浩東、連球被移往「新生總隊」參加感訓；講述「新生總隊」的性質。
		98-99	鍾順和	與校長同時被移送，回憶校長感訓期間的生活與拒不改造的思想；後來校長一連申請好幾次退訓，有一次未來得及擋下便呈報上去了，後再度被提審。			198-199	連世貴（新增）	在感訓期間的生活，回憶校長鍾浩東拒絕思想改造的行為。
		99-101	蔣蘊瑜	聽到浩東被提審，因擔心去找丘念台設法幫忙；丘念台連同省內士紳向當局建議對本省思想犯稍微從寬處理；國內局勢改變，美方派艦隊巡弋台灣，開始調整對浩東未來的想法；10月14日，軍法處通知領屍；被殯儀館大敲竹槓；打開棺材發現浩東寫的兩封遺書。			199-200	戴傳李 ◎鍾順和	與校長同時被移送，回憶校長感訓期間的生活與拒不改造的思想；後來校長一連申請好幾次退訓，有一次未來得及擋下便呈報上去了，後再度被提審。
						200	裴可權（新增）	講述李蒼降被捕。	
							200	李南鋒（新增）	浩東因堅拒感訓，再度被提審，臨走前鼓勵他與連球、連和三人要繼續為理想奮鬥；後來，三人被移往綠島監禁，兩年後連球回島內重審，繼續浩東後被槍決。
							200	裴可權（新增）	言鍾浩東感訓期間態度頑劣，企圖繼續顛覆陰謀，故再度提審，與李蒼降等人同時審理。
							201	蔣蘊瑜	聽到浩東被提審，因擔心去找丘念台設法幫忙。
							201	丘念台（新增）	連同省內士紳向當局建議對本省思想犯稍微從寬處理。
						歷史的軌道	201	蔣蘊瑜	國內局勢改變，美方派艦隊巡弋台灣，開始調整對浩東未來的想法。

第四樂章：由白到紅的祖國					改變了	203	安全局（新增）	鍾浩東等人叛亂案的判決檔案資料。
						203	軍聞社（新增）	中央日報 10 月 15 號新聞資料。
與妻訣別書	101-103	鍾浩東（遺書）	遺書，內容包括對蘊瑜的感懷、感激與親愛之情，希望蘊瑜能好好活下去，他的身後事簡單即可。	第八樂章：槍決之後	訣別	205	鍾理和☆	1950 年 12 月 21 日日記內容。
						206	蔣蘊瑜	10 月 14 日，軍法處通知領屍；被殯儀館大敲竹槓；打開棺材發現浩東寫的兩封遺書。
						207	鍾浩東（遺書）	遺書，內容包括對蘊瑜的感懷、感激與親愛之情，希望蘊瑜能好好活下去，他的身後事簡單即可。
第五樂章：槍決之後	103	鍾理和☆	1950 年 12 月 21 日日記內容。	佛祖的骨灰	佛祖的骨灰	208	蔣蘊瑜（新增）	浩東槍決後心情悲痛，與經濟拮据的狀況。
	103-104	鍾里義	將浩東火化後的骨灰帶回家鄉，被母親詢問，只好說是佛祖的骨灰請回來保佑浩東的，母親至去世都不知道浩東已死的消息。			208-209	鍾里義	將浩東火化後的骨灰帶回家鄉，被母親詢問，只好說是佛祖的骨灰請回來保佑浩東的，母親至去世都不知道浩東已死的消息。
尾聲：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104	鍾理和☆	958.02.22 日記。 抄字史東著《梵谷傳》的內容。後頭疾呼：「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尾聲：和鳴！你在那裡？		210	鍾理和☆	1958.02.22 日記。 抄自史東著《梵谷傳》的內容。後頭疾呼：「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211	鍾理和☆	1958.02.23 日記。 續前，講述梵谷尚有一名瞭解、同情、和愛他的好兄弟，想起了自己已死的二哥，後頭疾呼：「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附錄二：講述人物與鍾浩東的關係

○、◉與◎表涉入程度，分別代表涉入程度的差異，以○最淺，◎最深。

講述人物	與鍾浩東的關係	故鄉	原鄉人的血	戰歌	歸鄉	二二八前後	白與紅	風暴	槍決之後
鍾里義	兄弟	◎			◉				◎
蔣蘊瑜	夫妻	◎	◎	◎	◎	◎	◉	◉	◎
鍾理和	異母兄弟	◎				○			
汪知亭	台灣教育體制介紹	○							
蕭道應	中學時期同學	◉	◎						
楊基銓	台北高校同學	◉			○				
台灣新民報	蔣渭水逝世消息	○							
鍾潤生	鍾九河（浩東同鄉好友）的大哥	○							
黃素貞	因教授中文而認識，後同赴大陸參與抗日活動。	◉	◎	◎					
李南鋒	表兄弟	◎	◎	◎	◎	◎		◉	
丘念台	恩人、東服隊			◉				○	
鄧 慧	情報與台僑策反工作			◉					
陳德潛	基中 16 屆學生				◉		○	○	
李清增	同鄉				○		◎		

李旺輝	浩東延攬至基中任教				◎	◎	◎	◎	
鍾里志	異母兄弟				◎		◎	◉	
戴傳李	蔣蘊瑜的弟弟				◎	◎		◉	
黎明華	東服隊成員				◎			◉	
王春長	基中 16 屆畢業生				○				
王億超	基中 17 屆畢業生				○				
郭進欽	基中 17 屆畢業生				○				
何文章	基中 17 屆畢業生				○		○	○	
呂鎮川	基中 18 屆畢業生				○				
連世貴	基中學生				○	◉	◉	◉	
吳克泰	本名詹世平，戴傳李二中時期的的學長					◎			
安全局	匪黨資料					○	○	○	
丘繼英	東服隊中共黨支部								
徐森源	抗日民主同盟（地下黨的外圍組織）					◎		○	
廣東省民盟 宣傳部	民盟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	○		
楊奎章	策反活動、基中任教					◉	◎		
劉茂常	東服隊成員						○	○	

裴可權	國民黨							⊙	
邱連和	邱連球的堂兄						⊙	⊙	
谷正文	國民黨							⊙	
謝 克	林啓周的愛人，東服隊成員								
中央日報	新聞							○	
保安司令部 發言人	保安司令部							○	
軍聞社	中央日報（鍾浩東槍決報導）							○	